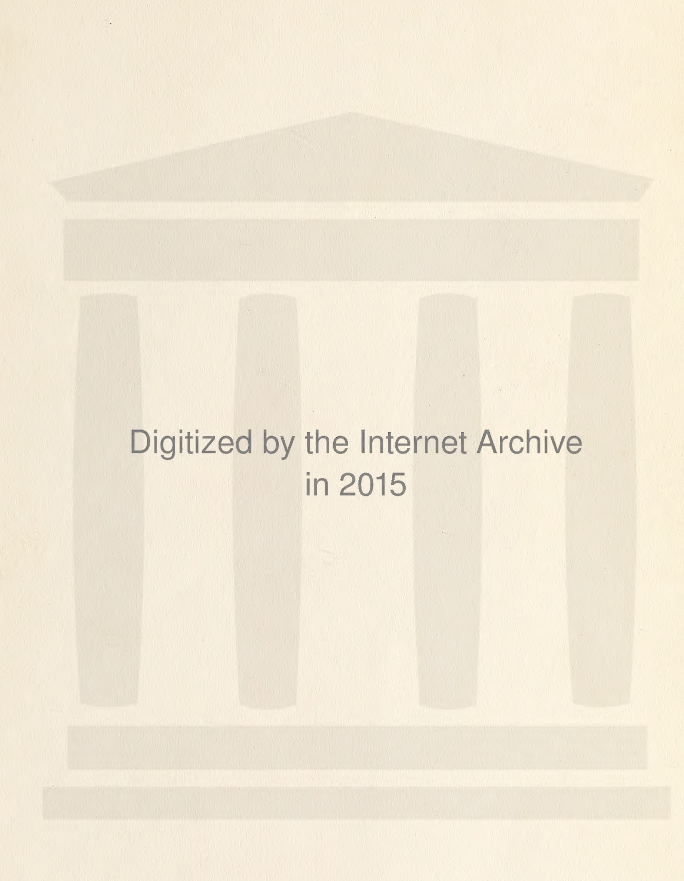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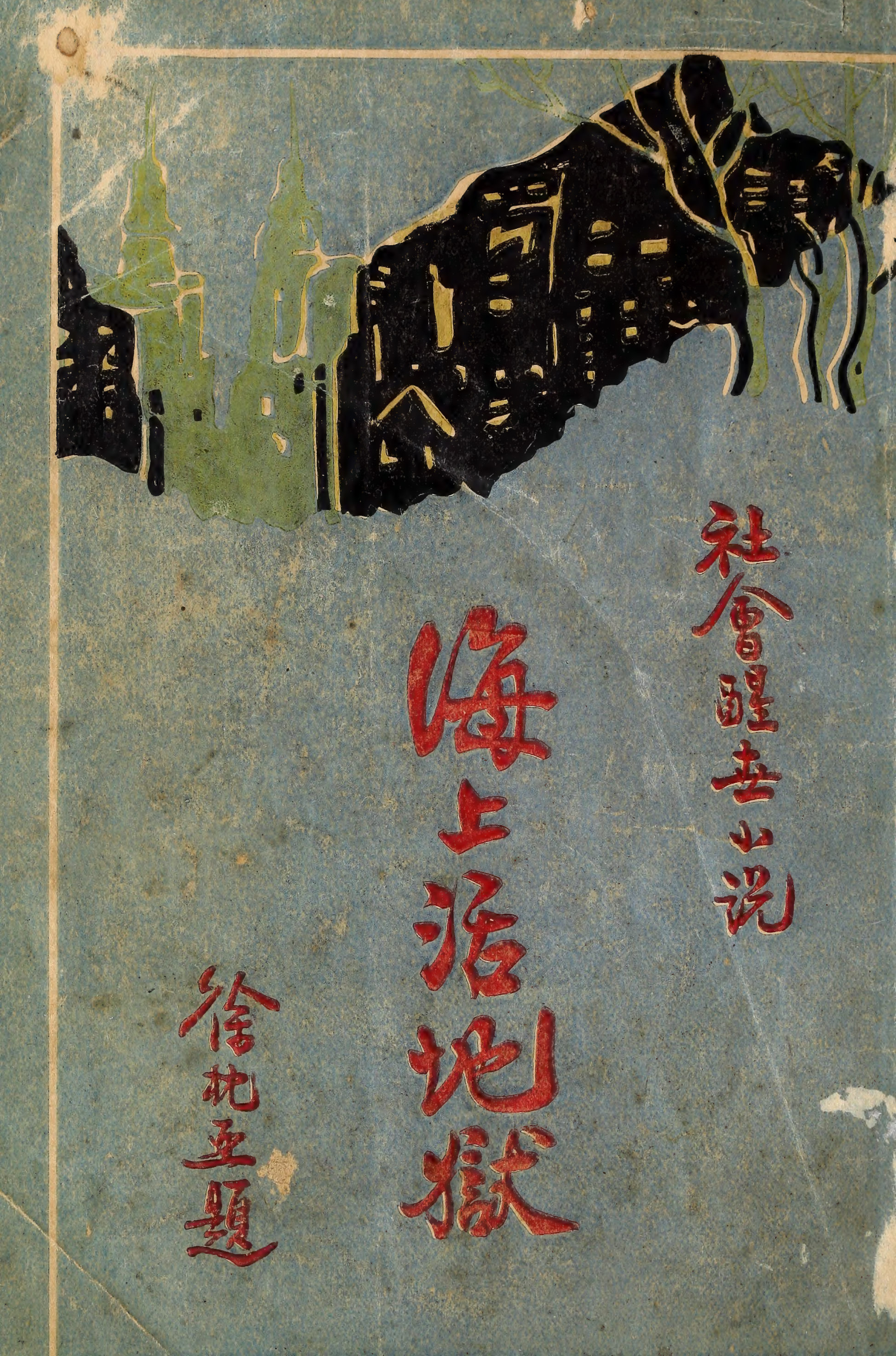





社會醒世小說
海上活地獄
徐枕亞題





周序

海上活地獄者雷珠生所作。竊謂海上繁華甲全國。優遊之樂。尤過於夙號天堂之蘇杭。今乃以活地獄稱。豈別有會心者歟。抑吾思之重思之。時習所樂。舍鬥雞走狗而外。唯教坊爲甚。日夕流連。若以是爲生命之所寄託者。然以博紅顏之淺笑。輕千金於一擲。馴至家庭勃谿。室人交謫。甚而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先笑而後號咷。其痛苦殆有甚於如夢生涯之神女者。他若鬥雞走狗之屬。墮行敗德。耗資喪財。其累更爲無窮。施者尙猶如此。則以色相博人微利者。其苦況尤灼然可見。無待置詞矣。合而觀之。十里洋中場之花花絮絮。殆無一非九幽地獄中之變相圖也。作者之意。其在斯歟。捧讀一過。不禁爲今日上海之社會悲焉。民國十八年九月周瘦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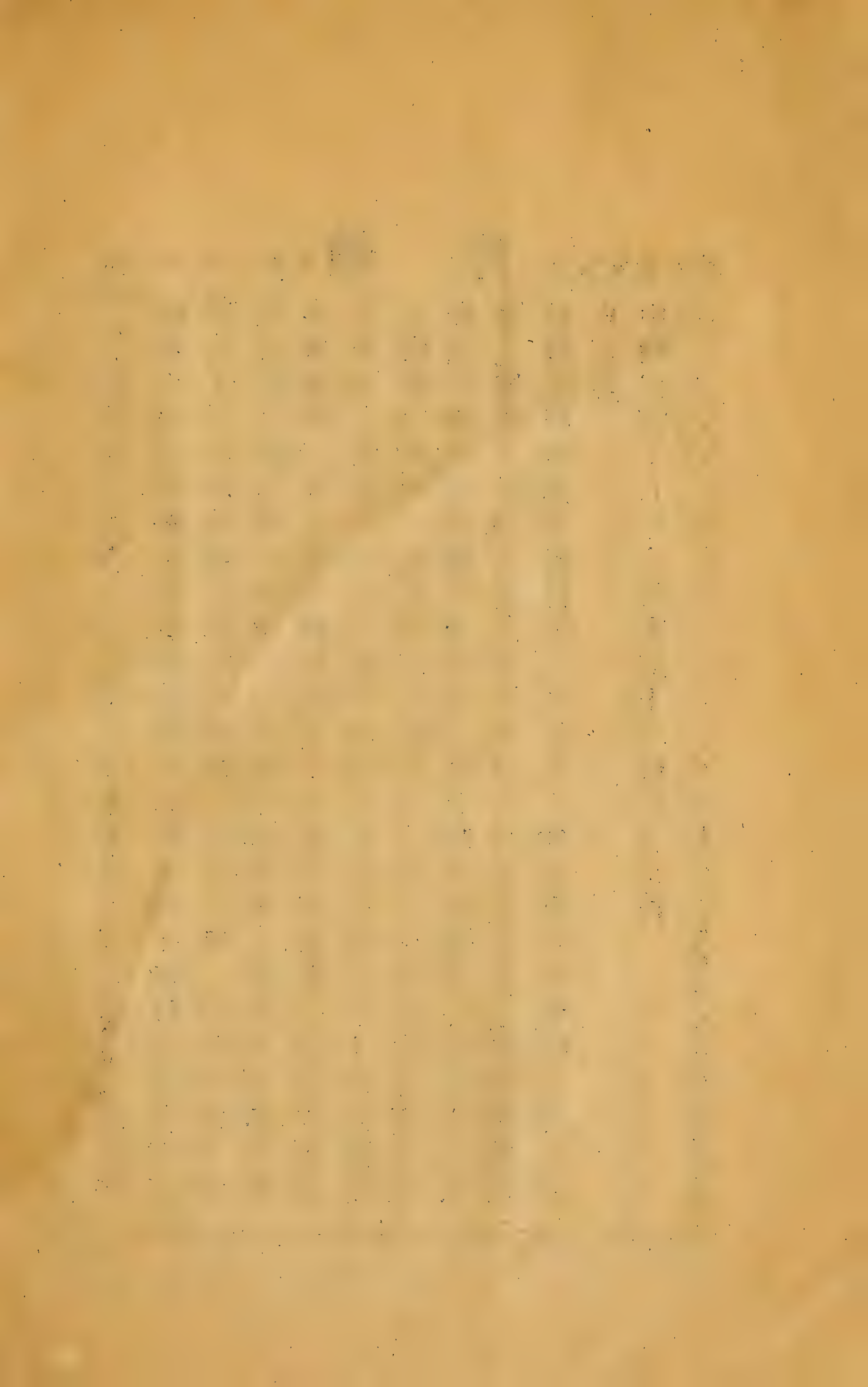
張序

人當雍容揖讓之際。靡不以慈悲面目向人。迨一至權利關頭。則攘臂而起。有類羣犬爭骨。面目猙獰。恍惚披讀羅兩峯鬼趣圖矣。不佞涉世三十年。見上至縉紳先生。下至販夫牧豎。蓋無有能脫此窠臼者。當夫白晝峨冠博帶。儼然人也。及乎暮夜。蠅營狗苟。然而鬼矣。而尤以財色短兵相接時爲甚。佛說人至乘化歸盡之時。或上昇至於九天。或下沉至於九不。淵佞謂娑婆世界。卽屬地獄。彼日以道德良心諸名詞。聒於衆者。究其實。莫非夜叉羅刹。食人幷茹其毛骨。卽金迷紙醉之場。酒綠燈紅之際。亦等於戴髑髏而起舞耳。至若操戈矛之大盜。是則墮入畜生道矣。吾於若儕何責焉。華成書局近有活地獄之刊。喜其能臨文不諱。爰書數言以弁其端云。南匯張惝子。

趙序

社會小說作者夥矣往者不論現代當推張恂子綱蛛生爲後起之秀恂子以清新俊逸勝綱蛛以刻畫入微勝其與二君稱伯仲者則雷珠生耳雷珠橐筆春申有年矣著作等身早已馳譽文壇顧能者多勞歷降以來大都身兼他職至今春始閉戶著書一意著作刻以新著海上活地獄說部示余并囑爲之弁言全書計八十回余雖未遑盡窺全豹而一睹是書之定名作者之存心已若揭矣蓋海上固舉國所視爲安極窩者及作海上寓公睹夫盜迹充斥綁案迭出又覺是地獄之變相而此書以活地獄標名其意欲仗生花妙筆描寫社會之現狀諷刺社會之人心使人人知恐懼知所儆惕其用心亦良苦矣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寓海上吳興趙苕狂序



趙序

上海者慾界之仙都。色相之艷藪。固金迷紙醉之場。選色徵歌之地。胡爲而以地獄名。則以陷阱重重。機械四伏。苟不愼失足。固不殊立陷泥犂也。粉黛髑髏。美人羅刹。遭其困者。如臥九幽鬼門前。覩諸變相。其亦可以惕然懼憬然慘矣。是書取材翔實。意存警誡。以旖旎香艷之筆。爲蕩婦浪子作當頭棒喝。而曲狀社會。栩栩如生。禹之鼎歟。溫之犀歟。人手斯編。足以却情魔。出慾海。從十八層阿鼻中翻身脫諸苦趣。則此書之爲用。何殊暗室一燈乎。因徇坊友之請。爲弁數語於簡端云。

民國十八年夏五玉田趙煥亭識



趙序

上海者慾界之仙都。色相之艷藪。固金迷紙醉之塲。選色徵歌之地。胡爲而以地獄名。則以陷阱重重。機械四伏。苟不愼失足。固不殊立陷泥犂也。粉黛髑髏。美人羅刹。遭其困者。如臥九幽鬼門前。覩諸變相。其亦可以惕然懼慄然慘矣。是書取材翔實。意存警誡。以旖旎香艷之筆。爲蕩婦浪子作當頭棒喝。而曲狀社會。栩栩如生。禹之鼎歟。溫之犀歟。人手斯編。足以却情魔。出慾海。從十八層阿鼻中翻身脫諸苦趣。則此書之爲用。何殊暗室一燈乎。因徇坊友之請。爲弁數語於簡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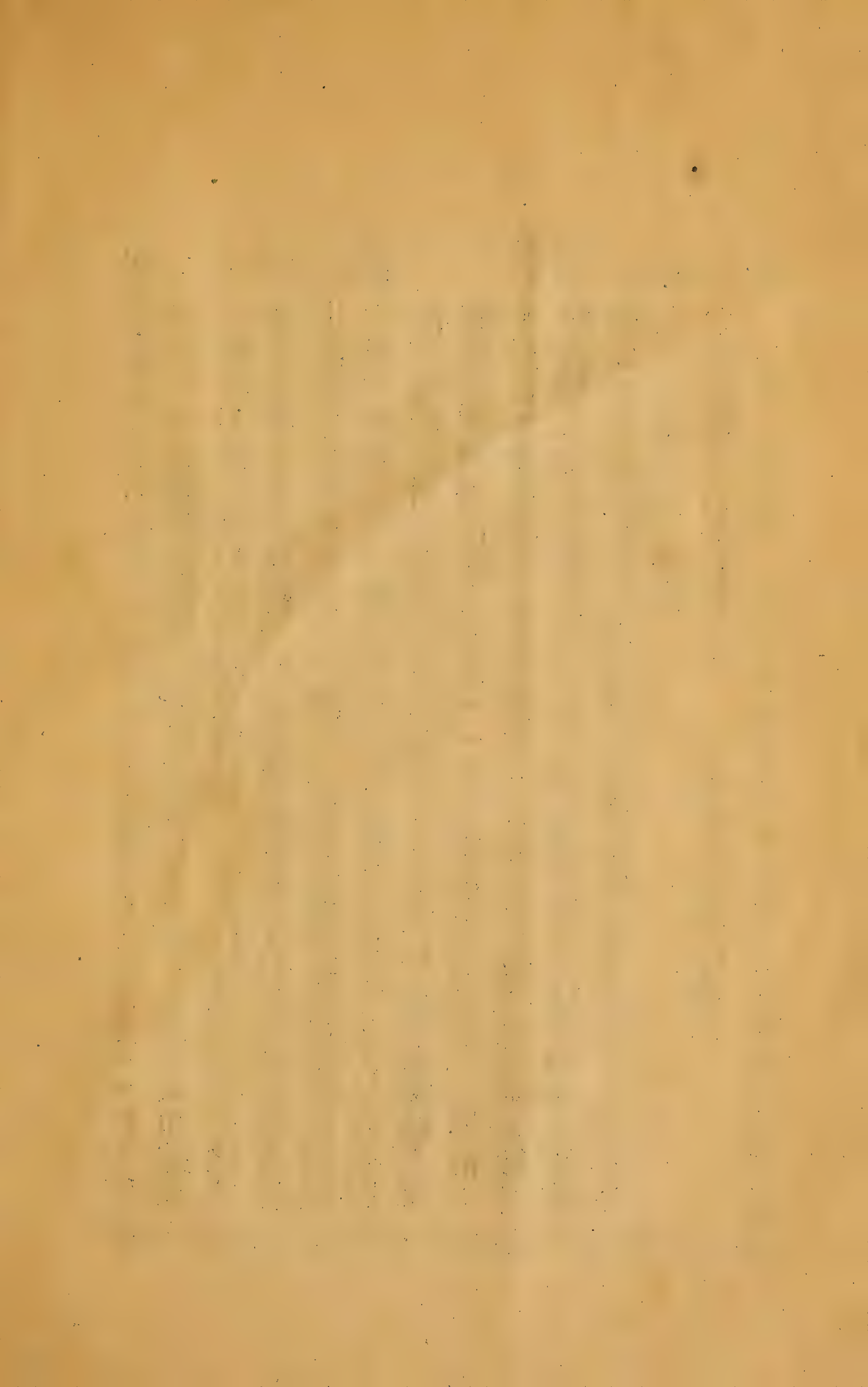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夏五玉田趙煥亭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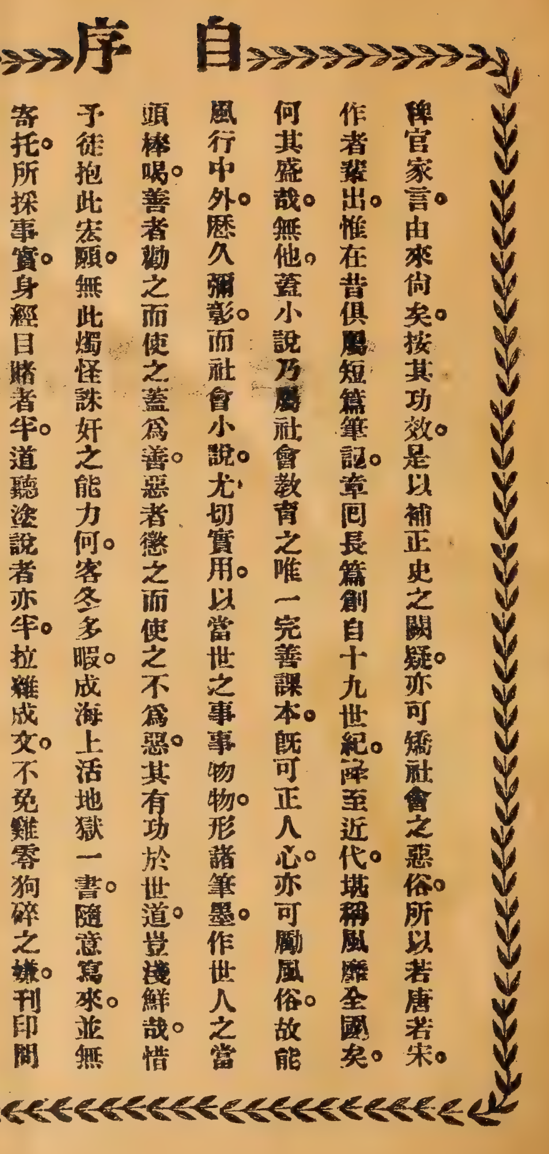
許序

地獄天堂原屬佛家因果之談卽在各人方寸間人能見欲如避火坑處世不染是俗卽能出地獄而能登天堂也然而芸芸衆生處此花花世界中眞能擺脫一切諸苦惱者能有幾人哉雷珠生新著海上活地獄是深慨乎海上一隅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不啻佛家所說之畜生地獄又鑒乎海上青年入此地獄往往沈溺而不知返或則傾家蕩產或則失業喪生目擊心傷於是秉董狐之筆燃溫嶠之犀將現社會離奇怪誕之狀態一一從筆底傳出全書都八十回計五十萬言文筆犀利頗多寓言驚世之音意匠經營尤多刻畫入微之妙洵屬有功於世道人心之佳小說也讀是書者憬然悟惕然懼悚然而知舉國所視爲天堂之海上實爲地獄之變相知所戒懼得益生民豈淺鮮哉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國歷八月　日寓海上東越許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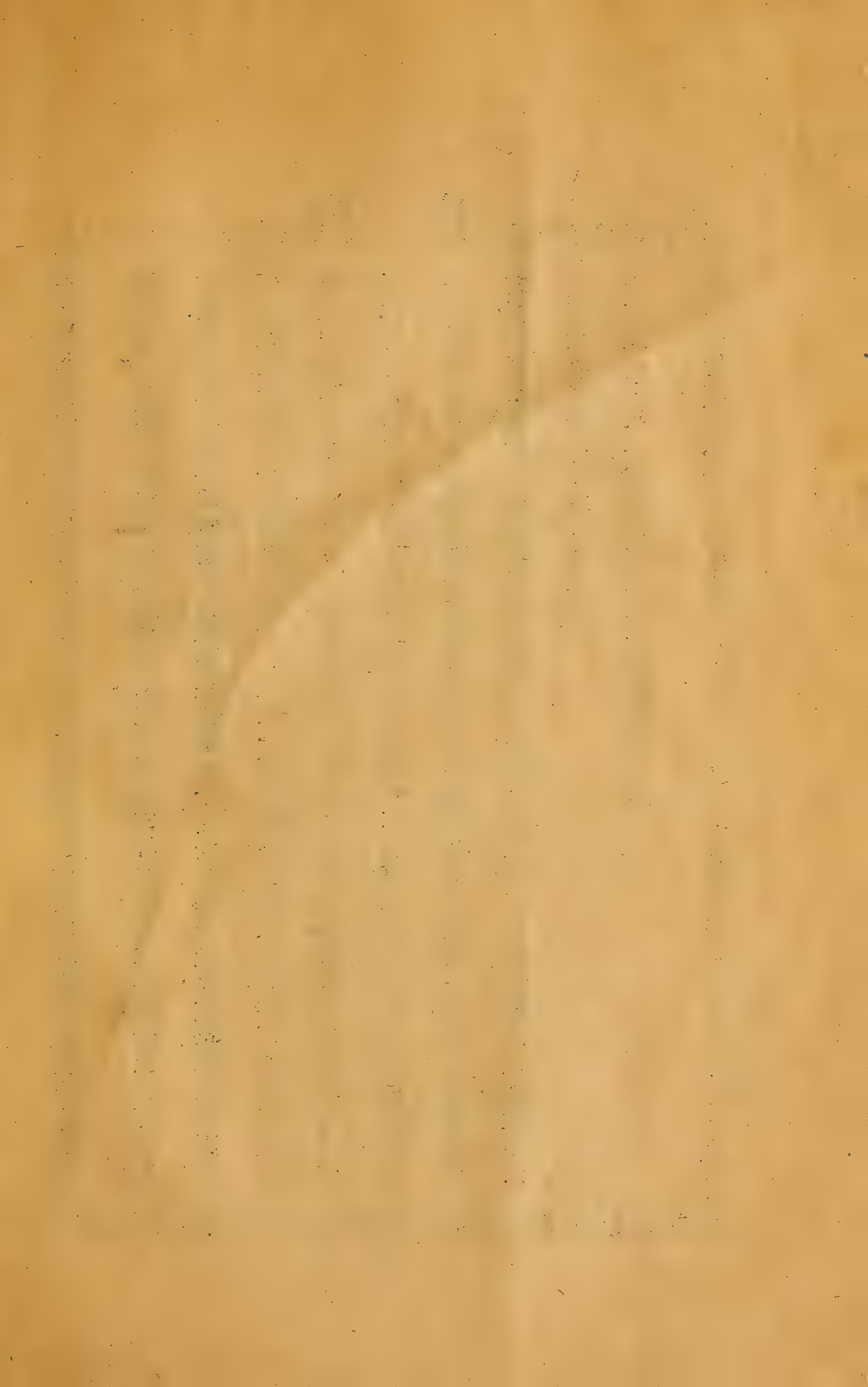


自序



稗官家言。由來尙矣。按其功效。是以補正史之闕疑。亦可矯社會之惡俗。所以若唐若宋。作者輩出。惟在昔俱屬短篇筆記。章回長篇創自十九世紀。降至近代。堪稱風靡全國矣。何其盛哉。無他。蓋小說乃屬社會教育之唯一完善課本。既可正人心。亦可勵風俗。故能風行中外。歷久彌彰。而社會小說。尤切實用。以當世之事事物物。形諸筆墨。作世人之當頭棒喝。善者勸之而使之益爲善。惡者懲之而使之不爲惡。其有功於世道。豈淺鮮哉。惜予徒抱此宏願。無此燭怪誅奸之能力。何客冬多暇。成海上活地獄一書。隨意寫來。並無寄托。所採事實。身經目睹者半。道聽途說者亦半。拉雜成文。不免雞零狗碎之嫌。刊印問世。聊供酒後茶餘之助耳。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雷珠生自序於海上容膝居



神劍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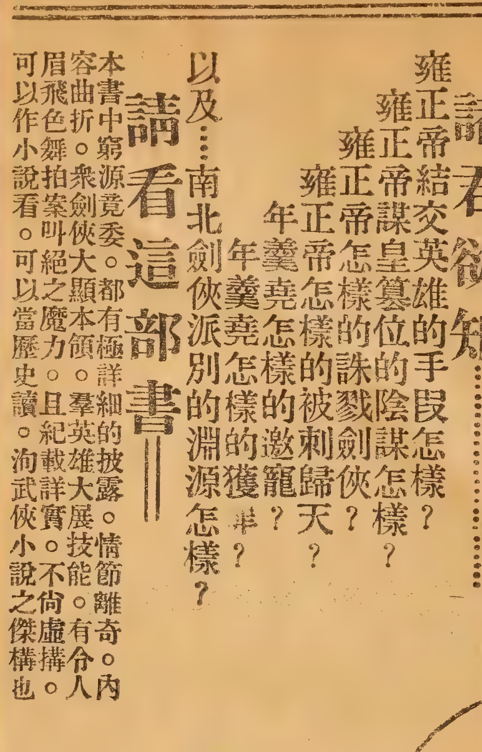
可怕的神劍——不知殺了多少惡霸淫僧貪官汚吏
可愛的好漢——不知救了多少懦夫烈女節婦弱漢
——這是一部警世尚武小說——
劍光血影尚俠行義：懲兇扶危大快人心

有根據！有情節！
盡五花八門之妙境
窮百怪千奇之大觀

本書叙英雄豪傑尚俠行義之事。情節曲折。筆勢雄壯。以章回體裁。作武俠說部。一氣呵成。前後呼應。爲有價値有根據之警世武俠傑作。非但供茶餘消遣之助。且能激起尚武觀念。書中善惡彰明。尤足以挽回世道人心。

全書 一冊價洋六角 特價祇收洋三角 外阜加寄費八分

南北劍俠傳



諸君欲知……

雍正帝結交英雄的手段怎樣？

雍正帝謀皇篡位的陰謀怎樣？

雍正帝怎樣的誅戮劍俠？

雍正帝怎樣的被刺歸天？

年羹堯怎樣的邀寵？

年羹堯怎樣的獲罪？

以及……南北劍俠派別的淵源怎樣？

請看這部書

本書中窮源竟委。都有極詳細的披露。情節離奇。內容曲折。衆劍俠大顯本領。羣英雄大展技能。有令人眉飛色舞拍案叫絕之魔力。且紀載詳實。不尙虛構。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洵武俠小說之傑構也。

價目

全書四冊定價大洋三元現售特價祗收洋壹元五角外埠加寄費壹角三分





這部『神怪俠義傳』……

是他最近嘔心瀝血的傑作！

內載清代俠客義士的奇聞異跡，

英雄俠客大鬪法

神出鬼沒，五花八門！

飛簷走壁，絕技驚人！

來無影去無蹤的怪人物，書中不知多少

攝人魂魄的驚人奇事，書中不知若干．

一樁有一樁的奇趣，一回有一回的妙處．

神怪處……看了令人心胆俱裂

俠義處……看了令人精神氣爽

香豔處……看了令人銷魂眞個

眞不愧爲武俠小說的佳構

▲**特價** 全部四大厚册定價大洋四元特價每部祇收大洋二元四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 派克路益壽里 **大通書局發行**

海上活地獄

—第一集目次—

海上活地獄

第一集目次

海上活地獄

第一回　公園遇碧玉淺笑輕顰　歸路逐芳踪目挑眉語

上海號稱模範商埠。文化發達。全國無出其右。一般青年生長斯土。沾染了時髦習氣。大抵愛好自由。侈談解放。不幸而生在頑固家庭中。父母專制。不能原諒兒女的志願。演成慘劇。如沈劍飛的自殺。鄭杏娟的蹈海。已所見不少了。這個雖是新舊兩派的激變。實在是由於社會教育幼稚所致。那末小說是社會教育的完善課本。具有針砭末俗。改良社會的能力。因是編著上海活地獄說部。以作一班失足青年的藥石。宗旨說明。言歸正傳。話說時逢七月。上海法租界舉行提燈會。慶祝法蘭西民主紀念。今年多了一班精武義勇團加入。格外來得熱鬧。還有各救火員各團體也都興高彩烈的參加提燈。如此盛舉。宜乎轟動全埠。等到黃昏。法大馬路上車水馬龍。已擠得水洩不通。兩邊水門汀上。亦然萬頭攢動。踵趾相接。使人有行不得哥哥之嘆。霍地有兩個時髦

少年。在人叢中擠得吁吁地喘氣。他們倆是上海灘上有名的闊少。一個叫做花芸生。一個叫做李石痴。兩人都是行三。所以交際場中都稱他們三少。那芸生素性突梯滑稽。當下便向石痴悄悄地說道。老三你立在這裏看我弄個狡獪。把眼前許多觸老驅逐個乾淨。說罷。挨身擠到三叉路口。使促狹高聲喊道。看啊。提燈都走向民國路去咧。話聲未絕。立在那裏的觀衆。果然和潮水似的。齊向民國路湧去。芸生和石痴。纔得大搖大擺的。走入一所番菜館。吃大菜。看提燈。一剎那軍樂悠揚。爆竹劈拍。提燈隊自東而西。向法大馬路行來。那一班觀衆。便又湧回出來觀看。但見五花八門。目不暇給。足有走了一小時。方纔完結。觀衆便如鳥獸散。有一班餘興未盡的男女。都來法國公園游玩。順道看放外國燄火。不多一回。偌大一個公園。幾乎要宣告客滿咧。那芸生和石痴。好似藥料裏的甘草。凡有交際。缺不得他們的。這時早已購劵入園。在電燈光下彳亍而行。耳畔只聽得笑聲哭聲。和喚哥呼弟聲。鬧作一團。芸生便向石痴說道。我偏要鬧裏找個清靜所在立一回哪。一壁說。一壁向河邊走來。果然游人稀少。正行間。石痴

忽聽得背後有人叫喚石痴兄。連忙回轉頭去。瞧料是季苹爾。一人兀立在河邊。便答道。獨樂不如與人共樂。苹爾爲甚孑身站看。苹爾答道。弟性好靜不好動。擠在人叢中。攪得頭昏腦脹。倒不如在這裏背水面立。啖火本宜遠看。人潮却湧不到這裏的。石痴正擬回答。霍地迎面來一華服翩翩的公子。見面就和兩人打趣道。原來你們倆躲在這裏。累我滿褲襠撈不着。芸生合笑說道。小朱、和你兩個月沒見面。只道你被老婆軟禁在家裏了。石痴儳言道。介、如我找得你好苦啊。凡你相識的地方。沒有一處不曾找到。昨晚在近西跳舞場。遇見了婉春老八。我問她這幾天遇見過你嗎。她說、你躺在紅綠磚醫院裏。我問、可是梅毒發作了。她說、對啊。打過了三次六零六。鼻子爛去半截了。介如含笑說道。你莫替我放屁吧。緣你這個急色兒喜歡撈濇白。總有一天爛去鼻子的。芸生霍地斯斯文文的問道。玩話莫說。你究竟到那裏去的。介如答道。被家兄拖着到廬山去避暑的。芸生問道。爲甚不寫信告知我們呢。介如笑道。只因你倆抖亂成性。家兄怕你們也趕到廬山來。抖亂不許我和你們通訊。芸生道、豈有此理。向來我們遇

着了令兄。總是很客氣的。現在他既當我們忌客。以後遇着了。這却要和他大抖而特抖了。說到這裏。但聽遠遠地的游客嚷着。放燄火咧。接着空中劈劈拍拍。火星四濺。顯出許多紅色明火。光芒足有黎明時的旭日大小。於是三人一溜烟趕往放燄火處。想去仔細打量法國燄火。究竟怎樣製造的。那知走近觀瞧。外觀是一隻長圓紙匣。絕似電筒。又好似爆仗。內容變化無窮。一經燃火。劈拍上昇。放出許多花樣來。全用乾電furnished成。和中國燄火。截然不同。他們三人看了一回。介如便邀同兩人。逕往羣玉坊素娥老七家打茶會去了。暫且擱過一邊。且說季率爾獨立河邊。仰着頸子。聚精會神的看燄火。不料放了十幾桿。霍地不放了。一般觀衆只道已告結束。有的回家去。有的在公園裏隨意遊玩。那季率爾正立在河堤上劃火柴吸香烟。忽見一個妙齡女郎和一半老徐娘。從面前經過。那率爾原爲獵艷而來。這時一陣非蘭非麝的妙香。隨着涼風刺入他的鼻觀。慌忙定睛觀看。無如說時遲。那時快。彼姝已走向河邊去了。率爾怎肯輕輕放過。也即移步而前。見她們倆立在河邊玩水。率爾也到臨河駐步。時雖夜半。電燈照

耀得和白晝彷彿。便把彼姝仔細打量。只因面河而立。瞧不見面目。但見梳着一條烏油油的髮辮。上段紮着二寸不到的銀線。身上穿着白夏布衫褲。白絲襪。白帆布的高跟鞋。再看那半老徐娘。亦然一身縞素。那時彼姝却巧轉身欲行。正和牽爾打個照面。四目對射。彼姝便瓠犀半露的盈盈一笑。牽爾便像吃得下肚似的。瞧她生着一個白而且嫩的鵝蛋臉。香髮如雲。額心垂着疏疏的前劉海。長眉入鬢。妙不過一雙俏眼睛。黑白分明。臨去秋波那一轉。能令人魄蕩魂消。鼻準如瓊瑤。皓齒如編貝。小口如櫻桃。腰肢婀娜。身裁不長不短。年紀約摸十六七。身上穿着一身素服。格外顯得秀在骨裏。眞是個天生尤物。而且似曾相識。好像在那裏見面過的。故爾她也向我笑盈盈。似乎要想和我招呼。我因一時想不出她是誰。不敢貿貿然和她搭談。便一壁想。一壁在後隨行。看官們。你道彼姝是誰。原來是個小家碧玉。姓耳東陳。閨名叫做麗娟。同行的那個半老徐娘。是她母親季氏。彼姝的父親陳景山。是做叫貨生意的。不料命途多舛。去年夏天患了肺癆病。臥床半載。非但貨本吃完。還弄得債台百級。直到今年五月裏一

命嗚呼。身後蕭條。只好草草棺殮。膝下無兒。就只有這一顆掌上明珠。年當二八。本來在教會學堂裏讀書的。現在母女倆度日艱難。靠着做針黹聊資生活。那末怎得會有閒錢和興緻。出來看提燈和游公園呢。只因李氏常在家中啼啼哭哭。麗娟純孝性成。瞧着老娘終日以淚洗面。只怕憂能傷人。再有三長兩短。聽着自己孑然一身。怎能生活。所以千方百計。想引老母開懷。今晚有此提燈盛舉。並悉母舅是義勇團員。預先紮着龍燈。整備加入游行。便向他索得兩紙公園入場劵。等到黃昏。便和李氏出外先看提燈。然後到公園看燄火。當下遇見了率爾。見他目灼灼似賊的緊隨不捨。理當驚魂欲絕。一溜烟逃去。她却如若無事。依然母女有說有笑。慢慢前行。難道她窮了失智。想做淌白勾引率爾不成。這却她還沒有到這地步哩。原來她的記憶頗强。瞧料率爾似曾相識。一經思想。憶及在某女校看游藝會。遇見過他帶着許多學生。排隊而來。雖不曉得他的姓名。料必是個教員。既非流氓拆白黨。自無用恐怖和逃避咧。那李氏兩次回頭返顧。見箇少年雖不像下流。然則緊緊釘梢。終究不懷好意。便向麗娟道。夜已深

了我們囘家去吧。麗娟答道。母親、又在那裏放燄火咧。一年只有這一宵。看完了燄火囘去不遲咧。說着、便擇游客稀少的地方駐立。不料一班滑頭少年。如蟻附羶似的。絡繹而來。不多一囘。麗娟的前後左右。約摸有五六十個滑頭少年。嘴裏都是不三不四的講張。有的科頭評足。說她穿着一身縞素。好像小上墳裏的蕭素貞。有的說是個淌白。麗娟裝做不曾聽見。只管眼望着天空看燄火。霍地走來兩個白相人。身都穿着本色印度綢的衫褲。手裏都拿着很長的司的克。一望而知是個游手好閒。兩人把母女倆仔細打量了一囘。便和麗娟面對面立着。一個五短形的小壯塊頭說道。小甯波、這隻寡老。倒的確是個人家貨哪。那個瘦長條子說道。你看了夾層裏去咧。這是一塊坐莊鹹肉。那一個便是鹹肉莊上的老闆娘。你可佩服我的眼光比你精明嗎。那母女倆和他們相離咫尺。聽得淸淸楚楚。李氏便一手拖着麗娟。疾行而前。嘴裏咕噥着說道。觸霉頭。我好女不看燈。不高興出來。都是你起勁要趕出來。被這個觸老羞割眞不值得啊。本則母女倆總向空處走的。現在爲避人耳目計。徧向人叢中覓路而行。走了一

程李氏迴顧背後。無人釘梢。方纔姍姍然向門前走來。不料走出公園。麗娟耳畔聽得一聲乾咳嗽。張着俏眼睛觀看。見是河邊遇見的那個敎員。原來季牽爾在公園中瞧料兩個白相人說笑麗娟。他就退遠了幾尺。霍地見母女倆逃也似的。向人叢中走去。連忙飛步追趕。却已影踪全無了。虧他心思靈巧。料想園中人山人海。無處找尋。便一脚邊奔出公園。在要路等候。一刹那果見母女倆姍姍而來。忙向麗娟遞了一個暗號。猶恐被她母親看破。只好遠遠地釘梢。心想今晚雖不能和她搭談。只須認明了她的住址。後來日子正長。儘可從容設法。管敎入我箇中。這是獵艷家的獨幅念頭。換一句話說。就叫做單相思。正是

火樹銀花開不夜　衣香鬢影惹相思

欲知牽爾能否與麗娟搭談。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密地傳書春生翠袖　高堂作梗淚濕靑衫

却說陳麗娟剛屆妙齡。初開情竇生殖系諸器官。中漸發育。上月第一次月經來潮。嚇得她什麼似的。奔到李氏跟前。呆着面孔說道。姆媽、不得了。我的小命要送掉。咧李氏很驚異的問道。你吃得進。撒得出。好端端怎會送命呢。麗娟答道。剛纔你到襪廠裏了。我兀坐在房中做洋襪。驀地裏冲出許多鮮血。嚇得我魂不附體。恰巧你回來了。李氏問道。鼻子管裏呢。還是嘴裏冲開來的。介涼必是受了熱咧。麗娟羞答答的說道。都不是。從那個東西裏冲出來的。說着、伸出了纖指。向自己小腹下指着。兩片粉頰却已羞得緋紅咧。李氏笑得合合地答道。痴了頭。怎麽老毛病來都不懂的。這個叫做月經。做女子的長到十六七歲。發育完全。就按月有這月經來潮。若然嫁了丈夫。得胎妊娠。月經停止。要待生產後再閱若干時。月經始通。那末我說明白了。下月再來你可不用害怕。咧一壁一壁向臥床背後。拿出一件青布製成的東西。授給愛女。並向她說明用法。那麗娟就此變了成熟女子。愛修飾。喜看美少年。這是春情發動時應有的表現。基於生理而來。凡屬妙齡女郎都有的。所以在這青春時代。容易受男性誘惑。容易失足墮

落。陳麗娟是個略識之無的小家碧玉。生長在這上海地方。耳濡目染。在在足以引動春心。故爾年屆二八。情慾之念。時常衝動。這不是小子故甚其辭。看官們留心觀察。凡屬深居簡出的大家閨秀。平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發身較遲。情慾較淡。那小家碧玉。自小耳聞目見。都屬不規則舉動。成熟較早。慾念亦較濃。這是天演的公例。然而也有富家閨女。標梅乍屆。卽有曖昧行爲。這必是家教不嚴。放任她們逛游戲場看戲觀光。自小接近聲色。情竇早開。性慾自易衝動了。閒言休絮。且說麗娟走出法國公園。瞧料簡男子在要路守候。似作不知。只管同着老母循途轉往馬立斯。率爾爲恐被李氏瞧料。只在遠遠地釘梢。那母女倆走到愛多亞路。只見汽車轉來不絕。只好駐立以待。率爾心想趁此機會。去向彼姝探個消息。便疾行而前。走到麗娟身邊。並肩而立。悄悄地伸手觸着她的柔荑。麗娟側過臉兒來。向率爾瞇了一眼。並不發作。率爾快活得什麼似的。以爲這塊天鵝肉早晚吃得着的。這時馬路中已無汽車。一班站立的人。都插翅也似的向對面奔去。那麗娟足穿高跟鞋。奔到水門汀上。不曾當心。一脚踏着香蕉

皮。向外直淌身體便像風吹楊𣏌似的。要向地下栽倒。却巧牽爾走到。慌忙伸手將她玉臂拖住。麗娟方得站穩却已嚇得香汗滿身。回頭瞧料老母還在馬路中走來咧、便向牽爾羞答答謝道。若沒先生相扶。我已栽倒地上咧。謝謝你。牽爾笑答道。好說、女士府上在那裏。胡不雇坐街車呢。麗娟正欲回答。不做美的李氏已走到身邊。便道。姆嬀、我險被香蕉皮滑倒。可要坐車回去。李氏答道。馬立斯就在目前。何用雇坐街車呢。牽爾聽得分明。心想彼姝多情多智。當着老娘。不便告訴我住址。特地引她老娘說出馬立斯王字來。倒是一個秀外慧中的多情女郞。他一壁想一壁向馬立斯緩緩地走來。那母女倆走到一所東洋房子門面。李氏伸手敲門道。周家嫂嫂謝謝你來開開我啊。原來李氏是二房東。自己住着一間樓面。樓下租給拉包車的周二夫婦住的。當下周二妻走來開門。母女、倆移步入室。周二妻隨手將門緊閉。牽爾只好廢然而返。走到西藏路口。忽爾掉轉身來。重復向原路而行、心想彼姝既然這樣多情多智。瞧料我釘到這裏。她必定要子身走出門來的。况且她是小家碧玉。家中不雇僕役。容易設法走出

來的。我已破工夫跟了她兩小時。索性在這裏再等一回。若然她重行走出門來那末應了王婆對西門慶說的。有十分把握了。打定主意。便和熱鍋盤上螞蟻似的。只在周家門前打盤旋。好得她臨冷落。更深夜靜路上行人絕跡。間有幾輛黃包車。拖着人飛也似的過去。都不注意到有個癡漢在這裏等婆娘。小子且把他擱在馬立斯。要提那麗娟入門時。回頭瞧料牽爾從門口經過。接着周二妻呀的一聲。將門緊閉。她便跟她母親走到樓上房間裏。李氏脫去裙衫。說道。走得我脚跟兒熱辣痛。還飽受這兩個殺千刀的當面奚落。看的提燈和燄火。却都是壽星唱曲。和去年一樣的老調。眞所謂懊悔嫌遲哩。麗娟道。請榻上去睡覺吧。走乏了。當心發勞傷。李氏便依言納頭便睡。那麗娟心罣着門外的少年。料想這時必然還在門外守我出去哩。他瞧料我住着破屋。明知是個貧家女。仍舊戀戀不捨。絕不像希榮慕富的浮薄少年。那末我若置之不理。辜負他一片愛我的盛情。自問良心。未免說不過去吧。不過我若開門出去。雖則他是個教員。未必敢動手動脚的。但是羞人答答。教我怎樣和他搭談呢。想到這裏。芳心和轆

軀似的。亂了一囘。靄地想得了筆談方法。便向抽屜裏取出紙筆。還恐被老母瞧破。便背轉嬌軀。疾書數字。握在手中。立起身來。向桌上拿了一把銅吊。嘴裏說道。姆媽。我要去泡水來。揩身咧。李氏含糊答應。她便急忙忙走下樓來。拔門而出。那牽爾剛正在門外和穿梭似的。走到第三十一個來囘。纔聽得啓門聲。兩道目光直射過去。只見走出一個渾身雪白的玉人來、仔細諦視。正是心上人兒。此際牽爾好似買彩票的去看開彩。聽得場中報數。正和自己的彩票號數相同。快活得不知所云。連忙疾趨而前。嘴裏自言自語道。等得我好苦啊。怎麼到這時候纔出來呢。麗娟向他瞪了一眼。硬含羞帶笑。一溜烟向北去了。牽爾猶如貓捉老鼠般似的。在後追趕。時值夜半。老虎灶正在打烊關門。牽爾地陌生疏。不曾看淸。只見彼姝推門直入。便向內張望。方知是老虎灶。他就立在水門汀上守候。一刹那麗娟一手提着開水𡢃𡢃婷婷的走來。牽爾四顧無人。便放出偸香竊玉的手段。攔路截住。嬉皮涎臉的說道。慢走。令堂睡了沒有。可憐我恭候了半夜。兩腿酸痛欲斷。求你行個方便。許我到府上休息片時。麗娟聽說。嚇得小鹿

心頭亂撞。要想奪路而逃。猶恐他跟踪入室。被周二妻瞧見了。不是耍的。只好兀立着不則一聲。率爾逼問三回。麗娟不得已。羞答答的回答道。因爲姆媽口渴。纔叫我出來泡開水的。怎容得你跟我回家呢。率爾道。那末請你明晚到大世界共和廳相等。我有許多說話要和你面談。千萬不要失約。麗娟搖頭道。我不能夠一人出門的。率爾長嘆一聲道。早知如此。何必害我苦守在這裏呢。麗娟瓠犀半露的說道。那個請你在這裏苦守。你應該去責備那個。率爾只是纏擾不放行。麗娟瞧料他面貌生得很清秀。年紀約摸二十左右。頓起憐才之念。便問道。你可是當教員的。記得在某女校看游藝會遇見過你的。你的大名叫什麼。率爾笑答道。初見面時就覺似曾相識。你的記憶力眞好。我是春申學校裏的國文教員李率爾。也要請教女士芳名。麗娟便以直告之。說着把手中的字紙條兒遞給率爾。着夜深了。請帶回府去瞧吧。我要回去咧。率爾將那張紙條當作至寶似的。身邊藏好。卽向麗娟含笑作別。那麗娟還家。揩身睡覺。左思右想。直到天明纔得入夢。且說率爾雇街車回轉西門家中。連忙拿出紙條。在電燈光下觀看。

上面寫道。

中元節家母獨往善堂。祭奠亡父。午後三時。在新新屋頂花園相候。

李爾看罷。愉快萬分。把紙條藏在裏衣袋中。一壁脫除衣帽。登床睡覺。時當暑假。所以次日直睡到午時。方纔下床洗臉進餐。那光陰和箭一般的過去。一刹那已七月十五李爾在家吃過午飯。換了一套西式的嗶嘰衫褲。先往理髮店整容。然後雇街車。逕抵新新公司。入門購票。逕登屋頂花園四面找尋不見麗娟。只好在要道坐等。隔了一回。只見麗娟姍姍而來。連忙起立招呼。麗娟含笑頷首道。你好早啊。來了幾時了。一壁說。一壁走到露天影戲場裏並肩坐下。李爾笑答道。承蒙寵約。敢不先來恭候。接着有搭沒搭閒談了一回。麗娟霍地問道。暑假將過。貴校只怕要上課了。李爾答道。下星期二開學。不知麗娟妹本學期在何處肄業。麗娟很懊喪的答道。上學期是在教會學堂裏讀書的。本學期只因家君作古。經濟困難。不讀書了。李爾道。教會學堂。係屬慈善性質。學費很廉。不知半年學膳費要多少。麗娟答道。雖則半年只需三十金。但是家君身後

蕭條。一時那裏有這筆閒款呢。率爾笑道。朋友有通財之義。我倆萍水相逢。訂成知己。區區學費。不才願爲負担。請示日期。好親自送來。麗娟沈吟了一回。答道。承情照顧。感激殊深。但是家母非常頑固。等我回去徵得她同意。然後通函相告。率爾說道。這是正當辦法。敢問麗娟妹有過婆婆家沒有。麗娟聽得提到自身的婚姻。頓然臉泛紅霞。羞答答的答道。沒有。率爾含笑說道。我妹既未定親。令堂決無不允我補助學費的。麗娟一壁唯唯答應。一壁握着率爾的手。瞧他手錶上已經五點哩。便起立作別道。我要回去哩。恐家母先歸。要查問我去處的。率爾只好和他乘電梯下降。一路送她回家。臨別叮嚀。明日務必寫信告我。并出一卡片授之。并說明門牌號數。那率爾回家專候好音。不料翌日接到回信。大失所望。正是

慷慨助貧知己感　叮嚀惠我好音書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淑女愛時髦學歌習舞　蕭郎成陌路氣短情長

却說麗娟和牽爾分手後。急煎煎囘到家中。只見母親已兀坐在房中。曉得要受訓斥咧。果然李氏怒容滿面的詰問道。你一個人到那裏去的。照實說來。麗娟撒誑答道。我因獨坐房中。想起父親臨死的光景。不寒而慄。纔到門前閒望。霍地朱家兩個同學姊妹走過。硬拖着我同到學堂裏去報名。我說沒有學費不讀書了。朱家淑芬姊說。學費我借你。一定要來讀的。姆媽、你想她這樣盛情待我。叫我怎能拒絕呢。李氏冷笑道。這樣要好的小姊妹。只怕還沒有產生咧。我看你這幾天無情無緒。和蒼蠅搐去了頭似的。路道不對。必定結識了男朋友。纔肯替你担任學費。對不對。這一語道破了麗娟的心事。嚇得她低着頭。不則一聲。心頭忐忑不安。那李氏續言道。麗娟、你不要肉骨頭敲鼓葷鼕鼕。可知我只有你一件活寶。後半世要靠着你生活的。你不要學時髦。愛自由。東搭西搭。雖則我養你身不養你心。不能彀一世釘牢你的。不過你要嫁人。我最少限

度要到手二千金茶禮。短少一個不成功。你要去讀書。我也不來拖牢你。只要你生着眼睛。揀有辮子的拉。身家殷實。那末一世吃着不盡呢。不過民國時代。有辮子的少得很。況且上海地方。拆白黨白相人。多得滿坑滿谷。一個不留意。就要墮入他們的魔道。把你推到活地獄裏去。那末你要懊悔嫌遲。還是趁早當心。免遺後悔。這一席話。的確是金玉良言。說得透澈而懇摯。麗娟沈吟了一回。說道。讀書、也爲想求些學問。以圖自立。況且仍進教會女學。何來拆白黨白相人呢。這時李氏的心火已平。便含笑問道。你休來唐突老娘。朱淑芬不是富豪之女。何來閒錢借給你。究竟是誰替你出的學費。你儘管老實告訴我。我決不干涉阻障。麗娟心想早晚瞞不過他的。不如以直告之。便回答道。是教員李率爾先生憐我半途輟學。殊爲可惜。允許借半年學費給我。但是尚未拿出來咧。李氏說道。果眞是教員呢。可憐你喪了父親。無力攻書。解囊相助。這也是恆有事。這個姓季的多少年紀。成婚過沒有。麗娟答道。年紀約摸十八九歲。成婚不成婚。還却不曉得。母女倆正在談論時。霍地聽得大阿姨大阿姨。一路叫進房來。原來是麗

娟的姨表諸福寶。特來邀請母女倆去吃過節飯。麗娟推說腹痛不去。李氏便同福寶下樓。叮囑麗娟。不准再去立門前。麗娟唯唯答應。等到李氏同福寶走遠了。她便拿出筆硯信箋。把剛纔母女倆問答的說話。寫在信紙上。自己看了一遍。納入封筒。寫明率爾的姓名和住址。急煎煎出門。買郵票。投入就近的郵政箱。一筆難寫兩處話。只好把麗娟擱過一邊。且說季率爾在家專候好音。守到翌日午後。方從郵差手裏接到麗娟的信。連忙拆閱。只見是封白話信。中間夾着不少別字。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初看時興高彩烈。那知越看越掃興。等到看完。興緻索然。你道爲什麽。原來他是個窮措大。家無恆產。只有老娘的妹。和一個使女。衣食住皆賴率爾。他每月教員薪水十八元。束手拿來西手去。尙嫌不足。現在見信上寫着學費。却之不恭。請翌日午後。帶往新新惠我。以下寫着李氏一席話。最觸目的。就是那句你要嫁人。茶禮最少限度要二千金。心想。叫我儲蓄十年。只怕還受不到二千咧。看來姻緣無我分。何苦羅雀掘鼠去補助她的學費呢。忽又轉念現在婚姻自由時代。只要彼姝矢志不二。願意嫁我。他媽究竟說不

過去。要定二千金茶禮的。想到這裏。興緻復來。便取出鑰匙。啓視藏銀抽屜裏。存有四十元紙幣。預先取出三十元。納入衣袋中。當日無書可表。且說翌日午後。率爾趕往新新屋頂花園。只見麗娟已兀坐在露天影戲場裏。慌忙趨前握手爲禮。滿面堆笑的問道。麗娟妹、今天怎能殼又到這裏。令堂豈不要疑心呢。麗娟笑答道。我已老實告訴他。找你接洽學費的。率爾訝然問道。怎好在令堂前直說呢。我不信你有此胆量。麗娟答道。承君憐我孤貧。解囊金補助學費。這是一件冠冕堂皇的正經事。況且終究瞞不過的。故而姆媽向我逼問。我就老實說教員李率爾先生允許我補助學費。姆媽並不反對。還說是恆有事咧。今早我向她說明。要出去找尋季先生咧。姆媽說逕去逕回。不許多躭擱時候的。我就說明以兩小時爲度。率爾含笑說道。令堂可曾說不許到旅館去開房間嗎。麗娟答道。光天化日。何用到旅館裏去。當然不會說的。率爾想好機會豈容輕輕放過。便笑吟吟說道。我倆到前面旅館裏去細談吧。麗娟生長上海。豈有不知旅館是臨時舞台。當下卻假作痴呆的答道。這裏並無第三人。儘可細談。何必再到旅館

襲去耗費房金呢。牽爾心想時機未熟且作緩圖。就用別話岔開問道。可曉得母校幾時開學。麗娟答道。後天就要開學了。我因學費無着。未曾去過。牽爾便取出三十元紙幣。遞給麗娟。麗娟伸手接來藏好。很誠懇的謝道。承公濟我要需。人非草木。定當感恩圖報。一壁說。一壁美目送情。盈盈一笑。牽爾握着她的柔荑笑道。你當眞想酬報嗎。麗娟答道。犬馬受恩。得知圖報。何況我是個富於情感的女孩子。豈有不當眞想圖報你的呢。牽爾笑道。你要圖報。容易得很。只消同我去開房間。使我思食得食。免得心猿意馬了。麗娟聽說。羞得刮耳根子通紅。手弄鮫綃帕。沈吟了一回。低低答道。家母管束嚴厲。怎好答應你呢。牽爾問道。然則我妹可肯許我終身。麗娟答道。只要托人徵求家母同意。我是決不生問題的。牽爾又問道。倘然令堂不同意。我妹願遵母命呢還是自由訂婚。麗娟答道。姆媽有言在先。斷然不會不同意的。牽爾未便告以家無整款。只好且作緩圖。當下唧唧噥噥。講張了一回。麗娟爲怕母親詰責。卽行告別。等到開學以後。牽爾每到散學時候。常到教會女校左右相等。和麗娟時常見面。遇到星期。約着到各處

游玩。日親日近。牽爾屢次要和麗娟去開房間。那麗娟早知十隻黃貓九隻雄。十個先生九個窮。已經在同學前。探悉牽爾是個窮措大。不願和他去開房間。只是催他央人作伐。牽爾被逼不過。纔設法轉托周二妻向李氏求婚。李氏要定二千金茶禮。牽爾便在麗娟前推說。目前銀錢不湊手。且待你畢業後訂婚吧。麗娟明知他是個窮措大。很爲失望。那光陰如箭一般過去。轉瞬急景凋年。學堂一律放假。那麗娟因自己程度幼稚。讀書難期造就。明年決計輟學。這時上海的跳舞潮。正在風起雲湧的當兒。跳舞場宛如雨後春笋。陸續產出。一般小家碧玉。以前都是一貧如洗。自從投充舞女。日進紛紛。身上都穿綢着絹。身邊的大拉司。常常麥克麥克。麗娟瞧得眼中火出。便先向他媽李氏說明。來年改習跳舞。整備去充舞女。每晚有十多塊錢啦。李氏聽說。竭力慫恿道。你趕快去學嘘。算來做舞女的出息。勝過做教員二三十倍啦。讀什麼短命書。你若秋天就去學了跳舞。現在西藏路上的大旅館裏。都在彼招請舞女。你就可去投充咧。麗娟亦然懊悔得什麼似的。便向李氏說道。我去托人介紹習舞了。說罷。馬上出門雇街

車。趕到季率爾家裏。原來麗娟料知和他難成夫婦。便訂爲知友。表面上親熱異常。時常到他家中尋訪。當下率爾竭誠招待。麗娟就把來意說明。然後問率爾有無熟識學校。介紹我去習舞。率爾笑答道。上海灘上的跳舞學校。統統熟識。你歡喜請教外國人教授。則入跳舞舍。喜歡請教中國人教授。則入歌舞學校。麗娟說明願投中國人門下。於是兩人同往歌舞學校報名。問明學費十元。一個月畢業。正月初七開學。麗娟很喜歡的轉身退出。便向率爾謝別歸。告知李氏。預先籌措了十元學費。守到初七。入校學習。同班計共十六人。面貌要算麗娟最美麗。而且資質聰明。學得三星期。狐步、却爾斯登、白露絲等。各種舞法。都已明白。時値新年。各處都開茶舞會。校長帶着全班女生到場獻藝。每逢麗娟起舞。一班少年中國人。都掌聲不絕的捧她。麗娟愉快萬分。格外買力。計共參加了三次茶舞。麗娟豔名已大噪。及屆畢業。卽入消魂舞場充舞女。技藝雖不熟。靠着秀色動人。一般急色兒都樂與之同舞。每晚約有十多元收入。母女倆快活得不知所云。麗娟身上脫身換身。斗篷、旗袍、舞衣、都是新做起來的。一個窮女

子。一變而爲時髦舞星。那季率爾常在小報上看見捧麗娟的文字。還以爲自己是介紹人。麗娟必然要感激圖報的。便到馬立斯尋訪。那知連去三次。都被李氏回絕不在家。率爾懊悔異常。寫信寄給麗娟。責備她不該變一朝得志。連我介紹人都不理睬啊。翌日、接到回信。是專人送去的。內附四十元紙幣。信上寫明三十元是還款。十元是酬勞。幷囑以後不要到家中去尋訪。你能𣪍在兩個月內措齊二千金。央媒訂婚。若然籌措不齊。家母要將我另許他人了。休怪我無情。都是你自己因循坐誤。言盡於此。以後再有信來。恕不答復了。率爾看罷。把信扯得片片作胡蝶舞。紙幣身旁藏好。守到黃昏。趕往消魂舞場。正是

舞女無情何足怪　書生失志劇堪憐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四星妖豔引蝶招蜂　三少風流粘花惹草

且說季率爾看罷這封絕交書。氣得什麼似的。守到黃昏。雇坐趕往消魂舞場。時候尚早。舞客只有三四人。一班舞女和肉屏風似的坐在那裏。一時竟瞧不出誰是麗娟。那麗娟却瞧見率爾悻悻然走進舞場。向東邊空座上坐下。料想他必然來問罪的。還是不和他見面。讓他空坐一回。消不得要走的。打定主意。一溜烟走到賬房裏。推說頭痛請假四小時。便悄悄地從太平門走去。回轉江西路小房子。原來她爲避率爾常到家中找尋起見。纔和恩筱鳳周愛珠。尤玉娜等三個舞女。合租一間統廂房。傢生是向毛全泰相賃的。筱鳳和愛珠是巴黎舞場的台柱。玉娜和麗娟是消魂舞場的台柱。四女都生得妖妖嬈嬈。騷在骨子裏。引得一班登徒好色子。趨之若鶩。每到下午三四點鐘。便門庭如市。來的來。去的去。搭訕打趣。笑聲達於戶外。直要鬧到黃昏四女入場工作。房間方纔寂靜。這時麗娟回家。二房東訝然問道。回來得好早啊。莫不是舞場中鬧了亂子咧。麗娟含笑答道。沒有鬧亂子。因爲有個測老在舞場裏。我纔請假回來的。二房東只道舞場裏當眞有了測老。（上海土白稱鬼叫測老。）訝然道。麗妹妹、這是你陰

盛陽衰。纔會瞧見測老。快去買兩串長錠焚化吧。麗娟合合地笑答道。大阿姨你弄錯了。這個測老是活的呀。長錠那裏送得退他呢。只怕他還要找到這裏來呢。倘若向你探問這裏有無陳麗娟。你只說沒有的，二房東恍然大悟是躱避一個前度蕭郎。不覺也哈哈大笑。麗娟花枝招展似的。走到房間裏。對着着衣鏡練習身段腰肢。耳畔忽聽得笑聲咭咭。連忙掉持身來。瞧科恩筱鳳同着一個風流瀟洒的西裝少年。攜手入房。筱鳳瞧見麗娟在房間裏。很奇怪的問道。你不是和一同入場的。怎麼又回來了呢。莫不是約着拖車。想在這裏演一齣佳期嗎。麗娟睇了少年一眼。認得是花芸生。上海灘上有名的三少。這幾天和筱鳳打得火熱。料想他們回來。不是好路道。便笑道。你不要想自己度他人吧。你自己帶着拖車（舞女的姘頭叫拖車）。回來作什麼。生我是爲着躱避一個窮鬼。不得已請假四小時回來稍息的。霍地花芸生搭赸問道。麗娟這個窮鬼姓甚名誰。你和他什麼稱呼。爲什麼要躱避他。麗娟答道。姓名不便宣佈。我和他是讀書朋友。因他有些神經病。見了面總是纏糾個不了。故爾不願招待。筱鳳傀言道。

三少、你休聽她的花言巧語。舞場裏相識的朋友多得很。合意的走去招待幾句。合不意的儘管置之不理。何必要請假躲避呢。三少。你以爲對不對。芸生說道。對啊。索性我來道破了她的心事吧。必是約着相好。想在這裏偸試雲雨情的。我倆走來。闖破了她的秘密。我倆趕快兒走吧。免得受她的背後咒駡。接着湊到筱鳳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筱鳳點點頭。立起身要想開步走。麗娟道。你們倆一吹一唱的來挖苦我。豈有此理。你們敢和我賭東道嗎。一起在這裏守到一點鐘。看有無我的男朋友走來。筱鳳笑道。不來做討厭人咧。讓你整備東西會個郞吧。說吧。拖着芸生的手說道。我們走吧。芸生搭赸問道。你叫她整備什麼東西呢。筱鳳嬌嗔道。這塊天鵝肉。沒你分的。要你打聽什麼。一壁說一壁拖着芸生走出門來。說道。我要回巴黎去咧。芸生訝然道。咦、你允許我同到寓中。了我的心願。怎麼這時變卦了呢。筱鳳笑荅道。今天日子不好。回寓纔會遇見麗娟。若然去開房間。再碰着尷尬人。仍舊空勞往返。後來日子長哩。不如另約日期的好。芸生道。你已三次失約了。我以純潔愛情待你。你却和我掉槍花。我也曉得後來

日子。過了今年。還有明年。不過我却沒有這閒功夫。筱鳳瞟了他一眼。含笑說道。你不像三少。好像頭生的大少。性急得這般模樣。我怕你動氣。只好踐約。那末我們就近到近西去吧。好得只隔一條馬路。於是兩人緩緩地走到近西。先看旅客一覽表。二樓九十六號下尙未塡註旅客姓名。便乘電梯逕至二樓。茶房阿桂。滿面堆歡的叫道。三少爺、今夜來得好早啊。可是開房間碰麻雀。芸生答道。不是碰麻雀。可有空房間嗎。阿桂道。口有九十六號單客房間。一壁說。一壁引着兩人走入九十六號。轉身而去。一刹那送進香茗臉水。芸生吩咐道。我們倆要休息一回。不叫你不用進來伺候。阿桂含笑唯唯。接着向筱鳳低低說道。鳳小姐、洋桑皮紙放在橱抽屜裏。說罷帶轉房門而去。芸生和筱鳳並坐在床沿上。接了個香吻。筱鳳說道。上海灘上一班白相朋友。都認我們舞女作玩物的。玩得高興。親熱得卿卿我我。好似新婚夫婦。玩得厭了。棄之如敝屣。避之若浼。我雖然只有十八歲。這班白相朋友的居心和作事却正聞見得不少。和舞女發生了愛情。始亂終棄的十有八九。有始有終的。殊不多見。所以我做了三個多月舞女。

從不曾和舞客開過房間。別個舞女都有拖車。惟我獨無。這是瞞不過你的。兩次失約你。也就爲愼始起見。現在推車撞壁。免不得要犧牲我的身體了。不過我也是好出身。也曾入校讀書。只爲父母早歿。薄薄家產。被家兄揮霍乾淨。不得已投充舞女。但是人窮志不窮。未曾自貶身價。承你一見傾心。稱我蓮出汚泥。絕無胡調習氣。我遂認君爲平生第一知己。願把終身相托。名分本非做舞女所敢爭。不過你若視我爲路柳牆花。抱着始亂終棄主意。這却我發誓不願意的。今日定情之夕。請你表明對付我的主意。若然爲性慾衝動。拖我來開房間。這却不願奉陪。請你叫阿桂去另喊一個淌白來。我則退避三舍。芸生聽罷這一席話。慢條斯理的答道。你既視我爲生平第一知己。我當掬誠相告。我家中已有糟糠婦。斷然不能帶你同去同居的。只好在上海另覓金屋藏嬌。好得我家眷在吳江。我却時常來滬。可和你時常歡叙。那末你要我多少聘金呢。筱鳳沈吟了一回問道。你這一席話。可是句句實在的。芸生賭咒道。若有半句虛言。罰我今世生不出兒子。筱鳳笑道。言重了。本來叫你怎能會生兒了。這個責任只好我來負

担。要知我是自由身體。聘金不要你的。只要你交出五千元。以作你的保證金。放存銀行裏。芸生道。一言爲定。彼此不准悔議。那末要請你犧牲身體了。筱鳳笑道。急色兒。時候早得很唎。何必要緊呢。我還有說話要問你唎。你何時與我同居。五千保證金却要先一日交付的。芸生答道。你不能通融先行同居。這却要隔過兩個月。那筱鳳披着嘴道。這句是誑言。你不是窮措大。難道五千塊錢一時拿不出來。芸生道。你既然曉得我住址。不該應再說這句話了。你想我家居吳江。不見得帶着巨款來滬游玩的。要待我到了杭州。幹完了公事。那末回轉家鄉。措齊五千元來滬。故須延挨兩個月。筱鳳信以爲眞。笑吟吟說道。你叫阿桂進來。掉換個大房間。我要洗澡哩。芸生如奉綸音。馬上喚阿桂入房。叫他掉換大房間。阿桂答道。對不起。連小房間也沒有的了。可是要洗澡。明天日間想法吧。芸生便叫他叫兩客公司大菜。阿桂退去。筱鳳含笑問芸生道。你有什麼公事要到杭州去。整備那天動身。芸生答道。奉家岳之命。到杭州去監造別墅。最遲下星期三離滬。筱鳳又問道。你就擱那裏。大約在那裏勾遛幾天呢。芸生答道。大約湖

濱別墅。預備就擱一個月。說罷。西崑已把大菜送來。兩人且談且吃。要延挨好一回時候哪。暫且擱過一邊。迴轉筆來且說季率爾。趕到消魂舞場裏坐下。忙把坐在那裏一班舞女。逐一觀看。不見麗娟在內。恰巧西崑送一杯牛奶咖啡來。率爾問道陳麗娟來了沒有。西崑隨口答道。在這裏了。一壁說。一壁四面觀瞧。但見許多舞星有玩有笑的坐在那裏。獨不見陳麗娟。便續言道。走開去咧。就要來的。請寬坐一回好咧。說罷便去招待進來的舞客。率爾却信以爲眞。呆呆地坐守。一刹那電燈忽暗。樂聲琤琮。一對對舞侶。都盤旋起舞、率爾徒作壁上觀。一回兒樂聲忽止。電燈復明。舞侶分手歸座。隔不到十分鐘。樂聲又起。舞侶又離座起舞。要知舞場舞一回。有一回收入。故不肯放棄光陰。時時作樂催人起舞。率爾兀坐了三小時。場中已告客滿。他既不跳舞。空坐在那裏。西崑都厭惡之。棄之舞女尤玉娜。受了麗娟囑託。悄悄地關切各僕歐。如有來客問起麗娟。你們回絕他不在這裏來。方纔和率爾答話的僕歐。馬上走到率爾面前說道。我弄錯了。陳麗娟已辭職另謀他就。你不用呆坐着空守了。請回府吧。對不起啊。一壁說。

一壁將半杯冷咖啡拿在手中。强制下逐客令。率爾只好付淸茶資。垂頭喪氣走到舞場門口。雇街車回轉。還不肯恝置度外。一再寫信郵寄麗娟。第一次杳無回音。第二次原信退回。率爾方知舞女水性楊柳。只認得金錢。不認得人的。就此不復涉足情場。專心教育。變做了一個少年老成。未來先說一言表過。那麗娟等在江西路宿舍裏。橫在榻上休息了一回。瞧科手錶上已指一點。請假時間已滿。連忙跨下床來。對鏡略加修飾。匆匆出門雇車趕到舞場裏。玉娜見而就笑吟吟說道。那個測老死守在這裏。足有三個鐘頭。被我下了逐客令。纔將他攆走的。麗娟笑答道。好姊姊。謝謝你幫我的忙。正是

舞女無情何足怪　書生覺悟却難能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解羅襦畢呈處女美　擁香衾貪戀少年郎

話分兩處。書是並行的。當麗娟到消魂舞場裏銷假工作。正筱鳳和芸生在近西飯店裏魂消眞箇。上回書裏說到西崽手中托着一叠白磁碟子。走到房間裏。向洗臉台上放着。然後把兩副刀叉擺在中間方桌上。一雙情侶對面而坐。西崽便將菜碟子一色一色送到兩人面前。站立旁邊。伺候兩人聚餐。告終。方纔收拾殘肴而去。阿桂送上臉水香茗。筱鳳漫條斯理的漱口洗臉。芸生是生就急性。雖也做同樣工作。一刹那已告終了。便手中春着一蓋龍井茶。坐在床沿上。呆呆地觀瞧筱鳳洗臉。見她穿着一件玫瑰色毛葛的小袖棉襖。露着半截嫩藕似的手腕。拿着一塊毛巾。向蝤蠐似的頸子裏。左揩一回。右揩一回。揩得雪白的肌膚泛作了桃花色。還只是在那裏手不停揮的揩咧。芸生含笑說道。嫩皮膚要被你揩破了。停手罷。筱鳳回眸一笑。霍地一溜烟奔到芸生身邊。一手搭着他的肩尖。笑盈盈說道。你在榻上休息一回。不許來偷瞧我。說着。掉轉身來拖着一張沙發。撐住了房門。忙向洗臉台下面拖出一隻洋磁小脚盆。放到銅床橫頭。把鉛桶裏的熱水。一起倒入盆中。忙又瞧了芸生一眼。見他橫在榻上。閉目休

息。便進行她的工作。蹲着身子。將後半體湊近脚盆。不則一聲的蹲了一囘。你道她做什麼。只因沒有大房間洗澡。她自知內熱重。身上有一陣小妹妹說的不高妙氣味。纔想得這個極法子。預先關切阿桂。借得一隻洋磁脚盆。進行她的工作。那個促狹兒假裝閉目養神。等到她蹲身工作。不遑他顧。便悄悄地跨下床來。躡手躡脚走到她背後。把她放在鉛桶蓋的揩面毛巾。輕輕抽在手中。那筱鳳工作結束伸手摸個空。掉轉頭來。瞧見芸生躱在背後。羞得刮耳根子通紅。而且濕淋淋嬌軀猶不能直立。便道謝謝你。把手裏的毛巾給我罷。芸生笑答道。這是揩面的。怎好拿來揩屁股呢。筱鳳道。我買還他們一塊好咧。芸生搭訕道。讓我來替你揩拭。包你揩得道地。筱鳳嬌嗔道。不給我。不要咧。好拿白絲巾揩的。芸生連忙遞到她手中。猶恐她老羞成怒。即向床前走來。解領結。除外衣。一歪身。向榻上納頭而睡。筱鳳揩抹乾淨。囘到洗臉台前。洗了一囘手。倒着一杯杏茗。花枝招展似的。走到銅床邊上坐下。芸生裝做睡。鼻子觀裏鼾聲迭作。筱鳳只道他當眞深入黑甜鄉。便自言自語道。一刻兒和我糾纏煞人。一刻兒已睡得人

事不知。倒也少有出見的。接着伸手把芸生推動着說道。三少可要喝茶。芸生答道。我正在做好夢。不要喝茶。筱鳳笑答道。呸你既在夢裏。怎能和我答話。不許裝假睡。坐起來。我送茶你喝。芸生倏的張目坐起。順手勾着筱鳳的粉頸。嬉皮涎臉的說道。清茶不要喝。想吃你的乳汁。你肯請客麽。一壁說。一壁將左手替她解開緊身棉襖上的紐扣。筱鳳好像扭鼓糖似的。要想掙脫。忘却手裏拿着茶杯。潑得衣袖和褲管上濕淋淋都是茶漬。便嬌嗔道。弄得我落湯鷄相似。算什麽。芸生忙將兩手縮囘。身體向裏床移進了一尺許。說道。對不起。你趕快脫去了濕衣。到被窩裏來吧。筱鳳便放去茶杯。將潑濕的襖褲脫下。好得裏邊有白嗶嘰的襯褲和緊身短衫。當下將濕衣掛在衣架上。方纔羞答答的坐到床沿上。脫去高跟舞鞋。冷不防芸生伸手。將她向後拖倒。却巧睡在枕上。筱鳳緋紅着臉說道。謝謝你不要動手動脚。你是著名的三少。撈淌白借乾鋪。是慣常的我是個白璧無瑕的處女。好比一朵嫩蕊花兒。經不起狂風急雨的摧殘。這是要求你原諒和憐惜我的。芸生笑答道。我是惜玉憐香的慣家。和你這玉人兒同衾共枕。

自當着意溫存。怎肯學那莽男兒。無端把你摧殘呢。你儘管加高枕頭睡啊。筱鳳含笑答道。遵你的命就着高枕睡覺咧。說罷。緊閉雙目。任憑芸生問長問短。只是不理會。芸生只好自言自語道。你這件短衫上紐扣多得很。我來數數看。共有多少。一壁說一壁自領紐解起。挨次而下。直解到最後一檔。說道。被我數清咧。共二十四檔密門紐扣。這件好像似夜行衣。筱鳳只做不曾聽得。那芸生以爲解開紐扣。定然酥胸畢露。那知揭開緊身一視。大失所望。原來裏面再有一字襟小馬甲穿着。便一不做二不休。正欲伸手去解紐扣。筱鳳心想。這件好似防身鉄馬甲。一經解開。便成模特兒。這却不能任所欲爲了。便張開俏眼睛。將手撳住馬甲紐扣。半羞半怒的說道。三少。你剛說不學莽男兒的。隔得不滿三分鐘。難道你已忘却了。芸生笑答道。這是情侶同衾應有的愛情表現。若說莽男子當此。那有閒功夫來解你的馬甲紐扣。要緊實行他的急色主義咧。那末你已穿密門紐扣的緊身。何苦再穿小馬甲。胸前重重束縛。有碍衛生的。勸你小馬甲不要穿了。筱鳳答道。做舞女不得不如此。一班滑頭舞客。化了三毛錢。就想揩油。

趁着電燈黑暗。肆無忌憚的伸手到我胸前撈摸。初時我單穿一件對襟衞生衣。竟被他們把紐扣鬆掉。冰冷的鬼手。刺到我胸口。我也顧不得舞場規則。慌忙掙脫了。一溜烟逃歸原座。那個舞客自覺愧慚。不敢再來和我跳舞。那末我就定做這一套馬甲和短衫。穿在舞衣裏了。芸生笑問道。我解開了你紐扣。你不要也一溜烟逃去。哪筱鳳笑答道。我的身體已經許給你了。還要逃什麼呢。芸生笑道。既然如此。請將小馬甲解開。給喜馬拉雅山我一觀。以驗你的處女美。此時筱鳳的情慾熱度已達沸點。便半推半就。儘着芸生暢所欲爲。只因事涉穢褻。未便描寫。他們倆向來俾晝作夜。不見紅日高昇。不願意躺覺。不到紅日西行。也不肯起身。彙之兩人輕憐密愛情話喁喁。那裏會睡得穩呢。有一搭沒一搭說了一回。芸生含笑道。你的喜馬拉雅山妙極了。堪稱得軟溫新剝鷄頭肉咧。筱鳳瓠犀半露的說道。我是草包。不懂你這種書話。女孩子身上那得會生出高山來。請你解釋我聽。芸生答道。喜馬拉雅山。就是指你胸前的乳峯而言。這句切口。的確是地理學家發明的。筱鳳問道。地理書上的山名多得很。爲甚偏偏取了

這座山名呢。而且不倫不類。我在學堂裏聽地理教員講。喜馬拉雅山。是天下第一高山。女子的乳峯。不過微微隆起。怎好比做插在半天雲裏的高山呢。芸生答道。若要盤駁。性命交托。詳細出典。連我也莫名其妙。大約是取其諧聲。當寫『喜馬拉壞衫』那末我來下註啊。一般急色兒瞧見女郎的乳峯。喜歡得什麼似的。故叫喜急色兒冒冒失失的想去摸奶。女郎必定要破口謾駡。故叫駡急色兒。强制要撫摩。女郎用力掙脫。以到把短衫也拉壞。故叫拉壞衫。筱鳳聽說。笑得合合的說道。虧你腦筋靈敏。想得出這樣的別解。那末除了這座世界第一高山。簡直沒有相當山名可以替代了。那末你說像新剝鷄頭肉。可有什麼出典的呢。芸生答道。怎說沒有。而且出在很正當的詩集上的。唐明皇的貴妃楊太眞。是個絕世美人。生得白淨肥嫩。諒來她身上也有不高妙的氣味。天天要洗澡。特地召匠人入宮。建築一座華清浴池。同着唐明皇天天入池洗澡。這種風流天子的韻事。流傳民間。那時以詩取士。即有大詩家以華清池出浴爲題吟成一律。中間有句云。軟溫新剝鷄頭肉。膩滑猶如塞上酥。上句是描寫太眞的乳峯。

下句是說太眞的嫩皮膚。膩滑得猶如塞上酥一樣。一壁說一壁實地表現。撫摩筱鳳的肌膚。嘴裏裝着詩調吟道軟溫好似熱饅首。膩滑猶如泗安酥。筱鳳說道。我有三星期不曾洗澡。皮膚齷齪得很。不像泗安酥糖好似稻香村的芝麻糖。對不對。芸生大笑道。芝麻糖更比酥糖有咬嚼。不過初上口似乎艱澀不能入口。不比酥糖。到嘴就覺滋味醰醰。筱鳳含笑說道。請你去吃酥糖吧。再要吃芝麻糖。實在來不得咧。芸生笑答道。我自已此刻變成了櫻花糖咧。芝麻糖只好留待天明。當早點心的了。筱鳳霍地想起聽人說過楊太眞是賜帛死的。便問道。楊太眞可是賜帛死的。芸生答道。只因安祿山造反。明皇帶着太眞逃難。不料行至馬嵬驛。六軍不發。陳元禮要挾明皇速殺太眞。否則軍士要變心了。明皇不得已。只好揮淚賜帛。將太眞縊死在馬嵬驛中。這也是太眞種下的禍根。不該和胡兒安祿山發生曖昧。遂使胡兒爲了她舉兵造反。一班唐將定欲先除她這個禍水。明皇雖貴爲天子。事到其間。也不能庇護愛妃的生命。死後還念念不忘咧。筱鳳聽了這一夕話。沒精打彩的說道。你爲什麼當這定情之夕。拿這個呆

死鬼來做我的比例呢。芸生笑道。誰叫你向我截樹問根的。然而時代變遷。帝皇妃子的已經取消。我也不會做李三郎。你也不會做楊玉環。百無禁忌。何用空惹這種憂慮呢。說到這裏。已經紅日滿窗了。兩人都覺精神疲倦。不復談話。一刹那都深入睡鄉。等到筱鳳一覺醒來。已是午後三點鐘咧。先行下床更衣盥漱。阿桂問道。鳳小姐可要洗澡。大房間空着咧。不必定要掉房間的。筱鳳笑道。分明是揩油。不是洗澡了。浴室在第幾號裏。阿桂答道。就在間壁九十五號裏。我去整備啊。說罷。趕到浴室中收拾齊備。返身走出。筱鳳見芸生濃睡未醒。並不去驚擾他。悄悄地逕往間壁洗澡去了。芸生正在好睡的當兒。筱鳳是躡手躡脚走出房間的。他竟不曾曉得。隔了一回醒覺。張開睡眼。見筱鳳已不在懷中。諦視房間裏人影全無。連忙穿衣下床。手撳電鈴。阿桂捧着香茗臉水走來。芸生劈口就問道。鳳小姐那裏去了。阿桂笑答道。在間壁洗澡。三少你怎麽沒有曉得呢。芸生道。我在夢中。她悄悄地走開去。叫我那裏會曉得呢。一壁說。一壁洗臉。正是

粉膩脂香枕畔漬　釵光鬢影室中無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闖豔窟施展偷香手　亂場規怒打急色兒

女子生就慢性。凡百動作。都比男子遲緩。尤其是洗澡。格外費功夫了。那恩筱鳳等在近西九十五號浴室中。漫條斯理的洗澡。約摸有一小時了。還在那谷落谷落的工作咧。那芸生盥漱後。拿着一枝茄立克。劃火柴吸了一回。依舊不見筱鳳走來。等得不耐煩。便蹝步出房。擬到間壁去看洗澡。却巧筱鳳身披浴衣。足套拖鞋。額上香汗淋漓。宛如帶雨梨花似的。急煎煎奔出房來。芸生口含着紙烟。恰巧跨出房門。不曾留意。正撞着個滿懷。筱鳳極叫道。燙死我咧。冒冒失失的奔到那裏去呢。原來芸生口中的香烟頭。却巧觸在筱鳳額尖上。便道。對不起。可曾燙出泡來。一壁說一壁扶着筱鳳到房間裏。見她粉額上一點烟灰。忙拿濕毛巾替她揩去。笑道。虧得你香汗盈額。不曾起泡。香

烟却被你碰息了。筱鳳向沙發上坐下。問道。你急急忙忙。想到那裏去。芸生含笑答道。想來偷看你洗澡。筱鳳道。不老成。洗澡有什麼好看呢。芸生道。出浴美人。一絲不掛。曲線美畢露目前。能令人肉骨皆酥。請你大發慈悲。脫去浴衣。讓我一觀曲線美。說着。便把筱鳳從沙發上拖起身來。筱鳳道。纏絲人咧。昨晚你還看得不暢麼。芸生出其不意。伸手將浴衣褫下。大失所望。原來筱鳳預料他要打諢的。早已穿好了裏衣和褲子的了。筱鳳笑得合合地說道。曲線美好看嗎。芸生道。促狹鬼。裏衣穿好了。何用裏什麼浴衣。明明在那裏尋我的開心。天有眼睛。香烟頭燙你的額尖。筱鳳只做不理會。祇管穿衣服。忽聽房門上咯咯幾響。呀的一聲。阿桂推門而入。含笑問道。三少。覺得肚飢嗎。喊西菜呢。還是中菜。芸生笑答道。時候尷尬。夜飯太早。午飯太遲。叫兩客西點吧。阿着問筱鳳道。你贊成嗎。筱鳳答道。我是隨隨便便的。阿桂你只管去叫吧。阿桂送去。芸生便向筱鳳問道。房間連下去呢。還是掉大房間。筱鳳道。惶恐你是老上海。難道電燈已亮咧。還可以回報房間嗎。芸生又問道。你今晚來不來呢。筱鳳笑道。來是想來的。倒是怕

你糾纏向你求饒都不肯罷休不敢來咧你若肯斯斯文文躺覺我便來陪你你敢答應我嗎芸生答道包你文縐縐不和你打諢那末下半夜我到舞場裏找你不能殼冷待我的啊筱鳳道你要早些來的否則有舞客要和我同舞叫我怎能拒絕呢芸生打趣道有人和你同舞只消對他說三號拖車來快咧恕不奉陪筱鳳摑着粉頰說道羞煞人了拖車是私的啊怎好堂堂皇皇說出來呢還是你早些來吧你在外面無非逛堂子撈淌白不如到舞場裏和我跳舞的有趣啊芸生拔着嘴說道你只許我斯斯文文躺覺何趣之有筱鳳道聽你的便吧不和你多說了說罷却巧西崽送點心來兩人對坐取食阿桂送進漱口水和熱毛巾進來兩人進點既畢芸生摸出一紙十元票交給阿桂道收我賬上緩日結算說罷便同筱鳳向外來那時已近黃昏筱鳳問道三少你望那裏去芸生答道沒有去處你可是回去待我跟你到寓中和那兩位騷星打諢一回吧於是挽手同行不多一回已到寓中兩人跨進房間只聽得陳麗娟在那裏叫饒芸生仔細諦視只見周愛珠騎跨在榻上下面的麗娟一陣狂笑一陣叫饒芸生搶

步上前假作相勸。把愛珠仰後扳倒。伸手插入她的胸前。大揩其油。愛珠是怕肉癢的。只是合合地笑個不了。麗娟從下翻上。也跨在愛珠身上。伸手擰她的癢筋。愛珠極叫道。三少、救救我噓。都是你把我拖倒了。害我吃虧。你意得過嗎。芸生說道。我來撳住麗娟。你替她脫褲。使她做一刻模特兒給我們看看。一壁說一壁伸手作勢。嚇得麗娟跳下床來。拖鞋也不及穿。一溜煙奔到筱鳳身邊。說道。鳳姊姊替我討個情。叫三少不要惡作劇。實則芸生早已看上了愛珠。要想一箭雙雕。特地虛張聲勢。趕走了麗娟。便和愛珠橫在榻上。半晌不則一聲。筱鳳躡手躡脚的走去觀瞧。只見一個勾着頸。一個捧着臉。正在很親熱的接吻。筱鳳光火得什麼似的。便牙癢癢的罵道。不要臉的爛污婊子。馬路上男子多得很。不論何時可以去拖的。偏偏當着我們裝這騷腔。雉妓也要比你高重些咧。芸生一骨碌跳下床來。拖着筱鳳。一同向沙發上坐下。說道。我在那裏擰她的癢筛。你莫吃乾醋。瞎駡山門。愛珠被你駡得哭咧。你意得過嗎。筱鳳撅着嘴唇說道。我是沒有什麽意不過。你却肉痛煞咧。快去替她拭淚。白絲巾有在這裏。說着假意

把自己的帕子。遞給芸生。芸生倏的抽到手中。一壁立起身來。一壁笑道。遵你的命。替她去拭淚了。筱鳳伸手把芸生拖倒沙發上。嬌嗔道。我叫你去替她揩……你高興嗎。芸生搭赸答道。求之不得。一百二十四分歡迎。哪。筱鳳悻悻然說道。去撈淌白吧。莫在這裏打攪了。說着。就將芸生用力一推。芸生趁勢一溜烟出門去了。只賸三個舞星在房間裏。那麗娟心想。這場醋風潮。都是我惹出來的。放她們倆等在一起。難免一場口角。還是我來做個調人吧。打定主意。略事修飾。便拖着筱鳳向外來。說道。我們倆到可可居吃鍋貼去。一壁說。一壁沿着水門汀。逕到可可居。登樓進點。一刹那走上兩個西裝少年。瞧科兩個舞星。含笑招呼。麗娟瞧科一個叫張松濤。一個叫朱春生。都是同舞的熟客。春生年少風流。穿着一套上等西裝。眞是翩翩濁世佳公子。曾和筱鳳同舞過幾次。筱鳳便招呼他們同桌進點。既畢。由春生作了東道主。一同走出店門。春生便問筱鳳道。跳舞還早咧。有興同我們去看電影嗎。筱鳳問道。那裏有好片子。春生答道。卡爾登今晚開映奪產姻緣。是雪泥最近的傑作。筱鳳道。我正氣得肚子要脹破咧。同去坐

一回很好。於是四人跨上街車。逕抵白克路。下車給資。由春生買票入場。那卡爾登例定每天開映三次。這時剛正第二次啓幕。春生和筱鳳並肩坐着。問道。你受了什麽閒氣。肚子要脹破呢。筱鳳答道。和小姊妹淘耍耍認眞。爭論了幾句。實在算不得一件事的。春生笑道。你既然想得穿。何用氣脹呢。說着四人都大笑起來。麗娟坐了一回。見手錶上已到十點。便向筱鳳問道。鐘點到咧。和你同行吧。原來做舞女日間身體自由。晚上要準時入場簽名。遲到要罰金的。故爾麗娟汲汲欲行。那筱鳳雖不在巴黎。入場時間却各舞場一列的。便答道。和你道路不同。你請先走吧。麗娟便向松濤握了一把手。含笑作別而去。筱鳳也從座上抬身。笑問春生道。舞場裏來不來。春生含笑答道。要看完了影戲纔來哪。筱鳳要挾道。不能爽約的啊。便花枝招展似的。出門僱車。逕抵消魂舞場。只見舞女已全體到場。幸爾舞客只有三人。尚未起舞。所以雖到遲二十分鐘。未曾處罰。當下和愛珠遠遠坐着。舞客陸續而來。於是息電燈。奏樂聲。舞侶入場作舞。愛珠和筱鳳。都伴陌生舞客同舞了三四次。霍地芸生孑身走來。筱鳳便一溜烟躲入女

廁所中。芸生不曾留意。僕歐送上牛奶。芸生喝了幾口。找尋筱鳳不見。只有愛珠向他含笑點頭。一刹那樂聲忽起。芸生即起立與愛珠同舞。筱鳳看得分明。懊悔躲在廁所中。反被愛珠捷足先得。便滿懷醋意。走到芸生空座中坐下。等到樂止燈明。芸生挽着愛珠的手。回歸原座。忽見筱鳳怒容滿面的坐在那裏。便含笑說道。唉、你何時來的。我滿場找你人面不見。纔和愛珠跳了一回狐步。那末你不要再使醋勁啊。我來做個魯仲連。替你們倆開了瓶香檳。喝一杯合面酒。姊妹言歸於好。接着便叫僕歐開兩瓶香檳。這是替舞女裝面子。每瓶香檳定價十元。味道不如白蘭地好啊。當下芸生手執着一杯香檳。自己喝了一口。先敬筱鳳。筱鳳見他殷勤勸酒。只好把櫻櫻唇湊近玻璃杯。呷了些兒。含笑說道。謝謝你。芸生好像送和合湯似的。掉轉身來。又把杯兒湊到愛珠口邊。愛珠盈盈一笑。也即呷了些兒。說道。我和鳳姊要要認眞害了。開兩瓶香檳。那裏說得過去呢。芸生笑道。但願你們倆和好如初。莫辜負調人的好意。說罷樂聲又起。芸生便和筱鳳挽臂入場。同作却爾司登舞。連舞兩次。跳得筱鳳香汗盈額。嬌喘吁吁。以

後芸生便和愛珠作白露絲舞。筱鳳正坐在那裏作壁上觀。霍地朱春生闖然而入。瞧料筱鳳獨坐在那裏。便不問情由。拖着她入場作狐步。筱鳳曉得芸生替她開過香檳。定例不能和他人同舞。但已不及向春生說明。打算早些歸座。黑越越地芸生未必瞧見的。那知芸生目光精明。早已瞧科。等到罷舞。各歸原座。芸生見個少年和筱鳳並肩而坐。西裝革履。倒是個漂亮人物。却不認識是誰。便移步而前。出其不意。伸手向春生面頰上刷的一記。說道。打了你這個冒失鬼。不要問你可曉得入場規則嗎。正是

把臂勾腰魂欲絕　出乖露醜氣難平

欲知春生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飛絮逐車塵緣慳一面　落花隨流水病臥孤衾

却說朱春生的確是個官家公子。他的祖父做過江蘇臬台。等到春生出世。祖父早已作古。現在家居上海西門。堂上只有個老母。他自從中學畢業後。專事眠花宿柳。喜和

一班在幫弟兄軋朋友。他也拜過杜雲簫爲老頭子。同彩弟兄約有一百多。只因他不入交際場。所以芸生不相識。出其不意。打了他一記耳刮子。你想他在洋場上也有一部分小勢力。在這場裏怎能坍台得落。當下便虎吼也似的。立起身來向芸生大罵道。媽得皮。就算是你的老婆。到舞場裏。也許和男客跳舞的。何况她是舞女。專司伴客同舞的。就算你開過香檳。難道愿筱鳳永遠不能和他人同舞的了。况且我纔得入場。不曾瞧是你這忘八代開香檳。見筱鳳兀坐着。就拖着她同舞。你竟敢出手毆辱我。這還了得。說到這裏。伸手向芸生面部打來。虧得兩個僕歐。認得朱春生是不好惹的。猶恐芸生吃虧。連忙趕來相勸道。朱大少不要動氣。瞧顧我們老闆。休得動手。一壁說。一壁把春生的勸住。芸生見有僕歐相助。也惡狠狠的還罵道。打你這擾亂舞場規則的忘八代。說着。再欲刷他的耳刮子。却被筱鳳和愛珠。强制把他拖到對面沙發上坐下。春生見寡不敵衆。便向芸生恨恨的說道。讓你撒野。姓朱的怕你這隻烏龜。說罷。掉轉身來。悻悻而去。芸生大笑道。只打了一記巴掌。還是便是便宜他的咧。筱鳳說道。三

少、你是書生呀。怎麼會出手打人的。你可認識他是誰。芸生笑道。我去認識這種冒失鬼。那末要死盡外國人咧。霍地僕歐小蘇州傀言道。三少、他也是少爺班子。他老太爺做過江蘇臬台的。他叫朱春生。是杜雲簫的開山門徒弟。倒也蠻吃閧的。三少你還是讓些步好。免得鬧出大亂子來。常這說寃家宜解不宜結。究竟和他並無深仇闊寃。芸生聽說。心中暗吃一驚。素知杜雲簫很有勢力。手下徒弟足有五六百。倘若朱春生邀着同彩弟兄和我爲難。這不是要的啊。想到這裏。頓覺不寒而慄。懊悔方纔出手打他。還是趁早走吧。便摸出三十元。付清香檳和茶點。找出四元。賞給小蘇州。便叫拿大衣和呢帽。小蘇州拿了四塊錢小賬。得人錢財。爲人消災。連忙攔阻道。三少且請寬坐。待我出去看個明白說罷。一溜烟疾趨而去。不多一刻。慌慌張張的回來說道。三少走不得。春生帶着十多個弟兄立在門口。出去要吃虧的。芸生聽說。伸手向褲袋撈摸。小手槍不曾袋內。只好坐下。等到樂聲後起。便和愛珠跳舞。連跳了六七次。獨不和筱鳳同舞。筱鳳曉得見怪她惹禍招非。便哭喪着臉說道。三少、這是你自己火性忒重。闖出來

的禍不應該見怪我的。芸生悻悻然說道。算是你是罪魁禍首。在你寓中。我偶然和愛珠打渾。你若不吃乾醋。謾罵愛珠。我就不見得替你開香檳。以後就不會鬧亂子。那末你旣接受過我的香檳。不該應和朱春生同舞。分明你曉得我性格暴躁。有意作弄我。激我出手打人。筱鳳發極道。謾罵愛珠。我自然我的錯處。若說我有意作弄你三少。這是那裏担當得起。果眞有了此心。罰我立刻觸電而死。愛珠儳言道。我肯担保鳳姊決不作弄三少的。只怪姓朱的。闖入場來。就拖着她起舞。咎在姓朱的。三少你和鳳姊很要好的。應該原諒她身充舞女的苦處。你再錯怪她。她眞要怨煞咧。那筱鳳坐在沙發中嚶嚶啜泣。那時舞客散盡。場中已收拾打樣了。芸生披着大衣叫小蘇州再到門口探視一刹那回來說。這班人不見了。三少好走哩。芸生移步出場。筱鳳緊緊跟隨愛珠走出門來。跳上街車。囘寓去了。芸生有些懊恨筱鳳。不願意囘到近西。向南踽踽而行。筱鳳道。曉風很冷的望那裏去。你到天邊。我也跟到你天邊。芸生止步瞪她一眼。只見她拖手帕掩着臉在那裏吞聲飲泣。連想到昨晚的恩情。似乎不忍。便道。由翠玉坊走。

也好到近西的。筱鳳方把淚痕拭去。跟着芸生走入羣玉坊。瞥睹七八男子。迎面奔來。筱鳳誰料朱春生也在其內。慌忙向芸生說道。你囘頭逃往近西去吧。待我來攔阻。芸生便掉轉身來。奔出里口。心想奔往近西。難免不被他們追及。見路旁老虎灶正在開門。連忙奔入裏邊。推說有剝猪玀追趕。讓我暫避片時。不要聲張。說着向榻上睡倒。把破絮被蒙頭而睡。心中忐忑不安。還怕春生進來搜查。約摸過了半小時。不見有人闖入。諒必這班人已走遠了。便悄悄地跨下床來。摸出兩塊銀元。遞給老虎灶主人。以作酧謝。心想近西去不得。還是到杭州去吧。再混在上海。免不了寃家狹路相逢。要鬧出大亂子來的。打定主意。跳上街車。囘到新惠中常包的房間裏。收拾行李。算清房金。一面叫茶房叫汽車。一面到電話間裏。打電話到近西。問茶房阿桂道。鳳小姐來過嗎。阿桂問道。可是三少鳳小姐。不曾來。方纔打電話來問起你咧。芸生道。等她來時。托你對他說。我此刻動身到杭州去咧。你們的房金代賬。昨晚我付過十元。大約彀咧。畢竟缺少。囘來再算吧。說着。擱斷電話。汽車已在外面守候。便命茶房搬行李。他跟着出外登

車。逕赴南火車站。購票上車。逕往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方纔和老友李石痴朱介如等通訊。告知他們因爲和朱春生結下深仇。所以匆匆赴杭不及登門告別。石痴和介如方纔明白。一筆難寫兩處話。當芸生轉身逃避。筱鳳兀立在羣玉坊第二衖口。朱春生首先奔到她面前。筱鳳倏的伸手將他拖住。問道。急煎煎你望那裏去。春生答道。追趕那個出手打人的忘八代。筱鳳撒誑道。他早已回家去咧。春生冷笑道。我瞧料你們倆同行的。你竟敢當面掉槍花。筱鳳哀懇道。看我面上饒了他吧。你若氣不平。我代表他在舞場裏放鞭爆點香燭。向你下個全禮。這時一班弟兄都立在春生背後。筱鳳瞧料張松濤也在其中。連忙叫道。張大少你不要袖手旁觀。噓那個客人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朱大少。情願放鞭爆賠罪。那末鬧意見究要有個落場的。請你勸住朱大少。不要和他爲難吧。松濤便向春生勸道。既然筱鳳出場放鞭爆。得饒人處且饒人。免得風潮鬧大了。大家要去吃巡捕官司。犯不着。春生沈吟了一回。說道。忒便宜了那個忘八代。筱鳳笑道。讓三分心和氣平。吃虧就是便宜呀。春生道。我們到先得樓吃羊肉麵去吧。

筱鳳說道。好啊。我平生最愛吃羊肉。於是一起走出里口。春生和松濤筱鳳坐着開來的汽車。以外五個弟兄。各坐行車。同到先得樓坐定。堂倌走來擺杯筷。春生叫他開一瓶白玫瑰。紅白羊肉桌上擺滿。各人且吃且談。快樂非常。霍地春生向筱鳳問道。那個忘八代叫什麼。定是你的拖車。否則何用你這樣迴護他呢。筱鳳笑答道。阿本林若然他是我的拖車。早和我入場跳舞咧。倒不會有這種亂子鬧出來了。春生笑道。那末定是你自由結婚的毛脚女壻了。筱鳳笑道。忿發不對了。他是我的表兄。家住蘇州。難得到上海來白相的。春生道。不對。既然是你表兄。何用替你開香檳。筱鳳道。他原爲愛珠開的。却巧我走到他面前。他纔順道也替我開了一瓶。所以不曾和我跳舞。一席謊言。大家都信以爲眞。聚點既畢。春生會了鈔。走出門來。弟兄們如鳥獸散。春生便問筱鳳道。我送你回寓好嗎。筱鳳道。謝謝你。不過我房間裏有姨母表妹同宿。恕不招待。說着兩人走上福特卡。風馳電掣似的。一刹那已抵目的地。停車。筱鳳啓車門下車。向春生點頭作別。春生開車回去。表過不提。且說筱鳳心罣着芸生。不知他可曾回轉近西。便

到近隣洋貨字號裏。借打電話到近西。問阿桂道。三少來過沒有。阿桂答道。鳳小姐。三少沒有來。你有話對我說好咧。筱鳳說道。等他來時。叫他到我寓來。我有要緊話告訴他咧。接着釘鈴鈴電話搖斷。筱鳳逕歸宿舍。見三人都在睡夢中。也卽解衣登床躺覺。一覺醒來。已是午後三點鐘。連忙下床盥漱。略進點心。愛珠問他昨晚遇見過春生沒有。筱鳳要緊去找芸生。便答稱沒有。馬上出門雇車、直到近西。阿桂見面就說。三少早上有電話來的。說立刻搭車到杭州去。只怕此時已過嘉興。這裏房間也囘絕了。筱鳳很懊喪似的囘到寓中。見三人都已外出。她便悶懨懨倒身榻上。直睡到黃昏醒來。立卽趕到舞場裏。叫一客蛋炒飯果腹。等到半夜。朱春生和松濤走來。筱鳳殷勤招待。一面叫小蘇州將預備的香燭點着。放過鞭爆。春生就告別。一場小交涉。宣告結束。平心而論。筱鳳對待芸生。可算得仁至義盡。不料芸生到了杭州。好似風箏斷絃。音信全無。筱鳳望眼欲穿。守了兩個月。便向舞場管理請假兩日。搭乘滬杭火車。趕往杭州湖濱別墅。見旅客一覽表上並無姓花的。卽向賬房詢問。方知芸生已跟着岳丈囘轉吳江

去了。徒勞往返。只好搭車回上海。不料憂能傷人。回到宿舍裏當晚就大寒大熱的害病了。正是

薄倖男兒性狡猾　多情舞女病相思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訴前塵傷心揮熱淚　闊臥室笑語展春風

上海跳舞場裏一班美麗風騷的舞星。大抵抱定拜金主義。只要有金錢供給她。生張熟魏。來者不拒。所以一般急色兒。都視跳舞場爲天台捷徑。趨之若鶩。那花芸生本是登徒好色子。得悉消魂舞場裏。有幾個漂亮舞星。便和李石痴朱介如等以連去三夜。和夙筱鳳一見傾心。連跳數十次。後來約往近西消魂眞箇在芸生不過逢場作戲。不料筱鳳定情之夜。卽以終身相托。芸生當時雖許以兩個月後。藏諸金屋。若無條件提出。或者能成事實。也未可知。及聞她要索五千金。纔能同居。就曉得不是生意經。及和

朱春生打架鬧風潮以後。更瞧不起筱鳳了。所以不別而行。逕往杭州。那筱鳳倒是汚泥中的靑蓮。舞女中獨無罕有的多情女子。自芸生動身後。鬱鬱不樂。雖然夜夜到場。面上常無笑容。伴客跳舞。也都沒精打彩。聊以塞責。隔了三星期。親自寫了一封情書。郵寄杭州湖濱旅館。原來她預先向芸生問明的。不料守了兩星期。杳無回音。一夕筱鳳在消魂舞場門前。遇着了朱介如。一把拖到場中。時候尙早。舞女還沒有到齊咧。兩人並肩坐着。筱鳳劈口就問道。朱三少、他到了杭州和你通過訊嗎。介如含笑打趣道。他是誰呢。莫不是你問花芸生。筱鳳答道。是啊。他到了杭州已有四十多天哩。查無音信。我寄過一信。亦然如石投水。那末你們倆好朋友。想該應有信給你的。介如答道有過的。還是兩星期前咧。筱鳳很懊喪似的說道。豈有此理。我的門牌號數。還是我替他寫在袖珍日記上的。爲什麼不寫信給我呢。介如問道。莫不是你想嫁他嗎。聽你的口氣。你倆必然有過肉慾關係的了。筱鳳很難爲情似的說道。你和他是至交。也不用瞞你。他幾次約我開房間。直到前月初四晚上。同他到近西。三少我雖充舞女。頗知自重。

當晚我要挾他若然始亂終棄。我發誓不願意從命。你叫茶房去喊滄白。他就許我等待杭州囘來。實行同居。問我要多少聘金。我說聘金分文不要。只怕你將來棄舊憐新拋棄我。我要你拿出五千塊錢。算作你的保證金。換一句話說。預備將來的贍養之費。他慨然允許我隔兩個月。重來上海賃屋同居。我想終身有靠。很爲愉快。不料第二天晚上。他在這裏替我和愛珠開香檳。接着他同愛珠跳舞。忽然有個叫朱春生的闖來。拖着我同舞。後來他就出手打春生的巴掌。春生也不是好惹的。要和他拚命。虧得我做好做歹。將春生勸走了。詎料他反怪我是罪魁禍首。諒來就會這件事他和我音信全無。表示絕情的。說那這裏眼淚奪眶而出。嗚咽得說不成話了。介如道。我曉得春生是在帮的。怎肯善罷干休呢。筱鳳一壁拭淚。一壁將代表賠禮一席話。詳細說明。介如說道。可敬可敬。像你這樣多情多義的舞星。簡直上海灘上找不到第二個。你待芸生可稱仁至義盡。不過芸生是個胡調朋友。那末你這多情女子碰着了負心郞。眞正可憐。我以爲你還是趕到杭州去。和他面談。常言道。人有見面之情。或可言歸於好。筱鳳

道。聽你吩咐。守待天明搭車赴杭。謝謝你。寫信勸勸他。介如唯唯作別。筱鳳當晚就向管理請假。來朝搭車趕往杭州。不料撲個空。芸生已囘轉家鄉了。只好搭車囘上海。氣得她一天不飲不食。當晚就發寒發熱。夢魂顛倒。竟然臥床不起。虧得愛珠和麗娟。視着同胞姊妹似的。替她請醫生服藥調治。病了三星期。方得稍痊。等在寓中調養日間有姊妹淘說說笑笑。倘不寂寞。到了晚間。三個舞星都入場去了。只賸她一個等在房間裏。殊覺難堪。心想還是到舞場裏去逛逛。聊解愁煩。等到明日黃昏。預先向愛珠說明。屆時披着斗篷。和愛珠同車入場。一班要好的小姊妹爭來問候。就此身體日臻健康。原來她獨居宿舍中。時時思念芸生。定情之夜。何等恩愛。如今蕭郎已成陌路。想到這裏。愛從中來。恨不得自殺。本來情場失敗。是世間最苦的事情。男子還可强尋歡樂以遣愁。女子生性柔軟。遇了失意事。念念不忘。所以只有女子爲了情場失敗而自殺。如馬振華鄭杏娟等。所見不鮮。男子爲情而自殺的却不多見。筱鳳虧得有愛珠和麗娟。百般勸解。病體幸得告痊。若然使她獨處閨中。就是不病死。也要學馬振華投黃浦

的了。現在僥倖身體復原。已經銷假工作。病後美人。嬌滴滴越顯紅白。一般登徒子趨之若鶩。每到樂聲悠揚。往往面面立着二三個少年。莜鳳因恐再釀風潮。索性兀坐不動。概不應酧。或則介紹姊妹行。伴他們同舞。這樣消極抵制。倒不會有爭端弄出來了。一夜。莜鳳和愛珠到場。時候十點。場中舞客寥寥。便向沙發上坐下。忽然走進兩個西裝少年來。僕歐忙去招待。莜鳳詳細諦視。認得是芸生的朋友李石痴朱介如。匆匆的立起身來。花技招展似的。走到他們面前。含笑招呼。介如一壁點頭。一壁含笑說道。我曉得你害了相思病。本想來看你的。猶恐惹起你的傷心。所以欲行又止。現在謝天謝地。你已占勿藥。病後西施。益覺腰肢婀娜。和迎風楊柳。帶雨梨花似的。動人憐愛了。莜鳳很懊喪似的說道。有誰憐愛我呢。我自恨生成薄命。活着無生趣。但求速死。偏偏醫生不做美。從鬼門關上把我拖了出來。不免又要到這裏來做玩物。供人愚弄了。介如笑道。你爲甚這般怨命呢。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況且等在上海地方。吃的穿的都比內地優勝。你也生得花朵兒似的。我見猶憐。快不要轉這厭世念頭。莜鳳長嘆道。我曉

得愛情是純粹的。是從心坎兒上發出來的。不料現在人心大變。一班輕薄少年。戴着假面具。把女性玩於股掌之上。嘴裏海誓山盟。引得了女性的愛情。糟塌了女性的身體。玩到膩煩便棄之如敝屣。那末做女子的活着還有什麼幸福可求呢。介如笑道。世界上花芸生只有一個。你不能毅一語抹煞二萬萬男子。的勸你常抱樂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就是遇到芸生。算做不相識的。不要去理會他。保你身心俱泰。面上常現笑容。筱鳳搖首道。叫我過浪漫生活。是幹不來的。況且全美顏前車可鑒。將來也要弄到死不得活不得的。依我志願。還是去做尼姑。那末剪却三千煩惱絲。六根清淨。終身不會作繭自縛了。介如笑道。你的煩惱絲。已經剪去了。煩惱不會來尋着你的。只要你不動凡心。不受男子的誘惑。那得會發生煩惱呢。筱鳳笑道。等在這裏。時時找漂亮少年。把臂句腰。可是你三少做了。我年紀不到四十五十。只怕也要惹動凡心吧。介如道。這倒是實情話。我勸你還是趁早脫離舞場。另謀生活。筱鳳答道。我久有此心。怎奈沒有相當職業。忽然李石痴儳言道。筱鳳、我來介紹你去做銀幕上

的明星。你願意嗎。筱鳳答道。我早想投充電影演員。你當眞肯替我介紹。眞正恩同再造。不要狂騙我啊。石癡道。你問介如。他也曉得的。介如接言道。確是實情話。不過你和這裏訂的合同。只怕還不到期吧。筱鳳伸着春筍似的纖指輪算一回。說道。合同是還有三個月。我可推說病後體弱。吃不消通宵工作。請求準我辭職的。介如道。不必急急。電影公司尙在籌備哩。不過你須常到電影公司去參觀拍戲。以資學習表情和做功。筱鳳答道。要你帶我去參觀。我却沒有相識的去處。介如道。可以可以。老實告訴你就是我和石痴想辦電影公司。且待訂立合同。租定公司。那末我來介紹你去參觀。筱鳳笑道。原來你們倆是大老闆。我可不愁沒有位置了。那末我在宿舍裏恭候你。你不要也像花三似的。爽約不來。介如笑道。這是介紹職業。換一句話說。那是聘請夥紀。堂堂皇皇的正經事。怎好和你們被窩裏的私事。同日而語呢。大約下一個星期裏。我來介紹你去參觀。當下筱鳳笑逐顏開。只和朱李兩人有搭沒搭的講。張舞客却陸續而來。跳舞時間將到了。朱李兩人便起立作別。筱鳳直送到門口。向介如叮嚀下星期不要爽

約介如含笑唯唯而去。筱鳳回到裏邊。敷衍到天明回去。光陰迅速。一刹那一個星期過去了。筱鳳眼巴巴等候介如。日間足不出戶。直到星期三。愛珠要拖她同去買大衣。筱鳳道。我要等候朋友。恕不奉陪。愛珠道。唉、你昨天也說等朋友。今天又說等朋友。莫不是花老三到了上海。約着到這裏來訪你的。筱鳳撅着櫻脣答道。我不認得什麼花老三。好姊姊你去買大衣吧。休來引動我的氣塊了。愛珠便一溜烟出門而去。筱鳳一人等在房中。寂寞得很。便倒身臥榻上稍息。不料閉着眼竟然睡熟了。隔了一回。耳畔聽得有人叫喚。張開俏眼睛。只見介如笑容可掬的立在床前。連忙一骨碌跨下床來。說道。三少你來了。我的頭頸也望長咧。介如搭赸道。你很舒服的高臥着。何嘗望我呢。筱鳳笑道。寃枉煞人。愛珠要拖我出去。我回絕了。還受了她的埋怨咧。話聲未絕。却巧愛珠穿着一件簇嶄全新的妃色呢大衣闖然而入。一壁向介如頷首招呼。一壁向筱鳳問道。鳳妹妹。你說等候朋友。可就是這位朱三少呢。筱鳳點點頭。一壁握着介如的手。說道。可是我不曾撒謊。我是個老實人。有一句說一句。不會瞎三話四的。正是

望眼巴巴盼嘉客　直言侃侃見天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淺笑輕顰參觀施雅謔　香溫玉軟誤會發嬌嗔

却說筱鳳生性貞靜。和舞女生涯。本不合宜。所以她做了三個月舞女。瞧料跳舞場裏的客人。泰半是輕薄少年。便想改換行業。却巧朱介如和李石痴等創設影片公司。物色女演員。那介如賞識筱鳳秀外慧中。幽嫻貞靜。生就是個銀幕上的悲旦。所以預先約定。引她去參觀拍戲。當下介如等在筱鳳宿舍中。和愛珠搭赸了一回。便向筱鳳說道。要去參觀。以速爲貴。不過到了玻璃棚中。你須注意女演員的表情和動作。凡屬身段、姿勢、步伐、都要牢記心頭。空的時候。還須對着着衣鏡練習。方有進步。筱鳳兀立靜聽了一回。說道。全靠你隨時指教。將來若能僥倖成名。必定補報你的大德呀。愛珠儳言道。鳳妹妹你要飛上高枝兒。做銀幕明星了。謝謝你替我介紹一言。使我也得脫離

跳舞場。感恩不盡。後鳳便向介如問道。可有位置。替愛珠姊姊安插一個。你看她那雙水汪汪的眼睛。簡直和韓家姐姐差不多。也是個騷明星。介如道。位置是有的。不過對於你們舞場老闆面上。似乎說不過去。他是靠你們倆做台柱子的。我怎好一起聘用。況且愛珠是和他訂立合同。不滿期是不能另謀他就的。愛珠笑道。我和鳳妹妹同時進舞場。合同期間自是一樣。當然可以同時辭職的。我去年在全球影片公司裏當過三個月演員。因和同事不睦。纔辭職改行的。介如笑道。原來你是老資格。當然要延聘的。那末我們三個人同去參觀吧。說着、一起走到門口。那介如是坐着自備的汽車來的。車夫阿六連忙開車門。三人先後上車。介如說道。開往長浜路滬濱影片公司。阿六上車坐定。於是車笛嗚嗚。風馳電掣似的。一剎那已到目的地下車。介如在前兩個舞星在後。移步入室。門市部職員只道他們來定片子的。連忙含笑招待。介如問道。陸子洪先生可在裏邊。職員指着西邊的便門答道。在裏邊玻璃棚中拍戲。請寬坐待在下去請陸先生出來。介如道。不必。我們特地來參觀拍戲的。說着。三人由便門而入。只見

裏邊一所玻璃棚。人影憧憧。正在那裏工作。介如便和筱鳳並立着。愛珠亦然。止步。六隻眼睛向內觀瞧。介如向筱鳳說道。那個西裝男子。頷裏拿着喇叭式的鉛皮管。嘴裏連喊開末來。開末來的。就是這裏導演兼經理的陸子洪。那個手執羽扇面頰塗得和粉牆似的女郎。就是大名鼎鼎的章素雲。那個丫頭裝束的叫楊美嬌。筱鳳聽誤了。低低說道。把楊梅瘡當做名兒。阿要觸處頭。介如聽說。忍不住噗哧一聲大笑。被裏邊聽得了。一班演員。不約而同。都舉目向他們觀望。陸子洪瞧科是介如。便道。介翁何時走來的。請裏邊來寬坐吧。於是三人一起入室。向子洪點頭招呼。子洪連忙讓坐。含笑問介如道。這兩位是令親呢。還是貴友。介如訝然說道。你是老上海。怎麼這兩位舞星還不認得呢。子洪答道。雖然見過一面。却不曉得兩位的大名。介如便以直告之。子洪又問道。你們立在外面笑什麼。介如聽說。又不覺哈哈大笑。指着美嬌說道。筱鳳說她爲甚把楊梅瘡當做名兒。怪觸霉頭的。話聲未絕。大家都笑了出來。素雲道。美嬌兩字字面很覺香艷。不過連姓叫喚。實在不好聽。還是改作楊嬌美吧。介如道。不要耽誤他們

的功夫。你們只管開末來。我們三人。特地前來看拍戲的。子洪含笑問道。聽說你也要開辦影片公司。莫不是前來看拍戲。偸關節嗎。還是想挖聘這兩位美麗舞星。充主任演員。當心舞場主人。請你吃衞生丸。介如笑道。你去喊開末來吧。閒話白嚼。也費光陰的。子洪便離坐工作。演一段主婢爭風。素雲扮着小姐。秦水涯扮着表兄。兩人並坐沙發中情話喁喁。美嬌扮着使女。躱在門外。從門縫中偸看。那水涯勾着素雲的粉頸。素雲媚眼微揚。瓠犀半露。水涯注視了一囘。便俯首和她接吻。老老實實把舌尖送入素雲櫻口。素雲並不拒絕。反輕彎玉臂。搭在水涯肩頭上。足有三十分鐘。使女在門縫中看得火出。倏的掉轉身來。桌上預先放着兩杯茶。拿在身中。闖然入房。素雲很慌張的把水涯用力推開。水涯裝做脚下一絆。一個鷂子翻身。向後倒退。却巧撞在美嬌懷中。嗯啷一聲。連盤連茶杯一起及地。三人都嚇得目瞪口呆。介如在旁不住的拍掌。筱鳳說道。表情是妙入秋毫。不過那種接吻。實地表現。阿要難爲情。介如道。表現熱烈愛情。不得不有此極親熱的接吻。要和銀幕上的接吻。有幾種分別。吻手背是表現尊敬。吻

面頰是表現知己。吻櫻唇是表現愛情。所以豔情片子中的小生。都用極漂亮的小白臉充任。你瞧那秦水涯好似潘安再世。緋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我見猶憐。和他接吻。我也情願的。若然換了蠢若木豕的齷齪男子。女演員誓死不肯接受他的舌尖了。那末你將來上鏡頭。也要效學章素雲。不能彀怕難爲情的啊。筱鳳問道。你們公司裏小生聘的是誰。介如道。尚無相當人物。打算由我充任。將來和你做搭擋。你肯把櫻口接受我的舌尖嗎。筱鳳含笑說道。你的舌尖。怎好不接受。不過我的牙齒銳利如刺。帶破了尊舌。這却我不負責任的。介如捱着筱鳳的柔荑。打趣道。先來試演一個香吻。當眞你牙齒尖利。趕快用木賊草磨擦。說着。作勢要來接吻。筱鳳笑道。這裏耳目衆多。難以爲情。停回子回寓去試演吧。兩人正在打諢間。不防子洪冷眼窺破。嚕嗹道。介翁、貴公司未曾開幕。你已急不及待要揩油了。這裏人多。不雅觀的。索性我來大開方便之門。請你倆到我房間裏去。試演一回開末來好嗎。介如打趣道。求之不得。既然老哥肯行方便。請卽引導。筱鳳發極道。你不要瞎胡調。客客氣氣。到他們房間裏去算什麼。我不

陪你去的。介如笑道。和他說玩話呀。你眞是個老實姑娘。莫怪要墮入芸生的牢籠了。這時拍戲已告結束。介如便向子洪說道。敝公司開幕時。要請你來指導一切。不要懷着同行必妒的私心。托故不來。子洪答道。我們都不是孳孳爲利的俗傖。何來同行必妒的私見。不過我是老饕。你要整備好酒好菜款待的。介如道。算數。說着興辭而出。約和筱鳳愛珠同車囘轉江西路。筱鳳和愛珠下車。介如道。我要去找尋石癡。不下車了。筱鳳問道。明天你來嗎。介如答道。沒工夫。可是你再要去參觀。儘管你們倆去好咧。一遭生兩遭熟。無用我介紹了。筱鳳道。消無論你有空沒空。星期日一定要來的。介如問道。有甚大事。定要我來呢。筱鳳笑哈哈答道。我要和你試演接吻。試試我的牙齒究竟尖不尖。介如笑答道。星期日一定忙裏抽閒。趕來和你接吻。說罷。阿六撥動速力。汽車飛也似的去了。她們倆囘到寓中。只見麗娟的床沿上。坐着兩個華服翩翩的男子。玉娜和麗娟並肩立着。和他倆說話。只因筱鳳和麗娟不在一個舞場裏工作。所以不認識這兩人是誰。就在前半間裏的沙發上坐下。兩個男子就同麗娟玉娜向外而去。此二

人是誰。下回書中自有交代。現在不必去敘述了。當下筱鳳和愛珠談論了一回參觀狀况。吃過晚飯。同往舞場工作。做小說的有兩句老話。叫有事則長。無事則短。光陰迅速。已到星期。筱鳳心裏着今朝介如要來的。上午十時就起身梳洗。格外儘飾得粉裝玉琢似的。常言道。三分人物七分妝。她本來有七八分姿色。一經修飾。自然麗若天仙了。那愛珠睡到十二點。纔被筱鳳喚醒。下床盥漱進午餐。過不多時。介如闖然而入。筱鳳好像小孩看見了乳娘。滿面堆歡。趨前握手。說道。三少你好早啊。不失我的約。我好快活啊。介如說道。公司房屋已賃定在海甯路。整備明天宴請滬上報館記者和銀幕明星。你倆最好上午就來。帮我們招待來賓。筱鳳道。跳舞場打樣後就來好嗎。介如笑道。太早了。請柬上寫着下午六時。你們上午九十點鐘來。公司在海甯路中段五百十號。說罷。作別欲行。被筱鳳一把拖到臥榻上。並肩坐下。說道。旣然來了。豈有立刻就走的。介如笑吟吟說道。你留我。可是要和我試演接吻嗎。正是

含情脈脈牽衣住　出語娓娓把臂歡

欲知筱鳳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明星酒醉說風騷　舞女情癡尋月老

却說介如如被筱鳳拖到她臥床前。並肩在床沿上坐下。一陣粉香、髮香、衣香、和繡被上的香水香。四香結着團體。從介如鼻觀中鑽入。直到心坎兒上。引得他春心兒蕩漾。便緊緊握着筱鳳的柔荑。笑問留我可是要和我試演接吻嗎。筱鳳瞇了他一眼。說道。刻不待緩的要走了。那有閒功夫和我試演呢。一壁說。一壁把粉頸偎傍着介如的肩尖。介如心想凑口饅首不吃。等待何時。便側過臉來。却把嘴唇碰着筱鳳的櫻口。舌尖送入櫻口。一則媚眼微餳。一則春情狂蕩。正在不曾真個也消魂的當兒。冷不防愛珠孃孃婷婷走來。嚇得筱鳳什麽似的。輕輕把介如推開了。說道。愛珠姊、他說明天韓家姐姐也要來的。我和她素昧生平。你和她同事過三個月。明天你要指給我看的啊。愛珠早已在板壁縫中看得明白。本來只有一間統廂房。前面一部分闢作憩坐。後半間

用本板隔作兩間。筱鳳和愛珠合住後半間。前半間是麗娟和玉娜的臥房。鴿欄式的房間裏怎能瞞人做事。當下愛珠含笑答道。韓家姐姐也是個女。而且你的模樣兒生來和她差不多。你只要自己看自己。何必去看她呢。筱鳳何等乖覺。聽她話裏有因。料必被她偷看清楚了。很覺難以爲情。低頭不語。還是介如老練。儳言道。你也和韓家姐姐差不多的。我最愛你一雙水汪汪的眼珠兒。說着。倏的立起身來。將她一把拖倒床上。說道。我和你來試演一下推車吧。說罷。想伸手去執她兩足。愛珠一骨碌縮到床中。伸手把筱鳳推倒。筱鳳的一雙六寸圓膚。剛正擱在床邊上。愛珠笑合合的說道。車子來咧。你推哪。介如笑道。我還有正事沒幹完。不來和你們打諢了。明天你們倆不要睡熟了失約啊。說罷。一溜烟的走了。筱鳳瞧料介如待她優於愛珠。從此一縷情絲牽惹在介如身上。晚來舞場裏。不得不去。兩人都不願招待舞客。有人和他們同舞。冷若冰霜似的。絕不以笑臉迎人。一宵易過。兩人回到寓中。不曾睡覺。各自盥洗撲粉。修飾了約摸一小時。方纔和老媽子去叫點心果腹。進點以後。重又洗臉傅粉。忽聽壁上時鐘

已噹噹敲九下。連忙更換新衣。披斗篷。一同移步出門。雇坐街車。逕抵目的地。下車給資。逕往公司中走入。只見門上挂着一塊清華影片公司籌備處的木招。八字式的國旗臨風招展。走入室中。介如和石癡正在指點相幫結萬國旗。兩人趨前招呼。介如點頭問道。你們倆還是隔夜人對嗎。筱鳳問道。你怎樣看得出呢。介如道你倆目少神光。面泛微霞。便是未睡的表示。此刻沒有來賓。請到我們辦公室中沙發上去休息一回吧。兩人唯唯答應。在室中間看了一回。筱鳳覺得昏昏欲睡。便和愛珠入辦公室休息。直到十二時進午餐。介如走來喚醒兩人起來聚餐。直到五點鐘。來賓方纔陸續而來。筱鳳瞧那許多男賓只認得一個陸子洪和汪水涯。女賓中只認得章素雲和楊美嬌。便向愛珠問道。那三位漂亮姑娘。你可叫得出她們嗎。愛珠道。穿玄色毛葛旗袍。鑲有水鑽的。的是大名鼎鼎小妹妹。那兩個卻不認識。隔不多時。來賓已濟濟一堂。介如等招待男賓入席。筱鳳和愛珠招待女賓。用的是西菜。來賓隨意就座。惟有陸子洪和介如石癡等吃的是中菜。豁拳行令。談笑風生。格外來得熱鬧。筱鳳等立在入口處招待。

忽然走來一個時髦女賓。年紀約摸二十左右。截髮西裝。面龐兒好像初開的香水花。一雙剪水秋瞳。黑白分明。水汪汪迎人一笑百媚生。身穿滿鑲水鑽邊的黑絲絨大衣。足穿白絲襪高跟皮鞋。花枝招展似的從入口處進來。愛珠便向筱鳳低低說道。這位就是韓家姐姐。說着。愛珠含笑上前招待。韓家姐姐張着俏眼睛。向席上觀看。見西邊圓桌上。有人在那裏招手。韓姐姐瞧料是陸子洪。便疾行而前。一壁向各人點頭。一壁向介如含笑說道。大老闆恭賀你營業茂盛。大發其財。接着向石癡說道。李老闆你亦然要成功富豪。石癡答道。靠你的福氣。介如道、韓姐姐就這裏坐吧。好得都是老朋友。韓姐姐道好啊。說着便在空位上坐下。石癡連忙執壺斟酒說道。菜肴已不是原封未動的原貨。被我們先行偸嘗過的了。有慢韓姐姐。請你原諒。韓姐姐瓠犀半露的說道。不是討老婆講什麼原貨不原貨。子洪儳言道。現在自由解放時代。就是討老婆。這個原貨問題。也被女性打倒的了。也像酒菜似的。配胃口儘管大家嚐嚐。韓姐姐道。你倒是鮑羅廷派。提倡公妻的。不過赤色份子。正在嚴密拘拿。勸你說話留神。捉將官裏去

不是要的。介如說道。韓姐姐你不能怪我們先行下箸。只怪你來遲的不是。應當罰酒三盃。說着把三杯酒。送到她面前。韓姐姐素嗜杯中物。故爾並不推辭。舉杯就飲。子洪向她說道。酒令嚴於君令。由我發起搊戰。各人輪莊。先和你較量六拳。輸一拳喝一杯。賴一杯。罰做三聲狗叫。韓姐姐道。難道我怕你不成。說罷伸出春葱似的五指。和子洪五對八馬的鬧了一陣。豁個平拳。各飲三杯。在座計共六人。做莊全輸。要喝三十杯。那韓姐姐酒量還好。拳法實在不精。到她做莊。共輸二十拳。兼之別人做莊。她猶是輸多贏少。所以筵席未終。已喝得醺醺然。那酒醉的狀態。種種各別。有的咆哮駡座。有的出手毆人。有的無端哭笑。韓姐姐醉後。喜歡多說多話。不醉時可說不出口的。醉後也隨口亂道了。子洪和她是素識。見她已有醉意。便故意向她問道。韓雲姐大家都稱她風騷派。你姓了韓。也都稱你騷明星。究竟你骨子裏騷不騷呢。韓姐姐酒醉心不醉。笑盈盈的答道。我的骨子裏不騷。你倒像個騷人。石痴傀言道。喔唷、韓姐姐你倒是個小學大家。稱子洪像個騷人。可見你懂得騷字的出典了。本來風騷二字作風雅解。所以詩

人叫做騷人。是極幽雅的名辭。現在一般胸無點墨的少年。都把風騷當作淫蕩解諒必是由孔二奶奶教授的。子洪接口道。石兄。你當着和尙罵賊禿。說我胸無點墨。但是我問韓姐姐騷不騷。原是問她風雅不風雅。並不曾下註脚說騷當作淫字解啊。倒要請你胸羅萬卷的博學家明白答復。石痴連忙賠禮道。失言失言。小弟在這裏賠禮了。一壁說。一壁向子洪拱手。韓姐姐道。這個禮賠得不至誠。不算數。我來公判。罰你一大觥酒吧。子洪道。好啊。隨手斟酒一大杯逼着石痴喝下。那時西菜席上的客人。已如鳥獸散。子洪等也就罷酒進飯。等到飯罷席散。韓姐姐卽行道謝而去。子洪却被主人拖住。和他商借玻璃棚拍戲。因爲大華公司地面小。不能搭蓋玻璃棚。一時要緊拍戲出片子。以便開幕營業。子洪道。多年老友。斷無拒絕之理。不過我們公司裏。也正趕着要拍情絲。只好通融辦理。上半天歸你們工作。午後一時起歸我們工作。介如和石痴不約而同的說道。承情承情。子洪便卽別去。筱鳳向介如問道。幾時開始拍戲。我們倆要不要趕做幾件衣服的呢。介如答道。現在開拍時裝戲。只要隨身衣服好咧。將來開拍

古裝片子。那末要預備漢代衣服。了到那時再說。吧現在我們規定上半天工。作早晨七時定要趕到這裏。會齊了到滬濱公司去拍戲。你倆舞場裏出來。逕到這裏。只好午後回宿舍睡覺。太覺辛苦了。筱鳳說道。現在雖然辛苦。等到那邊合同期滿。只要上半天工作。夜間可以安安穩穩的躺覺了。愛珠帶着酒意在傍說道。只怕你到那時不肯安安隱隱躺覺。介如道。舞場要開幕快了。你倆去吧。後天早上不要遲到。看官們。你道介如爲甚處處偏護筱鳳。原來早已兩心相印。情苗正在滋長的當兒。後書自有交代。當下筱鳳和愛珠向主人含笑告別。逕往舞場工作。她倆瞧見舞客走到面前。恨不得逃遁。勉强起立同舞。也是沒精打彩似的。簡直無描寫的價值。暫且擱過一邊。迴筆再提那陳麗娟和周玉娜。前回書裏說。她們倆正在宿屋裏和兩個男子講情話。忽然筱鳳闖然而入。兩雙男女就一溜烟向外而逃。當時一筆難寫兩處話。接提了筱鳳和介如的事情。把他們擱過了。現在先把兩個男子的家世補敍明白。一個叫王如賢。年紀已有三十多。家有七八十萬財產。好算得一個小富翁。那一個是他表弟卜子青。是充

幫辦律師的表兄弟偶至消魂舞塲。如賢一見麗娟。稱爲舞女中的翹楚。當晚連舞二十六次。除應出舞卷外。另贈紙幣十元。麗娟快活得什麼似的。臨行依依。叮嚀明晚早些來。就此如賢常往消魂塲。和麗娟日親日近。贈過一枚鑽戒。開過兩次棧房。麗娟探悉他是個富翁。並且夫婦不甚和睦。欲以終身相托。那天在宿舍裏唧唧噥噥講張。就爲嫁娶問題。麗娟提出三條條件。一、四千聘金。二、用花轎迎娶。三、不與大婦同居。如賢只允一三兩條。第二條殊多妨碍。不便答應。麗娟問有什麼妨碍。如賢答稱岳父久居上海。並且有些小聲望的。那末曉得我倆借旅館結婚。勢必要帶着女兒來與我理論。這不是要的啊。麗娟披着嘴說道。怕老婆。阿要難爲情。現在婚姻自由。合意則夫婦同居。不合意則可起訴離異。怕他什麽呢。說到這裏。就被筱鳳闖來。他們就匆匆出門。逕往老半齋去聚餐。麗娟在席上。重提嫁娶條件。如賢說回去疏通了再說吧。等到酒闌席散。如賢因事告歸。不料就此一別。杳如黃鶴。兩星期不曾見面。麗娟望眼欲穿。趕到小糊塗處拆字。順道尋訪卜子青。原來如賢說過請他做大媒的。所以麗娟專誠前往。

那知見面之後。大失所望。正是

姻緣未證三生果　盼望徒勞兩眼穿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施勾誘乘機唱淫曲　愛自由失足誤終身

却說陳麗娟愛慕王如賢坐擁巨資。願把終身相托。只因她媽李氏。要定花轎迎娶。如賢纔說囘家疎通再說。不料一去杳無囘音。麗娟便來找尋卜子靑。子靑不待她動問。劈口就道。你可是爲如賢人面不見。特來探向消息。麗娟答道。是啊。和他兩星期不見。究竟他到那裏去了。子靑答道。他家裏出了極齷齪的事情。全家都氣得發昏。他也十分頹喪。有兩星期不曾出門了。麗娟問道。什麽齷齪事情。你儘管直說。我不合去告訴他人的。子靑說道。這事有關他家門望。未便宣佈。好得緩幾天。你消不得會曉得呀。麗娟道。你這種半吞半吐的說話。引得我心頭癢煞。咧那末你是大媒。我的嫁娶條件怎

樣了。子青答道。如賢懊喪非常。那有心思談你的條件。昨天我到他家裏。替你問過的。他說。心灰意懶。無意於此。暫作罷論。你等得及的。延挨幾個月。等他家事告一段落。再和他磋商條件。只要你肯讓步。何愁好事不成。你若不耐煩守他。不妨另覓如意郎。他不不能怪你無情。麗娟呆呆地思想了一回。便道。緩幾天。托你再去和他磋商。畢竟他也肯正式迎娶。也可通融辦理。子青道。理會得。決不有負重托。不過最少要緩過三四星期。纔有回音哪。你既多時躭擱了。何必要緊呢。麗娟只好叮嚀而別。看官門。你道王如賢家裏出了什麼齷齪事情。待小子源源本本的寫來。並不是小子好談他人家醜。只因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遠近皆知。那末小子替他宣佈。也無關得失的了。閒言剪斷。且說王如賢有一胞妹。閨名如玉。今年二水年華。是一個維新派的時髦姑娘。鎮日價呼奴使婢。享盡蔭下的幸福。那末飽煖思淫。本是人類的天性。如玉正屆妙齡。生殖器官發育完全。生理學家稱爲最危險的青春時期。情慾時時衝動。還加生在這穠繁華的上海地方。時常合着女親戚去逛游戲場。觀京劇。看跳舞。到處都能引動她的春

心。游玩時候尙易排遣。最難堪的。莫如獨宿孤衾。春情勃發。粉頸緋紅。胡思亂想。好容易朧朧睡去。有時夢中和一少年。摟腰接吻。等到驚醒。一場空歡喜。慾念益發狂蕩。你想叫她常常這樣。那裏挨得過呢。這時生理上的變化。凡屬靑年女郎。到那月經來潮。乳峯高聳。都有這種春情勃發的狀態。所差的略分。輕重罷了。少年男子屆發身時期。也有這種變態。却可去偸香竊玉。眠花宿柳。以解春心。如玉是個大家閨秀。門望攸關。無故不能一出外。益覺無法消遣。一日、她走如賢的書房裏。只見一人坐在哥哥的寫字枱畔。看小說。移步而前。瞧科是茶房榮根祿。便瓠犀半露的說道。我只道是哥哥。幾乎叫喚出來。根祿嬉皮涎臉的說道。叫我一聲哥哥。並無他人聽得。也不妨事的啊。看官們。你道根祿爲甚出言不遜。調戲女主人呢。這都是如玉情慾狂蕩。瞧那根祿年輕力壯。面白唇紅。烏黑的頭髮。雪白的牙齒。而且還是好出身。也曾讀過幾年書。常常手中熱着十杯酒十送郎等淫詞。兀坐着咿咿呀呀的謳唱。便飢不擇食。大加賞識。常和他說玩說打諢。每當如賢不在家中。根祿總等在書房裏。如玉時常走去。推說尋賢哥。

實則他明知如賢不在家中。並且如賢若在書室中。她倒不去找尋了。這時也是假做作。明明看出是根祿。故意說幾乎誤叫你哥哥那根祿手中常拿淫詞小曲看的。可想而知是個色中餓鬼。故敢出言調戲。當下如玉並不惱怒。笑吟吟說道。你想做我的哥哥。只怕你想黃了面孔。也沒福消受我這個稱呼。根祿搭訕道。本來你姓王來我姓榮。頭戴兩姓。當然不能做你的胞兄。你說我面孔想黃了。只因日夜思量想做你的情哥。求你大發慈悲。親親熱熱叫我一聲。免得我害相思病了。如玉假裝怒容的說道。你在那裏發昏。竟敢當面調戲。我同我去見太太。一壁說。一壁伸手來拖根祿的衣袖。根祿望了她一眼。見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只道她當眞要去告訴老太太。嚇得屁滾水流。倏的在如玉面前跪倒。叩首求饒道。好小姐饒了我這一次。下回不敢放肆的了。如玉背轉嬌軀。匿笑咭咭。那根祿抬起頭來。見她背面而立。便伸頭觀望。見她正在掩口胡蘆。方知有意開玩笑。頓時色胆放得如天大。悄悄地伸手入她的褲脚管。羞得如玉粉臉通紅。羞答答說道。被人走來瞧見了算什麼。站起來。根祿連忙縮手起立。如玉便伸

着春葱似的纖指。觸到他面頰上說道。你這個賊奴才。放肆已極。老太太管束不來。只好捉將官裏去重辦咧。如玉原是戲言。不料竟成讖語。將來根祿果然要捉將官裏去重辦的。當下根祿故意呼痛道。喔唷。被你驚地裏一觸。血也出來咧。一壁說一壁伸手掩着面孔。如玉信以爲眞。一把將他掩面的手扯開。見面孔上一無傷痕。便問道。觸破的血在那裏呢。根祿答道。在你這裏。說着伸手來撈她的衣袖。如玉掙脫了。順手刷的一記耳刮子。這個叫做打情罵俏。落手是很輕的。根祿把左面頰凑到如玉面前說道。爲甚只打右面。左面也費心打一下嚧。如玉睇着水汪汪的眼睛兒說道。你這玩疲奴才少有出見的。根祿側轉身來。和如玉口對口接吻。趁勢握着柔荑。一起橫倒沙發上。如玉小鹿心頭亂撞。面頰熱烘烘。根祿把她的嬌軀拖在懷中。弄得如玉媚眼微餳。含笑咭咭。一回兒要想推開了根祿的手。掙脫逃遁。無如此時根祿色胆如天。好似餓虎撲羊。那裏肯放。如玉發極道。有人進來了。瞧見了不是耍的。根祿方纔立起身來。如玉坐在沙發中。一壁含羞謾罵。一壁摸出袖鏡和象牙小木梳。把如雲的短髮梳理了一

囘。然後立起身來。輕移細步的入內去了。這囘是他們倆初次苟合。就此一開色戒大荒唐。男貪女愛。常常到書房中幽會。有一天。老太太買了糖燒山芋。叫喚如玉不應。榮媽說道。到書房裏去的。我去尋啊。說着一溜煙奔來。見書房門虛掩着。伸手推門而入。兩人剛正並坐在沙發上講情話。如玉聽覺力强。忽聞呀的一聲。慌忙立起身來。榮媽早已闖然而入。便含笑說道。你們倆忒覺胆大。若被賢少爺看見了。不是耍的啊。以後不能如此的。玉小姐趕快裏邊去吧。太太叫你吃五芳齋的糖燒山芋。說着。同行入內。如玉叮嚀道。榮媽、你不能毅在他人面前吐露口風的啊。榮媽答道。好小姐你不必担憂。根祿是我的侄兒呀。我若吐露口風。連我也担處分。怎肯扳倒石頭壓自己的脚呢。當下走到內室。只見祖母陸氏和母親周氏。對坐着吃山芋。便也入座而食。食罷略坐了一囘。又走到書房中和根祿商量。書房中不能幽會。須另外相當地點。根祿道外面耳目衆多。不是安樂窩。還是你設法搬房間。獨睡一室。那末我可夜夜進來倍你同睡了。如玉沈吟了一囘說。道等我囘進去好向婆婆設法。你不要走開。我要叫你搬房

間咧。根祿說道。我等在這裏。你進去撒謊。不要露出破綻來啊。如玉一溜烟囘到裏邊。原來她和祖母同睡一房的時值四月下旬。天氣鬱熱異常。所以她想就鬼話。走到房中對她母親說道。姆媽我不願和好婆同房睡覺了。天氣酷熱得很晚上我要開窗。好婆不許。她說年紀老了。吹了風就要生病的。那末六月炎天不開窗。豈不要熱煞人呢。我想搬到對面廂房間裏去獨睡。好得裏間堆箱籠。外間空在那裏。周氏說道。你過分貪涼。也要害病的。睡了不要開窗。如玉唯唯答應。轉身走出房來。命使女荷香去叫根祿進來。根祿得聞玉小姐叫喚。三脚兩步趕到內室。向如玉含笑問道。玉小姐喚我有甚差遣。如玉答道。你隨我來。把我的臥榻和廂籠一起搬到東廂房。一壁說。一壁同步走到老太太房間裏。根祿先將四隻皮箱搬移。榮媽和荷香把被褥和零星什物拿到廂房裏。根祿把銅床桌椅一起搬齊。便和如玉倆安設臥床。根祿低低說道。床脚須要墊平。否則停囘子我來登床串戲。吱吱喳喳響起來。要被人聽得的。如玉伸手擰了他一把大腿。說道。嚕囌什麼。不許開口。說着走到床背後推開玻璃窗。外面是一個小園

林。便指着窗口向根祿丟了個眼色。根祿點點頭。原來他們倆是啞吧通話。如玉指着窗口。叫他夜間從這窗口進房。所以根祿點頭答應。當下收拾停當。根祿向外去。等到晚上進來。幹那傷風敗俗的曖昧事。犯不着污我筆墨去描寫他。從此他們倆日日主僕。夜夜夫妻。恩愛得不可以言語形容。過度了半年多快活光陰。忽然如玉的母舅周杏村來做媒。擬將甥女許給蘇州富商杜小屺爲妻。堪稱門當戶對。而且如賢和小屺是同學。當然一說卽成。等到如玉曉得。已經擇日行文定禮了。心裏雖不願意。叫她羞答答怎好出言反對呢。到晚來和根祿商量善後。根祿說。木已成舟。現在且圖歡樂。等到你出嫁以後。丈夫若然厭惡你的身體。被我用舊了。和你離婚。那末你回到家中我倆仍舊可以夜間做夫妻。日間做主僕的。如玉無法可使。只好得過且過。正是

婚約已成呼負負　私情難捨恨悠悠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漏洩春光良緣拆散　攆走惡僕密地潛來

却說如玉自和杜氏對親以後。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時時心發暴躁。把一班女僕和使女。當做出氣洞。沒來由謾罵一場。那榮媽自以爲是根祿的嬸娘。並且如玉有醜事落在她眼裏。日益放肆。一天、合當有事。如玉因爲天氣酷熱。午後就想洗澡。叫人整備浴水。却巧一班婢媼都到廚房間裏去果腹。只賸一個榮媽坐在那裏。如玉不敢差她。只是叫喚。如玉的母親。瞧見榮媽兀坐在那裏。便道。榮媽你閒坐着。難道耳聾了。玉小姐嚷着要浴湯。爲甚不去取來呢。榮媽立起身來。撅着嘴。拿了鉛桶。咕噥着走到廚房裏。盛了一桶微溫的水。仍舊撅着嘴走到浴室中傾入盆中。周氏已經看得眼中冒出火來。不料如玉脫去鞋襪。拖了拖鞋走到浴室中。先伸手入盆試探熱度。不料水已冰冷冽。一時光火得什麼似的。迴身走來。責問榮媽道。你偌大年紀。難道冷熱都不知的。冰冷的浴水。叫我怎好洗澡呢。榮媽反爾悻悻然答道。你自己不曉

得時候。此刻廚房下不曾賫備浴水。叫我那裏去取熱水。若嫌水冷。㧾一回會好咧。瞎埋怨什麼呢。如玉聽了不則一聲。她母親周氏大怒道。放你的狗屁。你簡直不是來帮傭。是來做我們婆太太的。我這裏用不着你這懶婦。替你滾出去。接着命使女荷香到賬房間裏。叫周先生給算榮媽工資。賬上借空十元。周氏吩咐將她衣服拿住。等她拿十塊錢來取贖。榮媽便立起身來。含怒出門而去。她以爲使勁走了。消不得根祿怕我在外講張。要勸如玉重行叫我進來的。不料根祿置若罔聞。如玉餘怒未息。無人替她斡旋。榮媽只好銜恨回轉蘇州。立圖報復。扮着賣花。進往杜小吧家。先和小吧的胞妹畹貞搭談了幾句。便借端說道。好小姐、你上海去過沒有。畹貞說道。還是幼年去過一趟。相隔已有六七年哩。榮媽道。現在的上海。和六七年前大不相同。好玩得多咧。我剛正從上海帮工回來。等在王如賢家裏。服侍那位如玉小姐。那種脾氣少有出見的。她爛污得和馬路上的野鷄差不多。倒要罵人臭婊子。爛污貨。阿要氣數。畹貞聽說。心想我們哥哥故未婚妻也叫王如玉。不知是不是她呢。便問道。王如玉小姐可是周杏村

的外甥女。住在上海西門的。榮媽答道。不是她是誰呢。今年春裏由她母舅做媒。許給蘇州姓杜的少爺。只因蘇滬遠隔。不得曉得她的主僕通姦。曉得了發誓不要她的。晼貞一溜煙奔入房中。向她的母親和哥哥。把賣花媪的說話略述一過。杜太太帶着兄妹倆走出房來。向榮媽問道。賣花的你說王家小姐不正經。是傳來之言呢。還是親眼目睹的。榮媽答道。我是她身邊的粗做娘姨。她和茶房根祿通姦。第一次被我在書房裏撞見。當下我勸了她一番。不料她生就是個淫婦。不聽我好言相勸。當晚就掉房間。一個兒獨睡在廂房裏。我曉得路道不對。半夜裏悄悄地走到廂房外面。從窗縫中偷看。她睡的是半截銅床。不用蚊帳的。我好似看了西洋鏡裏春工。見她和根祿好似夫婦並頭睡着。看得我嚇了一跳。連忙退回房中。害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穩。你們想這種爛污貨。可是少有出見的。那晼貞正屆妙齡。情竇初開。聽了這一席話。羞得粉頰緋紅。那小𡞲心想未婚妻如此淫賤。情願終身沒老婆。也不要這個爛污堂客。便牙癢癢地向杜太太說道。姆媽、趕快去找周杏村來退婚。我不願做烏龜。不要王家這

個爛汚婊子。情願獨身終老的。榮媽假作痴聾的向小屺說道。這位就是杜家少爺。那末我要吃巴掌咧。一壁說。一壁攜着花籃轉身欲行。小屺將她一把拖住。嚇得榮媽什麼似的。顫巍巍說道。好少爺當我放狗屁饒恕了我吧。小屺道。慌張什麼。聽我道來。你賣花。一天能賺幾個錢。榮媽答道。不一定的。多則五六百文。少則二三百文。弄到算數小屺道。你肯在我家帮傭嗎。給你五塊錢一月薪工。你敷用嗎。榮媽笑逐顏開答道。好少爺我願意的。你生着這樣慈悲心腸。保你娶一個如花似玉三貞九烈的好少奶奶。那末我就等在這裏了。這幾朶白蘭花送給太太小姐插戴吧。杜太太吩咐使女阿秀去拿出兩毛錢遞給榮媽。以作花資。你道小屺爲什麼要雇用榮媽。他恐王家不肯退婚。勢必要提起離婚訴訟。預備將榮媽作證人的。當下小屺命男僕朱二去邀請男家媒吳錦帆到家。原係老親。故爾直入內室。見過杜氏母子。劈口就問小屺道。可是你等不及明春結婚。打算提前舉行嗎。小屺道。你猜錯了。今世不願和王家結婚。特地請老哥來商量退婚。錦帆訝然問道。好端端爲甚要退婚呢。王家玉小姐我素來認識。模樣

見生得很標緻的小呲答道。倒是爛汚得和閶門馬路上的雉妓差不多。我怕戴綠頭巾。發誓不要。說着喚榮媽出來。把如玉的臭歷史細述一遍。錦帆連連嘆息道。如此說來。理當取銷婚約。我馬上去和杏村商量。小呲道。絕無商量餘地。女家不允。馬上提起訴訟。便指着榮媽續言道。你瞧見證都預備好咧。錦帆起立告辭。逕造周氏之門。杏村迎入裏邊。劈口就便問道。錦翁光顧。可是爲着杜氏婚期。錦帆未語先嘆了一口氣。說道。靑年男女住在上海。簡直是如在活地獄裏。稍一不愼。就要弄得一失足成千古恨。身敗名裂。爲社會所唾棄。愈是文明發達的地方。桑間濮上的事情愈多。這原是天演的公例。莫怪王如玉小姐竟會弄出這種—。說到這裏。心想杏村是如玉的母舅。未便在他面前直言的。故爾住口。杏村訝然問道。錦翁何出此感慨語。定有所據而云然。還請明白賜教。錦帆答道。是小呲當面告我。特托我來和杏翁說。乾宅決計取銷婚約。絕無商量餘地。杏村很懊喪的說道。舍甥女雖則生長上海。向來不出門。胡調的話轉告乾宅。捕風捉影之談。不足取信的。錦帆笑答道。雖則我不曾目睹。但聽見證說。鑿鑿有

據。而且不是外遇。却是家醜。現在若不提出理由。坤宅必不肯取銷婚約。以直告之。事涉曖昧。似未便形諸唇舌。那末小弟有一變通辦法。由杏翁函囑令甥如賢。叫他秘密調查令妹有無不規則舉動。杏村道。本則我要到上海去。寫信不如面談。如果查有實據。當然悔約。錦帆道。大駕親行。這是妙極了。小弟在舍恭候回音。再會了。錦帆作別而行。逕到杜家回覆。然後還家。且說杏村立即動身。搭車來滬。進抵王家。先到書房裏。却巧如賢兀坐在沙發上。瞧見母舅走入。連忙起立招待。杏村爲防被人聽見。不曾提起。略談了幾句。便同如賢往就近浴華池洗澡。方纔說道。風聞令妹在家有不規則行動。而且是小屺說的。茲事體大。必須弄個水落石出。你在這三天以內。秘密調查令妹晚來的舉動。我在蘇台旅館等你的回音。如賢道。舅舅何必住到蘇台去。舍間儘可就擱。啊。杏村答道。我若住在你府上。只怕令妹預防。一時查不眞相。還是住棧房的好。如賢不便强留。伴着母舅洗澡聚餐。直到深夜始歸。進至他母親臥榻前。問道。玉妹妹呢。周氏答道。她這幾天身子不快。時常作嘔。所以絕早就回房睡覺的。原來如玉腹中。早已

留有根祿的一塊肉。故爾貪酸作嘔。她媽那裏曉得呢。當下如賢一溜煙奔出房來。悄悄地走到東廂房外面。向內張望。見窗上都下着窗帘瞧不出。馬上回到書室中。拿了一瓶神功濟衆水。返身走來。伸手向東廂房門上敲動。許久不聞答應。益覺可疑。便用力敲了一陣。嘴裏叫道。玉妹妹開門。我有東西給你呀。只聽裏邊應道。大哥你等一回。待我起來開你。如賢不則一聲。側耳靜聽瞥睹窗帘上有兩個人影。接着似聞咿呀的開窗聲音。然後呀的一聲。如玉開房門。如賢闖然而入。見如玉面容失色。慌張得什麼似的。走到床前。見一頭並放着兩個洋枕。轉到床背後。見有四扇玻璃窗兩扇虛掩着不曾緊閉。便推窗張望。倒把他嚇了一跳。見有個男子兀立在窗外。見他推窗。便飛也似的向前逃遁。如賢不曾看清面貌。連忙越窗追趕。見他逃入屋內去的。原來這裏是一個小園林。等到如賢追入室中。却已影踪全無。心想那人好像根祿。只消到他宿舍中調查。便知分曉。打定主意。奔到根祿房間裏。床上無人。向同房間的車夫阿四查問根祿那裏去了。阿四答稱不曉得。他常常不睡在榻上的。如賢恍然大悟。卽叫阿四帮

同找尋。只見根祿跺在柴間裏。被如賢一把拖出。打了十幾下耳刮子。打得根祿牙縫中出血。如賢牙癢癢的罵道。惡奴你幹得好事。恨不得把你狗頭一刀砍下。你道沒有人曉得的。說着。正擬脫下皮鞋。再行痛打。根祿乘他不備。插翅也似的奔到房門間裏。拔關而出。好似喪家之犬。奔了一程。回頭返顧。不見有人追來。方纔驚魂稍定。向就近森記小客棧裏投宿。那如賢見惡僕逃了。心想家醜不可外揚。由他去吧。即叫阿四去將大門關閉。他悻悻然走得娘房間裏。把追打根祿和母舅的說話。一五一十。告訴他母親。周氏氣得發昏。命使女叫喚如玉。如玉無面見娘。只在房中掩面哭泣。周氏便問如賢。如賢嘆道。家醜不可外揚。不要多吵了。如賢只好去睡覺。來朝去見杏村。以直告之。杏村道。既係實情。杜家的婚約只好取銷的了。如賢只好應道。一切費心。母舅回蘇去辦理吧。杏村無興。躭擱。當日搭車回蘇。辦理退婚。一言表過。不料根祿仍不肯放棄。還悄悄地走到王家。和如玉商量長久之計。正是

孽緣相合難分散　戀愛原來尙自由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秘密傳書喁喁訂幽會　老羞成怒汲汲效私逃

却說根祿避匿在森記小客棧裏。那老闆莫有仁和他是同鄉。所以根祿常去叉麻雀和談天。就是和如玉有姦情。有仁也曉得的。當晚見他面容失色的奔入。劈口就問道。你面上青腫。和誰打架過的。根祿拖着他同入他的臥室。就把捉姦情形。和盤托出的告訴他。末了說道。我已弄得六神無主。托你想想看。這個善後問題怎樣解決。有仁沈吟了一回。說道。解決是極容易的。不過你片面的思想。不生效力。必須得到玉小姐的同意。方可解決。你可有胆量去見他。根祿道。她在閨中。司閽的怎肯放我進去呢。只有黃昏時候。約她到後門前商量。我來寫一張字條。托你家大嫂明天送去。要等她哥哥出門。然後走去授給玉小姐。必定肯和我見面。有仁道。一定替你辦到。說着拿出玉樹神油。敷在根祿的面頰上。應卽開房間寫好了一紙字條。交給有仁的女兒大嫂藏好。

當晚一宿無話。那根祿直睡到午後。方纔下床盥洗進餐。那大嫂年華及笄。生來嬌小活潑。很覺討人歡喜。時常要跟着根祿到王家去白相。這時受了根祿的重托。便向王家走來。司閽人見她是遠隣居。而且時常進出的。當然不加攔阻。大嫂興匆匆進入內室。向周氏叫道。太太怎麼你一個人坐在這裏。玉小姐可是去看影戲了。周氏答道。她沒有出去。在房間裏躺覺。大嫂便道。我要去請她剪個鞋頭花樣哩。說着移步走入東廂房。只見如玉滿面愁容。兀坐在床邊上。瞧見大嫂走入。强裝笑容相迎。大嫂四顧無人。連忙凑到她身邊。低低說道。根祿住在我們客棧裏。特地托我來送信的。一壁說。一壁遞過字條。如玉執在手中。見上面寫着。

我住在森記客棧裏。今晚十點鐘。請你到後門口一會。千萬不可爽約。　根字

如玉看罷。將字條還給大嫂。低低說道。叫他多等一回。我須避人耳目。方能走出來會他哩。大嫂點點頭。這時已有荷香托着茶杯走來送茶。大嫂故意說道。玉小姐。我想做拖鞋。請你剪個鞋頭花樣。如玉道。請你明天來拿吧。大嫂答道。我並不等穿。儘管緩緩

剪好咧。如玉便向荷香說道。你趕快去買兩碗魚麵來。大媛答道。不用客氣。我馬上就要走咧。明天會罷。如玉曉得情人跟巴巴等她去回音。所以並不挽留。殷勤相送至房外。大媛作別還家。把如玉的話告知根祿。根祿便向有仁問道。和她見了面怎樣說呢。有仁道。你問她借些資本。在近地開辦小店。得閒你倆仍可幽會的。根祿道。不知肯不肯。且待見面時再說。有仁笑道。她的身體還肯給你遭遢。銀錢是身外之物。豈有不肯借你的。當下商量了一回。天已昏黑。根祿眼巴巴守到鐘鳴十下。方纔來至目的地守候。好得是實地街堂。沒有過路人和巡捕的。根祿好像熱鍋盤上螞蟻似的。只在王家後門左右踱來步去。足有半小時。方聽得啓門聲。接着如玉探頭張望。根祿說道。等了你很久咧。如玉道。裏邊來談吧。立在門口恐被隣人瞧見的。根祿便挨身入門。問道你的喪神哥子。睡了沒有。不要再像昨晚走來呢。如玉道。不會走來的。我從窗口裏出來。房門緊閉。電燈息滅。而且要道的板扉被我反扣住了。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好咧。根祿道。現在你想和我做長久夫妻呢。還是斷絕私情。如玉道。你家中娶過老婆沒有。根祿

答道。沒有娶過。如玉說道那末我活着是你的老婆。死了是你的亡妻。杜家的婚約已經取消。而且東窗事發。却是被杜家曉得了我倆的私情。纔托周家舟舅來向我哥哥退婚。總有昨晚的不幸事發生。那末我的臭名蘇州都曉得了。除了嫁你。還有那個要我呢。根祿道。不過我一貧如洗。怎樣和你過活呢。如玉答道。生活費由我担任。此刻我帶着一隻手提箱你拿去。都是我的東西。約在一二千金。根祿縐眉道。一二千金。不消一年。就要用完。以後便怎樣呢。如玉道。你明晚這時再到這裏。還有貴重東西給你咧。根祿道。你等在家裏。少了東西。豈不要查究你呢。如玉答道。我原打算明晚跟着你逃遁呀。你走吧。我要進去咧。明晚你二三點鐘來。根祿連忙擕着手提箱。告別囘寓。有仁見他拿着東西囘來。連忙跟到房間裏說道。我好似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曉得玉小姐肯把巨款贈你的。根祿一壁取鑰匙開箱。一壁說道。這個勞什子裏不見得有整萬巨款的。說着檢點見有鑽耳環。鑽戒。鑽別針。珠腕釧。金鍊。金鐲。和五百紙幣。估計約值二千三四百元。根祿很懊喪似的說道。這幾件首飾。買進也不過二千多金。若然賣出。只

怕一千金還不値咧。有仁笑道。這個好比賊贓。我不願做窩家。你還是另行租屋吧。根祿答道。明晚她再有東西給我。或者還要同我逃遁咧。有仁很驚異的說道。這事益覺危險了。你打算同她逃到那裏去呢。根祿沈吟了一囘。說道。沒有目的地。托你介紹一處安樂窩。若能平安無事。酬勞你三百金。有仁答道。軋朋友全靠患難相扶。酬勞是不要你的。我料這件事。決不會平安的。你只要和玉小姐約好。無論起訴打官司。叫她矢口不移。說與你是和姦。今生一定要嫁給你。否則情願自殺。不願囘家的了。那末你可保無罪。至於逃避。且待她到了這裏。再行指點你們吧。根祿感激得什麼似的。道謝了幾句。方把皮箱關閉。放在枕頭邊。各自睡覺。再說如玉關閉後門。踽踽向內來。正擬走入園中。原來她恐怕被人瞧見。所以將房門緊閉。從後窗口爬出。由園子裏走出來的。不料如賢尙未睡覺。一則防如玉羞憤自殺。二則防她捲物私逃。特地走出房來。正要到如玉房外偸看。走到出入總口。只見有人走來。借着月光諦視。見是如玉。連忙匿身暗處。瞧料她走入園中。還只道她尋短見。便躡手躡脚跟在背後。見她從窗口爬入臥

房。方知不是尋短見。兀立在窗外等了一回。聽她在榻上咳嗽。弄得莫名其妙。心想她起來幹什麼呢。莫不是她約着根祿從後門進來過嗎。想到這裏。一溜烟奔來見後門緊緊閉着。並無痕跡。轉身奔到周氏房間裏。把遇見妹子的話。直告母親。并囑來朝到她房中檢點首飾。有無缺少。說罷。回房睡覺。一剎那太陽透出地平線。周氏慣常早起身。鐘鳴七下。已經梳洗停當。進過早餐。走到東廂房敲門。如玉從夢中驚覺。張開睡睛。見已半窗紅日了。忙問外面可是姆媽。周氏答道。難道我的口音你都聽不出了。趕快起身吧。如玉連忙一骨碌跨下床來。走去把房門開啓。周氏走到裏邊坐下。劈口就問如玉道。昨晚你半夜起身做什麼。如玉初猶抵賴說不曾起身。周氏說。如賢在園門跟首遇見你。你從後窗爬進房來的。假撇清什麼呢。如玉只好低頭兀立。不則一聲。周氏立起身來。檢查皮箱裏。衣服不曾缺少。只不見了一隻首飾小皮箱。便問道。首飾箱子呢。拿來給我檢點。如玉不理會。周氏連問六七聲。如玉答道。這是我的東西。那些首飾。有的是各長輩給我的見面禮物。有的是自己購買的。完全是我的所有權。不必你檢

點。周氏大怒道。你的身體性命都屬於我。難道查不得你的首飾麽。究竟那裏去了。老實講來。如玉撒謊道。恐被賢哥來拿去。寄在小姊妹家裏了。周氏逼問道。小姊妹姓什麽叫什麽。如玉憑娘連連逼問。只做不理會。惹得周氏火出。趕到她身邊。夾頭夾胸打了七八下。如玉嚎啕痛哭。她的祖母聽得了。顫巍巍走來。扯着媳婦一同出房去。如玉奔來將房門緊閉。坐在床沿上哭泣了一回。打定主意。今晚跟着根祿遠走高飛。免得等在這活地獄裏受罪了。但是好馬不吃回頭草。今生不願再回家。那末根祿是個窮人。將來的生活費必須帶去的。想到這裏。立起身來悄悄地推門走入後廂房裏邊是儲藏室。鉄箱。皮箱。衣櫥等堆滿一室。先伸手把鉄箱門拉了一回。絲毫不動。只好放棄。再看那皮箱。隻隻都鎖着。只有頂上一隻未鎖。墊着櫈子揭蓋觀看。正是喜出望外。便自言自語道。這也是我倆的財運。這隻箱子偏偏會失鎖。看官們你道她瞧見了什麽珍品。值得這樣交集。原來滿箱都是有價證劵。道契哪。田單哪。公債票哪。股份票哪。足值二三十萬。如玉檢查一回。獨不見銀行存摺。心想一起帶着走。哥哥定要和我拚命。

還是少拿些。或者不來追究也未可知。想到這裏檢取兩紙道契價值十萬兩五千元公債票一起包著身傍藏好。反替他蓋閉加鎖。原來周氏昨天檢尋一張道契還給押主。匆忙之下。不曾加鎖。那如玉跨下櫈子來。走回臥室。順手將門帶轉。倒身榻上。等到日午。荷香來敲門請吃飯。如玉回答不要吃。直到黃昏吃晚飯。她的祖母來叫喚。她纔起身開門。老太太命女傭將晚飯搬到廂房裏。陪她進餐。飯後。老太太勸誡了一回。自去睡覺。如玉仍舊將門緊閉。等在房間裏。把愛穿的重價衣服。打成一包。將心愛的物件。納入籐籃中。收拾了一回。瞧見手錶上已過二點。便悄悄地啓門張望。闃焉無人。便一溜烟奔到後門跟首。輕輕將門開啓。正是

百折不迴情熱烈　雙扉啓處看分明

要知如玉和根祿私逃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懲姦淫捉將官裏去　探心願但聽口中言

却說王如玉自見根祿被逐後。心想跟他私逃。倒是他家裏一貧如洗。怎能和他偕老白頭。所以昨晚將自己的首飾和私蓄贈給他。打算叫他在家鄉地方經營商店。自己還想等在家裏。若然母親和哥哥不肯恕她的舊惡。常常要打要罵。那末去找尋根祿同居。故爾昨晚不曾跟他同逃。雖則對根祿說過。明晚和你逃遁。實在還未下決心咧。不料今天周氏把她夾頭夾胸一頓耳刮子。你想她自出母胎。從不曾被她媽打過。一時羞憤交併。纔下決心捲物私逃。她明知哥哥不肯善罷干休。只因等在家裏無面見人。母女之情已絕。只好逼上梁山。和根祿逃遁。所以守到夜半。一溜烟奔來將後門開啓。根祿等候已久。挨門而入。如玉道。我馬上跟你去。可有藏身的地方。根祿道且到客棧裏暫避。等待天明。搭火車到蘇州去。如玉道。你隨我來。根祿唯唯。兩人走到廂房裏。把衣包藤籃交給根祿拿着。一起從原路走出後門。將門帶轉。好得相隔不遠。一剎那走到客棧裏。有仁等早已睡覺。他們倆到房間裏。在床邊並肩坐下。如玉問道。蘇州城裏你有熟人嗎。根祿答道。就是這裏大嫂的姑丈許武成。他在閶門開旅館。到蘇州去

找他。他有些小面子的。不怕有人吃白食。如玉很快活的睡覺。東方既白。兩人下床盥漱。叫喚有仁起來。送了他百金酬勞。請他寫了一封介紹信。馬上雇坐馬車。趕往北站。買票登車。一刹那汽笛嗚嗚。火車開行。兩人好似漏網之魚。現在火車開行。不愁有人追趕了。隔了五六小時。已到蘇州。下車出站雇坐街車。逕抵閶門武記旅館。根祿和武成在上海見過幾面。那時武成正坐在帳房間裏。瞧見他們倆走入。連忙起立招待。啟口問根祿道。根祿哥從府上出來呢。還是從上海來。根祿答道。上海來。令親莫先生有封信在這裏。一壁說。一壁將介紹信遞過。武成啟封閱看。上面寫着。

武成妹倩青及逕啟者。小友榮君根祿。挈新夫人王如玉小姐來蘇。擬在蘇地賃屋居住。囑弟書函介紹。轉托台端代覓安樂窩。幷乞善爲護持。俾一雙情侶。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照拂之情。不啻身受也。臨穎不勝懇托之至。愚內兄莫有仁鞠躬。即日

武成看罷來函。望了如玉一眼。含笑說道。後門間壁。揭有召租。請賢伉儷同去一觀。原

來他曉得根祿和如玉是自由戀愛。不過捲物私逃卻不曉得。料想不會是正式夫婦的。當下三人同往間壁趙姓家。見是上下統廂房一間。客堂井灶公用。每月房租十元。根祿便問如玉道。你合意嗎。如玉答道。就是這裏吧。免得拖步許先生再往別處去找尋了。根祿便先付一個月房租。說明來朝進屋。然後囘到旅館裏。詢問武成道。動用傢伙。可有得租麼。武成答道。范莊前和閶門大街上幾家木器店裏。都有傢伙出租。不過西式木器。租價甚昂。壞了還要賠償損失。如玉儳言道。何必去租賃。早晚要用的。買了幾件好咧。根祿道。和你一起去購置吧。如玉點點頭。於是一雙情侶同步出門。雇街車逕往范莊前。仁昌木器店裏。購了七八件要用的木器。叫他們送往道前街武記旅館。常言道。有錢不消晝時辦。等到明天進屋。房間裏床帳桌椅及要用什物。一應俱全。就此兩人等在蘇州。實行同居之愛。一切都由許武成在旁照料。當地的小流氓。雖然瞧出他們倆路道不對。不像正式夫妻。要想敲他們的竹槓。探聽是許武成的朋友。就此息念。且讓根祿安居溫柔鄉。享他的艷福。再說上海王如賢家裏。當如玉捲物私逃的

第二天。使女荷香早起到東廂房去掃地。不見如玉在榻上。還只道她早起身。走到園裏去採花了。只管慢條廝理的洒掃停當。開着後窗向小園裏喚了幾聲玉小姐。不見答應。方覺情有可疑。掉轉身來。奔告周氏道。太太玉小姐不在房間裏。可曾來過嗎。周氏答道。沒有來啊。你去叫賢少爺到前後門去查看。荷香轉身奔去。隔了一回。如賢怒沖沖走來。向他媽說道。賤骨頭逃遁了。後門虛掩着。必是半夜裏從後門出去的。周氏聽了。氣得發昏章第十一。母子倆同到廂房裏檢點。如玉的衣服首飾。貴重東西都已不見。如賢道。姆媽、再到儲藏室裏去細細檢查。不知可會被她盜去什麼東西。周氏便叫荷香去取來一串鑰匙。即和如賢走入裏廂房。先開鐵箱。見銀洋鈔票。和幾扣銀行存摺原封未動。順手鎖好。等到查看燈券箱。方知失去了兩紙道契。和五千公債票。如賢道。單獨如玉。斷然不敢捲款私逃。必定惡奴暗地潛來。誘她同逃的。名氣已經臭了。索性報案。緝拿惡奴。嚴辦。母親你以為怎樣。周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家門不幸。出此不肖女。一經報案。弄得人人曉得。連我們母子倆也無臉見人。我以為且慢報案。

你先趕往蘇州。和杏村舅舅商量。他曉得根祿的住址。而且是他薦給我的。若然尋到了根祿。着他交出如玉和捲去的物件。他若抵賴。那末送他到司法衙門裏去重辦。如賢道。事不宜遲。我馬上要動身了。周氏道。尋到了如玉。拍個電報給我。如賢唯唯。立刻坐包車。趕往火車站。搭車赴蘇。先到母舅周杏村家裏。杏村見外甥突如其來。劈口就問。如賢你來蘇有甚要事。如賢便把如玉私逃詳情。直說一遍。杏村嘆道。如玉太覺自輕自賤。甘隨奴僕私逃。那裏對得起家屬呢。惡奴家住吳塔。我陪你去找尋。說着刻不待緩的。趕到閶門。雇舟逕抵吳塔。甥舅倆離舟登岸。一路問訊到榮家。向一個老漢問道。在上海帮工的榮根祿在家嗎。老漢望了兩人一眼。欲言又止。遲疑了一回。答道。不在家。兩位尊姓。找尋根祿有甚要事。如賢瞧料那老漢必定曉得根祿的踪跡。便撒謊答道。我們想叫他陪往七子山去挑香担。老漢答道。他桃花星吊照。交了好運。就是在家裏。也不見得高興挑香燭。爬山頭的了。如賢問道。可曉得他躭擱在那裏。老漢答道。剛才他差過人來問我們老婆在家沒有。據來人說。住在閶門武記旅館間壁。如賢聽

說。馬上道聲再會。同着杏村乘原船囘轉。原來那個老漢。却是榮媽的丈夫。那根祿到了蘇州。初擬囘轉吳塔。和家中的黃臉婆離婚。只因如玉和榮媽曾經口角過的。所以差人來探問榮媽在家沒有。這也是他一時鹵莽。無意中漏洩藏身之所。那如賢和杏村囘到胥門。登陸。付過舟金。急煎煎走到道前街武記旅館門前。却巧根祿自內走出。被如賢一把胸脯扭住。根祿見是如賢。嚇得屁滾水流。高聲叫救。武成在內聽得分明。只道是流氓拆梢。慌忙奔來。見是兩個上等人。情知是東窗事發了。案開奸拐。并同兒戲。不敢用强攔阻。便向如賢勸道。先生是衣冠中人。放了他。有話好說。如賢牙癢癢的答道。這個惡奴。正是誘奸捲逃的要犯。怎好放他。足下事不干己。犯不着出頭的。說着。甥舅倆扭着根祿。逕抵縣公署。如賢到寫狀處。把根祿的誘姦捲逃情形略述一過。由錄事依言繕具刑事訴狀。遞入司法科。案關扭稟。承審員立刻提訊。先由原告上堂陳述情由。退過一邊。然後提根祿上堂。只供和如玉和姦。不承認捲逃。只好把他寄監。如賢退出公署。和杏村逕到武記旅館。向武成說明自己的姓名。把根祿幹的惡事。略述

一過。末了向武成問道。惡奴拐着舍妹同逃。匿居在近地裏。足下可曉得幾號門牌。武成道。既經法律解決。何必再去找尋。等到判決。令妹自會見面的。杏村也勸不必去尋她了。於是甥舅倆先往電報局。拍電到上海報告。然後由杏村介紹。造訪趙律師。托他出庭辯護。如賢只好等在母舅家中候審。當根祿捉將官裏去。武成就去告知如玉。如玉急得花容失色的問道。這便如何。許先生謝謝你。替他想個方法。運動脫罪。武成答道。脫罪是要請教律師出庭的。我來介紹你去和周律師面談吧。如玉一壁道謝。一壁同武成逕至周律師事務所。說明案情。托他出庭辯護。論定手續費三百元。如玉回家等候消息。不料案關奴僕誘奸。被告律師當堂承認和誘。并聲明王如玉抱定一女不字二夫。願隨根祿偕老。誓死不願回家。承審員即照誘奸罪。判決監禁一年。如玉捨不得情人受此徒刑。一面托周律師提起上訴。一面親往吳縣監獄中探望根祿。打算去探探他的口氣。爲了我坐監牢受罪。不知他心頭怨不怨。正是

誘奸罪積如山重　戀愛情多似海深

欲知如玉探監和上訴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觀新劇眼波傳蜜電　賭東道笑語展春雲

却說如玉捨不得和根祿隔離一年。特地把首飾抵押了千金。聘請周也耕大律師。提起上訴。不料地方廳撤銷原判。改判二年監禁。因爲奴僕誘奸主婦。攸關地方風化。例須罪加一等。如玉聽得了這個消息。懊悔嫌遲。心想弄巧反成拙。害根祿多坐一年監禁。那裏對得起他呢。且去安慰他一番。順道探探他的口氣。可在那裏怨我。於是買了許多罐頭食物和水菓。親來探監。兩人見面。如玉就嗚咽着說道。我替你上訴。打算減輕你的罪名。何今反害你多吃一年苦頭。你怨我嗎。根祿答道。你也是好意。怎能怨你。不過我不滿二年。斷無出監之望。你打算囘上海呢。還是常住蘇州。如玉答道。我今世不願囘去見哥嫂的面了。一個兒住在蘇州。也不是常久之計。我想活着是你的人。死着是你的鬼。葉落歸根。早晚要到你家中。我想馬上就搬到你吳塔家裏去。苦守二十

四個月。仍舊可以和你聚首的。根祿道。搬到吳塔去。一切日用。節省多多。不過…頓住了口。下文不說出來。如玉問道。不過什麼。爲甚半吞半吐的不說了。根祿道。你肯原諒我。纔敢直說。如玉道。爲了你離家背母。還有什麼不肯原諒的事情呢。根祿很難爲情似的說道。我家中已有老婆。你願意和她同居嗎。如玉哭喪着臉說道。現在木已成舟。只好去和她同居。你落在我腹中一塊肉。不久將要產生了。叫我怎好一個兒住在蘇州。不過你當初不該應騙我無妻。根祿道。本則我想回去退婚。不料遇見了你的哥哥。使我脫身不得。只好求你暫時原諒。等我罪滿出來。再作計較。你到了吳塔。時常可以和我通訊的。如玉道。帶出來兩紙道契。被如賢存案註銷。一錢不值的了。我的首飾也都押去。充作律師費用。目前我的生活費。尚可敷衍。將來怎樣呢。根祿道。但等我釋放。情願去做乞丐贍養你。如玉道。還算你有良心。我要走咧。這幾樣食物。都是你愛吃的。你等在這裏。寒煖當心。明天我。打算搬場到了家中。再寫信給你罷。說着含淚作別而歸。來朝。僱舟搬傢具。謝別武成。移居吳塔。按下慢表。不料榮根祿和王如玉的戀愛上

海小舞台已編成新劇。那如賢早已回家。瞧見了報紙上的戲目。連忙寫信給小舞台。要求停演。回信說。場子和佈景。已經耗費五千金。尊處須如數賠償損失。方可取銷。同時某舞台。也揭示同樣的戲目。弄得如賢不遑干涉。只好聽他們開演。那晚小舞台門前。車水馬龍。九點就宣告客滿。原來上海人最喜歡看新編戲劇。本來老戲。幾家戲館裏。好算得天天演唱。一般有戲癖的。看得厭惡了。於是舞台老闆。爲迎合社會心理起見。都編排新戲。以資號召。那榮根祿與王如玉。是本埠的實事。吸引力格外浩大。一班公館裏的奶奶小姐。堂子裏的名花冶葉。以及電影明星。白相人嫂嫂等。都是隔日定座。臨期恐怕坐不著好位子。你也早來。他也早來。後台演員不曾到齊。前台經宣告客滿。大家拍掌催開場。後台主任。爲歡迎看客計。提早半小時啓幕。戲情都是上幾回書裏的情節。犯不着再去描寫。但是編劇主任。怎樣知道得這般詳細呢。原來他破功夫向王如賢家裏的僕役探聽得清清楚楚。所以演來維妙維肖。一班看客掌心都拍得怪痛。還只是劈劈拍拍拍個不了。那清華影片公司裏的朱介如和李石痴亦然。隔日

來定座。這時帶着恩筱鳳和周愛珠。坐在第三排優等官廳裏。原來他們想攝製榮根祿與王如玉的片子。故爾帶着兩個女演員同來看戲。那時筱鳳和愛珠的舞場合同已滿。專任銀幕演員。只要上半日拍戲。以外都空閒無事。常和介如出外看影戲。吃大菜。愛情熱度漸漸上昇。那筱鳳因爲吃過花芸生的苦水。現在不肯貿貿然犧牲身體。介如幾次要和她去開房間。她總托故推辭。引得介如食指怦怦動。想吃這塊天鵝肉。今晚預先和筱鳳約定。散戲後同到一蘋香開房間。不容藉詞唐突。所以筱鳳很爲着急。心想今晚斷難撤誑唐突。只有趁早設法。請個替身。打定主意。便向前排座上觀看。恰巧有個裝束時髦的絕色女郎。坐在那裏。蝤蠐似的粉頸。雪藕以的玉腕。顯露在外。正在打量。彼姝也回頭向她觀看。筱鳳却巧和介如並肩坐着。忙叫他觀看。介如望了一眼。含笑說道。倒是本色面孔。生着這雙水汪汪的驅眼睛。也是韓家姐姐一流人。筱鳳問道。你瞧她是不是良家女子。話聲未絕。彼姝又回轉頭來。向介如媚眼送情。打了一通無線電。介如便低低的向筱鳳說道。她在那裏和我打無線電。定是個高等淌白。

彼鳳含笑說道。你敢和我賭東道嗎。霍地石痴傀言道。我也來加入。東道怎樣賭法。彼鳳答道。你們倆不論那個。走去和坐在前排。身穿咖啡色素緞旗袍的女郎。與她搭赸。若然挨了辱罵。你倆輸三塊錢和菜。若能和她情話喁喁。馬上去開棧房。那末我輸三塊錢和菜。石痴笑道。那個賴東道。罰他做三聲狗叫。介如道。爲數不多。不會抵賴的。讓你黑旋風先出馬。原來石痴生就赤糖色面孔。又姓了李。所以介如替他起個諢號叫做黑旋風。當下石痴和周愛珠易座。正當彼姝的背後。就把戲單捲着。在她香肩上輕敲幾下。搭赸道。老三、你可是一個人來的。彼姝迴過臉來。瞧見石痴身穿着半新舊的西裝。面色蒼黑。不像富家公子。便怒容滿面的說道。你當我是什麼樣人。難得你兩眼都是瞎的。說罷。悻悻然掉轉頭去。只管看戲。石痴等在她背後。扮了一個鬼臉。那介如和他隔開兩個座頭。向他把手把把。石痴走來說道。彼姝像煞有介事。諒來是已從良的淌白。介如道。呸、你自己不曾熟讀膀子經。冒冒失失的和她搭赸。那得不要挨罵。你瞧我輩去和她搭談。包你表示歡迎。石痴笑道。當心被她打巴掌。她們手上齷齷齪齪

的。你還是雙手捧着臉走去的好。介如笑道。我是能征慣戰的大將。誰敢碰我的面孔。筱鳳接口道。且慢跨口走去。嘗試了再說。介如立起身來。原座讓給石痴。他却坐在彼姝背後。究竟彼姝是誰。趁他們倆未曾搭談。待在下先把她的家世交代清楚。彼姝姓戈。閨名香玉。原籍無錫。老父是個畫師。膝下無兒。祇生兩個女。大女蘊玉。次女就是香玉。姊妹倆得老父親傳。都精繪事。蘊玉早已出嫁。香玉長到十五歲。老父去世。只好暫依阿姊生活。等到父服告終。由阿姊做主。將她嫁給毛少峯爲繼室。年紀雖差十多歲。而且少峯蠢若木豕。香玉出落得嬌滴滴越顯紅白。巧妻常伴拙夫眠。叫她那得不要生彩鳳隨鴉之恨。那少峯是開水菓行的。行場就設在住宅的門口。有個夥紀叫做潘亦安的。年紀約摸三十光景。生得眉清目秀。脣紅齒白。宛如一個濁世佳公子。本來他是個書香子弟。只爲狂嫖爛賭。把幾萬遺產。揮霍得乾乾淨淨。老婆王氏。只好住娘家。依父母生活。他便托人薦到毛峯記水菓行裏做個小夥紀。每月只有八塊錢薪水。他却終日等在行裏。勤勤懇懇的勞怨不辭。少峯看他年力精壯。書算精明。非常信用。你

道亦安為甚肯這般巴結。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却在老闆娘娘身上。他瞧見香玉粉裝玉琢。好似一朵鮮花。那少峯的年紀。比老婆多出一半。生得又蠢又黑。赤鼻子。滿面都是酒刺。每晚總是喝得酒氣冲人欲嘔。瞧那香玉常在那裏長吁短嘆。便想這塊天鵝肉。是我分內之食。早晚到我嘴裏的。且等位置穩固了。那末設法勾誘。不怕魚兒不上鈎。所以常等在行裏勤愼辦事。當着少峯。格外裝得老成。格外手脚不停做風忙。少峯果然非常合意。常在香玉面前稱讚他。隔了兩個月。行裏的司賬。辭職另有高就。少峯就將亦安調任司賬、月薪十六元。分明增多了一半。亦安心想。機會到了。豈容錯過。便放出偷香竊玉的手段。先則向香玉搭訕打趣。見她並不惱怒、反爾笑吟吟把媚眼送情。曉得已有幾分把握了。那少峯每當傍晚。例往近地酒店裏喝酒。趁此機會。亦安就走入內室和香玉勾搭。香玉見他似個風流郎子。和少峯相較。簡直是天差地遠。早已看上了眼。那末男貪女愛。一拍卽合。暗度陳倉。已非一日。行裏的夥紀們個個曉得。後來被出店張二在少峯面前點醒。叫他注意老闆娘娘的行動。少峯盤問根由。却又

不敢直。說少峯是個草。暴等不及調查確。實就問香玉大發雷霆淫婦婊子謾罵一場却不曾牽連亦安。常言道最毒婦人心。香玉本來不願意再經一場辱駡。索性橫了心。一不做二不休。背着人和亦安商量捲款私逃、亦安極端贊成。約定日時。在火車站等候。於是亦安先行托故辭職。隔了幾天。香玉推說歸寧。捲了首飾和三千紙幣。趁到火車站。亦安已守候在那裏。兩人就買票登車。逃到上海。先在寶山地方賃屋同居。挨過了半年。不見少峯登報找尋。託人到無錫去探聽。方知少峯曾和大姨夫吵鬧。并托當地流氓找尋。白化了二百金。就此置之度外。打算另娶續絃了。於是亦安同香玉。搬到上海居住。隔不多時。香玉帶出來的現款。盡被亦安輸去。於是窮極計生。夫婦倆合做仙人跳。已經敲着過兩次竹槓。今晚香玉到小舞台看戲。也爲招引急色兒。不料朱介如誤認她是個高等淌白。特地和恩筱鳳賭了東道。坐到香玉背後去。和她搭訕。正是

惹起風魔迷色障　安排香餌釣金鰲

欲知介如誤蹈仙人跳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欲擒故縱假意發嬌嗔　好色登徒深宵蹈陷阱

却說香玉坐在小舞台優等官廳的座上。雖則面對看戲台。心却顧在背後。時時向後迴顧。只見一個穿西裝走了。換了一個時髦少年。見他無名指上帶着一枚鑽戒。光芒閃爍。耀人眼簾。暗暗歡喜。心想我常常欣羡帶鑽戒。今晚那屈死不來釘梢。莫如之何。若來釘梢。那枚鑽戒不怕不到我手上。她一壁想。一壁裝做不理會。只管看台上小生和花旦打諢。介如坐在她背後。等了許久。不見她回過臉兒來。一時竟無從下手。筱鳳在傍邊扯着他的衣袖。向他扮鬼臉。介如向她點點頭。就向身邊摸出香烟匣。抽了一枝茄立克。瞧見彼姝面前。放着一匣火柴。便在她背後叫道。密司、對不起。乞借自來火一用。說了兩遍。香玉伸手拿了火柴匣。並不回顧。反手向後一丟。却巧落在地上。介如連忙俯身拾取。瞧見彼姝。穿着肉色絲襪。高跟鏤空皮鞋。正是六寸圓膚光緻緻。妙不可言。便伸手向她右脚背上搔了一下。然後拾火柴抬起身來。香玉側着嬌軀。似怒非

怒的低低罵道。冒失鬼少有出見的。介如只管劃火柴吸香烟。當做不曾聽見也不將火柴匣還她。隔了一囘。香玉拿着一枝香烟。掉轉頭來。向介如問道。自來火呢。借了去怎麼不還給我的。介如嬉皮涎臉的答道。你那隻手授我的。自己丟在地上。要問地皮去索取的。香玉答道。借了他人的東西。作爲已有。阿要難爲情。說着。伸手來拿火柴。被介如一把柔荑握住。瞧她那隻手又白又嫩。五指好似春葱。恨不得拉到鼻子邊。吻她一個暢。香玉嬌嗔道。做什麼。可是面孔發癢。介如座上抬身。探頭打趣道。你這隻嫩筍似的玉手。實在可愛。請你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我一下頸項吧。打了巴掌。是觸霉頭的。香玉嫣然一笑。說道。油嘴滑舌。誰來和你打諢。說罷。掙脫了介如的手。拿了火柴。背過臉兒。慢條廝理的劃火柴。吸香烟。筱鳳抬身湊到介如耳邊。低低說道。果然是高等淌白。若說是良家婦女。早已請你吃巴掌了。你的眼力眞不錯。索性進一步。同她去吃宵夜館。開房間噓。介如笑吟吟說道。欲速則不達。你們只管囘去。莫來釘住我。妨礙我的進行。筱鳳心想我正要騙脫身。誰高興來釘你。從前花芸生。只爲我忒嫌還就以致

任他輕薄。結果棄我如遺。蕭郎頓成陌路。現在却要審愼從事。不肯貿貿然和他發生肉慾關係了。當下筱鳳歸座。問愛珠說道。戲要完快咧。我們先走吧。停囘子要擠煞人的。石痴儳說道。我和你們同行。等在這裏。有防他們好事的。說着三人離座。向介如點頭作別。一起移步出門。僱坐街車。分道各歸。這時戲館裏的看客已散去不少。香玉瞧見背後只賸少年一人。暗想不要被他逃了去。待我下鈎釣吧。打定主意。便把身軀斜靠在椅背上。向介如問道。這兩個女郎。可是你的朋友。介如答道。不是我的朋友。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同着朋友先走。諒必到三東近所去窩心了。香玉含笑道。看你們這位朋友屈理屈氣。好像阿木林似的。倒有這兩個漂亮女朋友。你爲甚不分一個同去窩心呢。介如答道。是他的親戚。客客氣氣。怎好拆分頭。我和你有緣。巧遇到。要請教芳名。香玉答道。我叫香玉。那末我也要向你索一張卡片。以作紀念。介如就拿出皮夾。揀一紙不印公司牌名的卡片遞過。香玉接到手中。觀望一過。藏入身傍。這時戲已完結。看客已如鳥獸散。介如含笑說道。我倆到一品香去吃大菜好麽。香玉說道。很遠的趕去

賞西風。不如一枝春去近得多哪。一壁說。一壁兩人座上抬身。輕移細步的跟在衆人背後。走出小舞台介如道。就到一枝春去。價格却比一品香便宜得多哪。香玉含笑說道。對啊。說着兩人逕至一枝春。登樓擇定雅座。西崽走來請點菜。香玉便向介如說道。這裏兩元一客的公司菜。簡直全埠無出其右。省得點菜。叫兩客公司大菜好麼。介如一壁點頭。一壁向西崽說道。樣樣要弄得適口。不可以當我們阿土生。隨隨便便弄幾樣來。聊以塞責的啊。西崽唯唯而去。香玉問道。朱先生你既曉得這裏價格便宜。爲什麼要想到一品香去呢。介如搭訕答道。貪他菜館連旅館。吃完了就可開房間睡覺。而且中菜西菜。任從客便。因我西菜不甚歡迎。所以想和你到一品香去。香玉道。你不喜歡西菜。爲甚不早說呢。現在菜已下鍋。這便如何。介如答道。這有什麼要緊。配胃口的就吃。不配胃口的可以賸的。說着。西崽送上兩盆鷄雄鴿蛋。烹調得甚爲適口。介如直吃個光。香玉吃了兩個鴿蛋。喝了些鷄雄汁。一壁叫西崽拿去。一壁瓠犀半露的向介如說道。虧得你不歡迎西菜。否則連盆子都要嚥下肚去了。介如大笑道。我平生最恨

客氣。陌生人請客概不列席。熟客邀宴。中吃的筷如雨點。不中吃不下箸。本來朋友聚餐。用不着客氣。比不得做新娘做新壻。朝南坐着。縱使餓得飢腸轆轆。也不能下箸。現在我倆一見便成知己。何用客氣呢。話聲未絕。西崽又送上兩盆炸蝦。味甚鮮美。兩人都去亮食盡。話休煩絮。一刹那聚餐告終。由介如會過鈔。賞了西崽兩塊錢。西崽另外送上兩大杯牛奶和一碟子洋糖。介如一壁喝牛奶。一壁向香玉問道。香巢在那裏。囘去近麽。香玉答道。遠得很。在西門青園路哪。介如道。爲甚住到那裏去。冷僻得很。說着。俯視手錶。已經兩點。便續言道。半夜過咧。路上很不太平。你一個兒囘去怕麽。香玉道。誰叫你邀我來聚餐。你應該送我囘去。否則路上出了岔枝兒。向你說話的。介如問道。送你囘去。被你們翁姑丈夫瞧見了。這不是耍的啊。香玉答道。翁姑早已睡在木匣子裏。外子是在長江船上做賬房。這幾天不在上海。若然他在家裏。我那裏有這樣自由。介如信以爲眞。笑吟吟說道。遵命送你囘府。說着、兩人移步下樓。走出門來。各坐黃包車。講定四毛錢。送到青園路。兩个車夫就拖着車兒。飛也似的。直到目的地。香玉走

下車來敲門。介如下車給資。跟着香玉走到房間裏。只見桌椅箱籠俱全。銅床錦被。雖不見得奢華。却也收拾得纖塵不染。香玉就和他對面坐下。老媽子走來倒茶敬客。香玉吩咐他去安睡吧。門戶我來當心。老媽子就退出房去。介如搭趄道。送了你。苦了我。你則安居閨房。我要回到海甯路。三點已過。正是剝猪玀上市的當兒。若然出了岔枝兒。你該不該賠償損失。香玉含笑道。喔唷、剛纔我說了你。此刻你就還報我了。要我賠償可以。先聽我抄巴子。檢點你身上有多少現鈔。這時介如已入迷魂陣。只道香玉當眞是輪船帳房的老婆。所以絕不顧忌。伸手摸出一個皮夾來。說道。只有六十元鈔票。和三隻老洋。香玉含笑道。老實說。半路上遇着了剝猪玀。不客氣。拿了錢還要剝衣裳。又道。你手指上那枚鑽戒幾個克羅。拿來給我估估價値。介如心想到了她手中。不見得肯還我的。還是不給她爲妙。打定主意。含笑答道。四隻八開在晝錦里買的。只能遠看。不能近觀。不必你估價。香玉瞧料不是假貨。只因客客氣氣。未便强索觀看。實在這枚鑽戒。介如化了三百二十元。在抛球塲亨達利購置得不多幾日。咧香玉又問道。你

這隻手錶倒是白金的。你莫道我不識貨。足值一百六七十元哪。介如笑道。眼力好得很。我化一百六十元買來的。香玉掀起他的灰鼠袍子望了一眼。說道。這件袍子和手錶差不多價值。這件外國直錦綢馬褂。做牠也要三十多元。如此看來。我賠償不起的。介如笑道。你不負賠償責任。我只好在這裏守到天明回去了。香玉道。我一個兒睡着。正愁寂寞。你肯在此伴我的熱鬧。歡迎之至。說着。開抽屜拿出一把陳皮梅。親手剝去紙皮。塞入介如口中。介如說道。多喝了兩杯酒。在此酒寒了。坐在這裏很冷的。還是和你到被窩裏去。煖煖熱熱睡一回吧。香玉媚眼徽錫的說道。我料到你不是正男子。要逼着我睡覺的。那末你先安歇。說着立起身來。走到床前。把一條華絲葛棉被鋪好。介如一壁脫去袍褂。倒身榻上。說道。你也好來睡咧。難道還嫌早嗎。香玉笑答道。我還有功課不曾完結咧。說着。脫去祺袍。嬝嬝婷婷的出房去。隔了一回。攜着鉛吊走來。介如睡在枕上。瞧她拿着脚桶。躲到床背後去。傾水入盆耳畔只聽殼落殼落的水聲。介如心想我道是什麼功課。原來是這齣老戲。我等在老婆房裏。常常看見的。他橫在榻上

胡思亂想了一囘。始見香玉身穿衞生衫褲。足套拖鞋。走到床前。介如忙把身體縮進尺許。香玉方纔笑容可掬的。挨進被窩。介如和她並頭睡着。一陣脂粉香刺入鼻觀。引得她慾火炎炎。要求眞個魂消。忽聞門上剝啄聲。接着高叫李媽開門。介如聽得是男子口音。情知不妙。正是

好色自迷渾不覺　脫身無計悔嫌遲

欲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囘分解。

第十七囘　墮圈套損失阿堵物　慕虛名結交歡喜緣

上海地方。黑幕重重。自從錢生可編輯黑幕出版物以來。其中眞相。盡情揭露。俾益社會。使人知所趨避。惟有以女色爲餌的黑幕。一班急色兒。都是說得破看不破。明知故犯。伏伏貼貼鑽到圈套裏去。這個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見了花朵兒似的美女子。憑你是拔山蓋世之雄。也會得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何況登徒好色子。身當其境。自然要

糊糊塗塗。爬到俎上去。任他們宰割了。就像朱介如也好算得老上海。不料今晚遇見了香玉。竟會貿貿然跟到她家中。正在錦帳春濃。將要魂消眞個。那香玉只是推三阻四。挨延時刻。霍地有男子口音在門外叫門。老媽子答應着起來開門。香玉裝得慌慌張張。一骨碌跳下床來說道。我們丈夫囘來了。你趕快起來藏躲吧。介如方纔覺悟上當。但已落在仙人跳上。逃旣不能。藏也沒用。整備剝得赤條條。總要放我出門的。一壁想。一壁跳下地來。剛剛把袍子披到身上。那潘亦安已經惡狠狠闖然入房。假意向香玉勃然大怒道。不要臉的東西。瞞着我幹得好事。竟敢把野漢子招留到家。這還了得。說到這裏。趕來將介如一把胸脯扭住。牙癢癢的說道。你中意我老婆。我就交賣你。只須賠償損失。我化過四千聘金。幷結婚費用等。約計八千元。馬上如數給我。人銀兩交。帶着我老婆走好咧。介如料想不過損失些金錢。沒有什麼大不了。並不十分驚恐。很從容的答道。叫我身邊那裏來八千金呢。不知你肯不肯放我囘去。措齊了現款來和你交易。你若不放心。待我寫立一紙借劵爲憑。亦安冷笑道。看你不出。倒乖巧得很。竟

把我當做三歲小孩。放了你再肯走來。這個痴人還沒有產生咧。你當眞沒有錢。儘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在你身上戳三刀。說着。從褲袋裏摸出一把鋒利匕首。反手執着。望準介如胸口。作勢欲刺。介如側身避過。道。我不曾碰歪尊夫人的汗毛。有話好說。犯不着和我尖刀相會。戳死了我。人命豈同兒戲。你要弄巧反成拙的。亦安聽說。曉得是個老口。否則怎肯自願立借卷。若然過分難爲了他。必不肯和我干休。還是莫爲已甚。將他鑽戒手錶取了。也値二三百金哪。打定主意。就喝道。這件皮袍是我的。我放在枕頭邊的鑽戒手錶。可是賤婦贈給你做紀念品的。介如笑道。你旣中意我這件東西。一起送給你。你肯放我走嗎。亦安道。脅娘賊。偸了我的東西。還要說官面話。說着。順手一記耳刮子。介如幸虧避得快。不曾打着。連忙將白金手錶和戒指脫下遞過。亦安接來藏入身傍。說道。袍子爲甚不還我。介如答道。夜深天寒。剝去了皮袍要凍死的。求你行個方便。許我穿着走吧。亦安眉毛豎。眼睛突。惡狠狠說道。脫不脫。你凍死干我甚事。誰請半夜三更。闖到我房間裏來的。說着。執了匕首。又要戳了。介如連忙脫下皮袍。授給

他。亦安依舊一把拖牢不放。一眼瞧見他小馬甲袋裏插着一個皮夾。倏的搶到手中。取出觀看。見有六十元紙鈔票。就向自己衣袋裏藏好。存四隻八開。連皮夾丟在介如脚邊。牙癢癢的說道。饒了你的狗命。趕快滾出去。一壁說。一壁放手。介如抱頭鼠竄而逃。奔出門來。一陣曉風吹到身上。一個寒噤。渾身抖個不住。喊了幾聲黃包車。始見一個車夫拖車奔來。問道。到什麼地方。介如一時回答不出。心想回家。被老婆瞧着算什麼。回公司只怕敲門不應。還是到筱鳳宿舍裏去吧。打定主意。跨上街車說道。江西路。車夫道。天冷路遠。要四毛錢。哪。介如答道。奔得愈快愈妙。依你四毛錢。車夫便插翅也似的飛步而奔。介如坐在車中。暗想。數十年老娘竟會倒繃嬰兒。這也從那裏說起。總計損失約摸五百元光景。就去報告警局。倒是身上冷得很。只怕凍出病來。今晚不幸中還算大幸。那隻烏龜若然遲歸一小時。我和他老婆。難免要春風一度。那末等在曉風裏發抖。必然要害夾陰傷寒。老命都要送掉。那個爛汚婊子。實情可惡。且等穿了衣服。趕往警局報告領捉。這對狗男女。總不及逃遁咧。想到這裏。街車已到目的地。連忙

下車給資奔到筱鳳臥室牆外。看官們。你道他大門不曾走進。怎麼已在臥室外面了呢。原來上海是寸金地。一幢房屋。夾成鴿棚式。要招十幾個租戶。大門以內。就是臥房。那筱鳳和愛珠租的前半間廂房。卻巧沿街有兩扇玻璃窗。窗下就是筱鳳的臥榻。介如趕來玻璃窗外面。那時太陽已經透出地平線。絲廠裏已在那裏嗚嗚放氣了。原來筱鳳舞場裏不去。昨晚看戲還家。就上床安睡。這時正因尿急。從夢中醒覺。要想下床小解。忽聽有人在外敲窗。接者連喚筱鳳筱鳳。趕快起來開門。筱鳳只因時有急色兒來敲窗打渾。不敢貿貿然答應。側着耳朵辨別口音。好似朱介如。忽然想起昨晚釘着蕩婦而去。莫不是出了岔枝兒。弄得不能回見家人。趕到這裏來的。聲音越聽越像。便問道。外面是不是介如先生。介如應道。是的。趕快起來開我。筱鳳答道。來了。說着一骨碌跨下床來。掀去馬桶蓋。蹲着身子小解。祇因强耐了多時。膀胱中蓄積已滿。一時竟撤不了。介如守了一回。不見有人開門。只道她有男朋友在床上。便墊起了足尖。從玻窗中觀瞧。方纔曉得她在房中小解。那筱鳳小解已畢。一溜烟奔來將大門開啓。介如

疾趨而入。筱鳳帶轉大門。跟到房間裏。見他面如紙灰。身體凍得好像篩糠似的。抖個不了。便訝然問道。怎麼弄得這般光景。介如道。我要凍死了。讓我睡在你被窩裏告訴你吧。一壁說。一壁脫去鞋子。一歪身鑽入被窩中。香噴噴。煖烘烘。妙不可言。竟然閉目睡覺了。筱鳳問道。你昨晚同那寡老到那裏去的。出了什麼岔枝兒。袍褂也剝去了。介如張目答道。算來你是罪魁禍首。把我送上了仙人跳。剝得精光。損失五百餘金。你對得住我麽。筱鳳道。我安安穩穩睡在家裏。你自不小心闖了禍。怎麼怪怨我呢。介如道。昨晚我也安安穩穩在小舞台看戲。都是你瞧見了爛污婊子。要和我賭東道。逼我去和她勾搭。弄得我六神無主。貿貿然同她去吃大菜。送她回家。剛正睡到床上。驀地裏那烏龜敲門入室。闖到房間裏。要把匕首刺我。結果鑽戒手錶皮袍現鈔。一起被他搶去。逃出門來。雇車到這裏。還凍得半死。那末你想若不和我賭東道。安得有這種亂子鬧出來。筱鳳含笑說道。你枉爲老上海。要轉他念頭。儘可到旅館裏跟她還家。不智已極。現在禍已闖了。怪我也不中用。那末你可曾去報告警局呢。介如道。怕冷不曾去。打

算叫你差人。到我家裏拿袍褂來穿了。好去報局。筱鳳答道。等到你慢條厮理的去報警。男女倆早已逃遠了。還是我替你向二房東借件袍子穿了。馬上就去報局。或者還捉得着。介如道。謝謝你就去借罷。筱鳳連忙趕到樓上。向二房東王先生借得一件羊皮袍子。拿到房間裏。介如跨下床來。穿在身上。咕嚷着嫌小嫌短。筱鳳披着嘴說道。借你暫時禦寒。不是賣給你的。你昨晚穿了這件袍子。那末百無禁忌。寡老不會看想你五百金也不會損失了。緊去緊來。皮袍他們等着穿的。介如急忙忙走出門來。雇車趕往警察局。以直報告。巡官卽派四個警士。兩個探目。跟着介如逕至靑園路香玉家中。時已日午。只見房間裏已空空洞洞。探目卽向樓上二房東探問道。樓下潘姓夫妻倆那裏去了。二房東張伯臣答道。你們早來三小時就捉得着。現在傢生已退租。聽說搬到裏虹口去了。那地名却不曉得。當下警探等認得張伯臣是在滬軍營裏當司書生的。不敢難爲他。只好回轉。介如沒精打彩的。坐車到筱鳳家裏。筱鳳已差人到朱家拿了袍褂來。介如連忙更換。羊皮袍還給二房東。并將空勞往返的詳情告訴筱鳳。筱

鳳道。你當時逕向警局報告。就不會摸後跨了。介如道。年災月悔。譬如生了一場大病吧。不過你昨晚賭的東道。說定請我們吃和菜。現在我飢腸轆轆鳴。和你到申江春去吃吧。筱鳳笑道。你上了仙人跳。剝得精光逃到這裏。還想贏東道。阿要鴨屎臭。就在這裏便飯吧。你要吃什麼菜。叫王媽到申江春喊好菜。介如道。你既然不願輸東道。就便飯菜拿來果腹吧。一刹那愛珠和王媽從灶披裏拿着飯菜走來。三人入座果腹。飯後一起到公司裏。李石痴見面。就向介如問道。怎麼你會踏仙人跳的失物追還嗎。介如就將實在情形細說一遍。石痴道。你太糊塗了。應該出門就去報警局。你這個瘟生做得大寃了。介如道。越說越恨。謝謝你們不要再提此事。現在要談生意經了。究竟王如玉與僕私奔的片子。拍不拍呢。石痴道。王門多事。如其拍王如玉私奔。不如拍王巧生姦誘來得有精彩。介如道。情節雖較如玉緊湊。惜乎太短。另行想法吧。當下無結果而散。筱鳳和愛珠回到宿舍裏。只見舞星尤玉娜手中拿着一捲紙張。走來說道。鳳阿姊請你帮帮我的忙。轉托男朋友。投票舉我舞后？說着。把一捲選舉票遞過。筱鳳訝然問

道。我和舞場久已脫離關係。那裏選舞后。我竟茫然不知。玉娜道。安樂窩開辦舞后選舉。一般舞女。個個想當選。都叫拖車包場。聽說密司陳。已有三百多票投入咧。筱鳳道。你也好請劉家裏帮忙啊。玉娜道。他只担任二百票。那裏濟事。只好親自出馬。求人帮忙。筱鳳取了五紙。把餘多的還給玉娜道。這五紙一定託人投入。多則辦不到。不要躭誤你大事。還是拿去另行託人吧。玉娜只好收了。回到自己房間裏。兀自思量。只有去託舞客。我將肉身佈施。不怕他們不竭力帮忙。正是

欲得虛名作標榜　拚將肉體當酬勞

究竟玉娜當選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求得之良宵伴舞客　情極了錦帳度春風

却說尤玉娜本是消魂舞場的舞星。和陳麗娟同爲該場台柱。她倆是和筱鳳愛珠賃屋同居。前幾回書裏早已說過。看官們諒還記得。現在安樂窩舞場經理周望屺爲號

召舞客起見。發起選舉跳舞皇后。那時正値舞潮澎湃時代。全埠共有七十多處跳舞場。約摸有一千四五百個舞女。人人有被選舉資格。個個要想當選。四出運動。懇託熟客投票。安樂窩舞場夜夜宣出客滿。因爲選舉票是隨舞劵贈送。要想多得選舉票。必須到該舞場去購劵跳舞。營業因之大爲發達。那幾個著名舞星。如曼麗、蝶影、麗麗、宛春、玉姬、小妹等。各有拖車包場。替她們托人投票。那拖車兩字。是指舞女的恩客而言。常常拖來拖去。好似火車龍頭後的客車。一班小報主筆。終稱他們爲拖車。猶如妓女之有白板坤伶之有文明跟包名詞雖異內容却是一樣。況那尤玉娜的面貌確是生得不錯。瓜子臉。瓊瑤鼻。櫻桃口。短短的秀髮如雲。彎彎的長眉入鬢。妙不過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睛。水汪汪迎人送媚。能令人魂蕩魂消。出身倒是蘇州世家女。中西學問略有根底。惜乎父母早亡。遺產被胞兄揮霍乾淨。玉娜正在妙齡。沒了管束。日益放蕩。初次和一世家子實行同居之愛。後來被大婦干涉。把玉娜打得頭破血流。好似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她就趕到上海。學了一個月跳舞。却巧消魂舞場招請舞女。她就

報名應選本來上海的舞客。論色不論藝的。玉娜的面貌。宛如曉日芙蓉。一般舞客都趨之若鶩。更經小報上替她捧場。不消幾時。已成了一個頂括括的跳舞明星了。陳麗娟和她同隸一舞場。兩人親熱得猶如同胞姊妹。所以賃屋同居。現在玉娜已和劉春生結不解緣。在近西常包着房間。卿卿我我。好似愛情夫婦。自從安樂窩發起舞后選舉。玉娜就和春生商量要他包場當選。春生慨然允諾。化了許多功夫和金錢。弄到了二百張選舉票。設着盛筵。邀請許多朋友赴宴。在席面上把選舉票分給各友。懇托他們塡選了尤玉娜三字。到安樂窩投票。春生以爲有了二百票。足殼當選舞后的了。那玉娜好像發狂似的。要想做跳舞皇后。常常到安樂窩去。向周望屺探問有無人運動當選。望屺答道。怎說沒有。小妹和宛春。都有拖車包場。已有三百多票投入。那曼麗由一闊少帮她的忙。投入的票數。約摸四百光景咧。不料這個玩意兒。各舞星竟出全力競爭。眞是意想不到的啊。玉娜聽了這一席話。好似當頭澆了一杓冷水。呆想了一回。就握着望屺的手說道。周先生你若肯帮我的忙。當選了舞后。儘你點戲要我酬勞什

麼。決不推辭。那望屺也是個急色兒。聽得了玉娜一席話。心想這個湊口饅首。豈容放過。便湊到玉娜耳邊。低低說道。我是經辦人。在這裏和你談秘密話。舞客要嚕嗦的。你到三東開房間等我。和你面談體己話。到了那裏。打個電話來。玉娜唯唯答應。走出門來。逕往三東。開了七十四號房間。馬上打電話把望屺。直守到天明。望屺纔含笑推門而入。玉娜連忙從榻上立起身來說道。等得我心急煞咧。要緊聽你的體己話。趕快說噓。望屺道。我只能在暗裏竭力帮你的忙。場面上我是經辦人。不能過問投票事的。玉娜問道。怎樣暗地帮忙呢。望屺道。現在須有六百票。纔能當選。你有了二百票。尚缺四百。四百張選舉票。由我送給你。你自去轉託朋友來投票。玉娜道。一客不煩二主。索性由你塡寫了。塞入了投票匭。何必再要我去求張三拜李四呢。望屺答道。不能彀的。投票人先須簽名。這本簽名簿是由投票監察員收藏的。不簽名投入的票子是無效的。玉娜沒精打彩的答道。叫我何來四百個朋友呢。望屺道。只要託幾個有面子的闊客。他們可以轉託人投入的。玉娜就伸手說道。四百張票子拿來噓。望屺含笑說道。這份

重禮送給你。先要拿得了報酬。纔肯給你哪。玉娜假作痴聾問道。你要什麼報酬。吃的穿的用的。你要那一樁。望屺說道。引得我春心兒癢癢地怪難熬的。不要假惺惺作態了。一壁說。一壁把玉娜推倒榻上。後事如何。小子不曾瞧見。只好擱過不寫。兩人直睡到午後。方纔起身。盥洗進膳。望屺方從衣袋裏摸出囘百張選舉票。遞給玉娜道。你在人前。不能直說是我送你的。只說托朋友購來的。玉娜應聲道曉得。於是由望屺付過房飯金。一同走出門來。分道而行。望屺囘轉舞塲。玉娜逕往近西找尋春生。春生正在那裏盥洗。見面就問道。你昨晚請了假到那裏去的。玉娜道。遇到了一個瘟生。同往安樂窩跳舞。被我撈得許多選舉票。一壁說。一壁取出二百紙。授給春生。叫他托人投入。春生答道。前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存了許多。尚未投入。你既有本領取得。還是你自己托人吧。玉娜明知他是酸醋作用。便答道。你不肯帮忙。也不能強迫你的。只好自家去求韓信拜張良了。一壁說。一壁把選舉票收囘。納入褲袋中。慢條廝理的立起身來。望了春生一眼。見他手執着茶杯。低着頭只管喝茶。便道。我要到清華公司去。找筱

鳳姊咧。說着移步出房。春生問道。今晚你來不來。玉娜答道。說不定。你犯不着來等我的。說着一溜烟奔出門來。逕往日新屋頂花園的書場裏。泡茶聽書。隔了一回。走到電話間裏。打電話到日新商場洋貨部。和一個叫做朱閣梅的講了一回。擱斷電話。一剎那閣梅奔到書場裏。只因耳目衆多。不敢並坐講情話。立談了幾句。玉娜就摸出一百紙選舉票授他道。拜託拜託。晚上兩點鐘我在安樂窩等你吧。閣梅拿了選舉票唯唯而去。玉娜回到宿舍裏。心想只有託男朋友。小姊妹是無能力帮忙的。當下便向麗娟問道。你有多少票數了。麗娟答道。我自知色藝俱不如人。兼之沒有恩客帮忙。不想做舞后。不曾去託人。只有卜子靑替我轉託朋友。投過幾十票。據一般舞星告訴我。這次錦標一定歸你。那末你做了跳舞皇后。我來做跳舞皇帝好嗎。兩人打諢一回。吃過晚飯。麗娟修飾一回。要往跳舞場工作去了。玉娜道。託你向管理代請續假一天。我要去找朋友哪。於是麗娟逕往消魂舞場。玉娜雇車趕往安樂窩。先到賬房間裏和望叱打諢了一回。隔不多時。舞塲中已座無隙地了。玉娜四面打量一周。不見朱閣梅。瞧見了

銀樓小開楊老四。便花枝招展似的走來招呼。老四問道。可是和劉家裏同來的玉娜答道。難道我不認得這裏。定要姓劉的引導。那末姓劉的死了。我只好不出門咧。本來老四替玉娜開過香檳。轉過她的念頭。只因被劉春生寸步不離的釘住。不能攀相好。這時玉娜故意發牢騷。表示和春生已經斷絕。老四信以爲眞。便問道。你已不在消魂舞場了。否則這時候怎能到這裏來呢。玉娜答道。特地請假到這裏找尋你四老闆。老四打趣道。半夜三更有奴家來尋我。正是張三官人桃花星進命了。尋我有甚見教。玉娜扭着頭頸說道。要你猜一猜。猜得着纔算你聰明。老四嬉皮涎臉的答道。你和劉家裏斷絕了。一時骨子裏的老癮發作。特地來尋我去過癮。可是一猜就着。聰明不過楊老四。玉娜道。油嘴滑舌。誰和你說玩話。當眞找你。我有三百張選舉票。要你托人來投入票匭。這個要求。你肯允許我嗎。老四一壁答應可以可以。一壁凑到玉娜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玉娜含笑點頭。就伸手摸出票紙。遞給老四。老四推還道。你且收了。等到那裏授給我。玉娜道。許了你決不失信。你安心等着便了。老四笑道。饞涎涔涔下。那裏

等得及揀日不如撞日。馬上就去。那末明天我就與高彩烈的替你四出托人。玉娜料難推辭。便懶洋洋立起身來。老四連忙會過茶資。同着玉娜走出舞場。却巧朱閣梅闖然而入。玉娜要想躲避。已來不及。只好和閣梅點頭招呼。心想兩個歡喜寃家碰在一起。只好敷衍開了這一個。纔好和那一個去窩心。當下就向閣梅低低說道。對不起。今晚不能踐約。明晚這時到這裏再見吧。閣梅沒精打彩的答道。明晚有應酬。無暇到此。玉娜道。日間你等在公司裏。我打電話來邀你。決不失信的。說罷。不管他答應不答應。掉頭就走。奔到舞場門口。只見楊老四已坐在汽車中等候。連忙上車。並肩坐下。老四吩咐車夫開往三東。車笛嗚嗚。風驅雷掣似的。一刹那已到目的地。下車登樓。開房間坐定。茶房送進香茗手巾。玉娜便向老四問道。你中吃大菜呢。還是西點。老四答道。都不中吃。要緊吃人。一壁說。一壁向茶房揮手退出。立起身來。把門上司匹靈轉緊。掉轉身來。坐到榻上。玉娜說道。少有出見的。好似個色中餓鬼。茶房在那裏笑哩。老四只做不理會。正是

從古千金難買夜　此時一對盡消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一榻橫陳戲調雅謔　三更對語豔說風情

却說尤玉娜和楊老四等在三東旅館裏。魂消眞個。直到次日午前兩人方纔走出門來。楊老四跳上自備汽車。玉娜問道。枕邊一捲選舉票。你拿了沒有。老四答道。在我衣袋裏了。後天和你舞場裏見吧。說着汽車已風馳雷掣的去了。玉娜回到宿舍裏。只有老媽子坐在那裏。玉娜便向她問在娟小姐到那裏去了。老媽子答道。和卜子靑先生上館子吃飯去了。玉娜便叫她拿出飯菜來。吃飽了肚皮。守候麗娟。不見回來，就向楊上休了息一回。方纔起身洗臉修飾。那舞女的搽粉比衆不同。當下她拿着一瓶香水粉。先搽面孔。由上而下。頸子、胸脯、兩個臂膀。都搽遍了。然後面頰上再加些兒洋胭脂。對着穿衣鏡。把黑煤在眉毛上磨擦了一回。兩隻手心裏也塗上了許多胭脂。換了一

件蜜色緞的祺袍。見手錶上已經五點過哩。就匆匆出門。趕到一蘋香。西崽只道她吃大菜。含笑招呼。玉娜點點頭。走到電話間裏。打電話到日新公司。說明要尋朱閣梅。一刹那閣梅來回話。叫玉娜等一回。玉娜恐怕開了房間閣梅不來。要受損失。所以立在洋台上等候。不料有個西崽叫阿大的。特地脫去了白帆布號衣。身穿毛葛皮袍。搖搖擺擺而來。和玉娜有搭沒搭的搭趣。虧得玉娜認得她廬山眞面。不去理睬他。問十句只答一二句。原來這個阿大。曾經在知新舞塲裏鬧過一會笑話。飽煖思淫。本是恆情。那朱阿大每月有四五十塊錢進賬。身上穿得好似翩翩公子。每到下半夜。便到知新舞塲去跳舞。和舞星美娜。開香檳跳舞。十分親熱。有人關照美娜。說姓朱的是下流。不要去和他親熱。美娜疑信參半。便向阿大探問住址。阿大答稱。我住在一蘋香。本來是股東。故可任意住宿。美娜信以爲眞。第二天趕到一蘋香去找他。見他穿着白布號衣。手中拿着兩杯牛奶咖啡。迎面走來。美娜叫聲他朱先生。羞得他恨無地洞可鑽。美娜抿着嘴冷笑道。像煞有介事。開香檳。做闊少。原來你是個西崽。說到這裏。阿大早已一

溜煙逃去了。不料今朝瞧見了玉娜。癩蝦蟆又要妄相吃天鵝肉。只是和玉娜糾纏個不了。玉娜想不揭他痛創疤不肯走開的。便向他說道。知新舞場裏的美娜罣記你。又要來找你了。阿大聽得了。掉轉身來。一溜烟逃得影跡全無。玉娜忍不住。哈哈大笑。目光却直射在馬路上。忽見一輛包車飛奔而來。至一蘋香門前停下。一個時髦少年從車上跳下。正是朱閣梅。便叫道朱先生。我在洋台上候你呀。閣梅仰首招呼。就急煎煎奔上樓來。玉娜已在扶梯頭迎候道。五十號房間空着。說着。兩人移步更上一層。到五十號裏坐定。茶房阿七連忙絞手巾。送香茗。并向玉娜問道。玉小姐你夜飯還沒有吃。叫中菜還是西菜。玉娜便問閣梅道。兩元頭和菜你中吃嗎。閣梅應道。好啊。茶房退去叫菜。閣梅便向玉娜問道。昨晚和你同行的是誰。遇見了我。你爲甚面孔泛得緋紅。玉娜撒謊答道。那個是我的表姊夫楊老四。我因一時不得脫身。對你不起。所以臉泛紅霞。閣梅笑道。只怕不是表姊夫。是你阿姊的臨時妹夫。若說是表姊夫。何用你表妹去陪伴玉娜道。你莫誤會聽我道來。只因表姊和老四爭吵了一場。他纔趕到舞場裏來

找我去做和事老。你若不信。可以當面問他的。閣梅笑道。我和他素昧生平。怎好貿貿然去問他。儘你去撒謊吧。現在男女平權。嫡親老婆同着男朋友跳舞吃大菜。丈夫尙且不能干涉。何況你我。玉娜笑吟吟說道。老婆也有什麼嫡親和從堂分別的。正眞笑話奇談。我從娘胎鑽了出來。還是第一遭聽見咧。閣梅笑道。你眞少見多怪。看見駱駝要喊馬腫背了。老婆的分別多得不可勝數。譬如浙江象山地方。老婆可以租賃。訂立契約。以十年五年爲期。期滿仍歸前夫領囘。生了男女孩子。歸後夫撫養。這是地方習慣。通國皆知。還有兄弟兩人合娶一個老婆。窮苦人家。也是常有的。至於上海地方的時髦女郎。嫁了一個丈夫。另外再結識一個野丈夫。更加多得不計其數。那末這個野丈夫。只好算做從堂的。那個拜天拜地結成的家丈夫。雖則戴着綠頭巾。一旦死了。老婆兗不得要替他披蔴戴孝。豈非嫡親的。這時酒菜已來。玉娜一壁笑道。說得中聽。敬你一杯。一壁執壺斟酒。兩人就此大嚼。酒落快腸。且談且飲。一刹那。酒壺已罄。就叫茶房再添一壺。亦然全灌在閣梅肚裏。方纔進飯。飯罷撤席。殘肴自有茶房收拾去。那閣

梅最喜吸阿芙蓉膏。酒後益加思食。便道。黃湯白飯吃飽了。那末要吃黑飯咧。說着拿出兩塊錢。叫茶房去買鴉片煙。一剎那連着燈槍傢生拿進房來。整理床鋪。放煙盤點燈。冲了一壺熱茶。方纔退去。閣梅一歪身橫倒榻上。玉娜橫在下首。看他執鋼扦蘸着煙膏。在火上燒炮子。慢條廝理的裝在裝斗上。橫過槍來。向玉娜說道。呼一口助助興。玉娜含笑答道。你抽吧。我是無福消受這福壽膏的。閣梅就收轉槍來。含在口上。嗤嗤嗤抽得十分有勁。一口氣抽得精光。就把煙槍擱在盤裏。拿起小茶壺。嘓嘟一口熱茶。方纔氤氤氳氳吐出一股烟氣。玉娜目不轉睛的。瞧他抽得十分高興。便笑問道。這個苦東西。看你抽得十分爽利。究竟有什麼滋味。抽了有什麼好處呢。閣梅一壁燒煙。一壁答道。現在老土要十七八塊錢一兩。比黃金還要貴。若然抽了沒有好處。誰高興去吸牠呢。滋味不過甜與香。好處簡直比人參還要多。譬如痢疾、腹痛、胃氣痛。抽兩口烏煙。百病全消。而且還有提神固精之效力。抽了一錢烏煙。通宵不睡。不覺疲乏。還可力戰二三個蚌將軍。你若不信我言。馬上來試試看。方知雅片的妙用。比較三鞭壯陽丸。

四鞭壯陽酒。遠勝百倍玉娜把水汪汪的眼睛瞇了閣梅一眼。說道這個秘訣。你從那裏學得來的。閣梅答道。說來話長。還是今年三月裏。我結識了一個唱本灘的老三。看她瘦骨伶仃。倒是一員戰將。在申江旅館常包了房間。天天要我板到。第一個月。尙能勉力支持。不料有一天她的阿姊老二找到旅館來。却巧房門不曾加鎖。她竟推門而入。我們倆躺在榻上。被她雙雙撳住。說道。你們願意私休還是官休。我就說怎樣叫做官休私休。請你說個明白。我好回答你。老二說道。官休。拖着你倆去告訴妹夫。我連忙說道。這是使不得的。我倆和你不是寃家。難道你竟忍心下此辣手。還是私休吧。老二道。私休只怕老三不答應。我道你只管直說。我答應了。你不怕老三不依。老二道。造化了你。使你一箭雙雕。享盡溫柔豔福。料你這輕骨頭也不會不答應的。我道。却巧我答應不落。一個尙且對付不過。再加上你這一位又胖又壯。要吃要做的女將軍。怎能應付。只有你們倆輪着雙單日。今朝雙日。輪着老三。明天單日。輪着你。這個條件。你倆依不依。老三首先反對。老二也不贊成。說道。以後我們三人同來當下我一人抝不過兩。

只好答應。當場就弄得鴨屎臭。老二說。趕快叫茶房去請十一郎來幫忙吧。玉娜不待他辭畢。儳言問道。十一郎是誰。玩這齣巴戲怎好請人幫忙呢。閣梅笑答道。十一郎就是鴉片的切口。一般人都稱鴉片叫土。土字拆開便成十一。玉娜問道。以後怎樣呢。閣梅道。慢來。等我抽完了烏煙。索性實地試演你看吧。玉娜道。要去叫老三老二來。纔能實地試演。你抽完了這個煙泡。儘可一面燒煙。一面講話。閣梅就執着鎗嗤嗤嗤抽完了斗門上的烏煙。連裝一個煙泡。抽完了。然後說道。當下我穿了衣服。走出房間。叫茶房去挑烏煙。那時我還是初吸。抽了三口。已覺頭暈目眩。就此每戰必先請十一郎。兩個月光景。竟然成了癮。後來姊妹倆出碼頭去了。一天不曾抽大煙。頓覺坐立不安。不食不飢。方知是煙癮發作。玉娜笑道。也罷。你阿要借助十一郎。咧。忒嫌會尋開心。罰你吃點苦水。現在煙癮有沒有呢。閣梅答道。被我硬挺了一個禮拜。漸漸復原。現在吃也罷。不吃也罷。並不覺得難過了。正是

吞雲吐霧情無限　往事重提興更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舞后使標勁淚濕靑衫　膩友談體己情多紅粉

却說尤玉娜爲着競爭當選舞后。不惜犧牲肉體。和朱閣梅等在一蘋香卿卿我我。廝混了一夜。直到次日午前。兩人方才同步向外來。玉娜叮囑道。託你趕緊去投票。再隔三天。就要截止了。閣梅應道。理會得。於是閣梅回公司。轉託同事去投票。表過不提。再說玉娜這幾天好像失魂落魄似的。當下回到宿舍裏。麗娟只道她住在近西的。便向她說道。昨晚春生到舞場裏來看你不見。趕往安樂窩去找尋。你倆可曾見面。玉娜披着嘴答道。那種男子少有出見的。我和他是朋友。他竟動輒來干涉我的自由。阿要氣數。現在男女平權時代。就算我是他的老婆。也不能將我管頭管足。此刻還是自謀生活。已經看盡他的面孔。受過他許多不中聽的閒話。若然靠着他生活。要把我當做牛馬般看待咧。麗娟訝然道。唉、你倆很要好的。同來同去。好似愛情伉儷。怎麽你說出這

種氣話來呢。玉哪道。春生的脾氣不好。倒像是個醋娘子。我一天不到近西。他就要嚕嘮叨叨盤問根由。若然我一時回答不出。就要悻悻然向我發作。你想這種人器量只有芥菜子大小。怎能和他同居呢。麗娟笑道。原來你倆已經拆姘了。你可曾覓到大器量的情郎呢。玉娜答道。能容易。上海地方十個男子九個薄倖。多情郎好似鳳毛麟角。一時那裏去找呢。麗娟問道。那末你這兩夜住在那裏的呢。玉娜誑答道。兩夜都混在安樂窩裏。看他們預備開票手續。他們定做一件舞衣。贈給舞后的。華麗非常。連做功化費六十金哪。說罷。就橫倒床上打中覺。等到晚來。同着麗娟。到舞場消假。做小說的有兩句老話。叫有事則長。無事則短。筆尖兒一嬝。三日光陰已經過去。今天是舞后開票日期。安樂窩中大起風忙。門前高紮電燈牌樓。紮成舞后選舉大會六個大字。禮堂中亦然。懸燈結采。萬國小旗滿綴空中。靠北面搭着一座平臺。臺前放一張大菜台。兩隻票匭封鎖着放在那裏。中間懸一幅獨冠羣芳四個金字的紅緞幛子。台下東邊設女賓座。中間設男賓座。兩邊設記者座。等到下午四時。男女來賓陸續而來。軍樂悠揚。

先由周望屺登台報告選舉宗旨。無非謂適應潮流。鼓起舞客興趣起見。發起舞后選舉。今日已屆開票日期。請來賓上臺驗明封條。有無流弊。就要檢票了。當下楊老四登臺看過票匭上的封條。原封未動。遂卽下台歸座。六個檢票員。就將票匭去封鎖開匭。兩人執着粉筆。向黑板上記數。兩人檢票。兩人唱名。有條不紊。臺下寂靜無聲。只聽臺上連唱尤玉娜三字。玉娜坐在女賓席上。聽得喚出自己名字。盈盈一笑。直到黃昏方告結束。玉娜得六百票爲最多數。當選舞后。以外曼麗得三百票。麗娟得二百。其餘一百幾十票的多得不可勝數。凡得票滿一百五十票以外的。一律選爲舞星。當下一班稔客。都向玉娜道賀。那玉娜自有生以來第一遭得此榮名。快活得不可以言語形容。那劉春生也在男賓席上。目睹玉娜當選舞后。自以爲這是我的功勞。便春風滿面的走到女賓席傍。向玉娜含笑叫道。舞后娘娘。小臣劉某在此恭賀娘娘。說着行一鞠躬禮。不料玉娜背轉嬌軀。裝做不曾聽見。只管和麗娟唧唧噥噥。評論二十四個當選舞星的面貌。春生受了冷待。方纔覺悟她以六百票當選。自己只担任二百票。只有三分

之一。必然另有闊少在那裏帮忙。我這窮酸子。自然不在她眼裏了。不過她欲和我斷情絕義。也應該當面叫亮。何必害我天天到近西去空守呢。想到這裏。瞧見玉娜花枝招展似的。走到後面和周望屺講話了。春生便向麗娟把手招招。麗娟連忙離座走來。春生便和她並肩坐下。說道。玉娜當選了舞后。好像當眞做了昭陽宮裏的皇后。眼睛移生在額角上。不認得我了。剛纔我很恭敬的和她道喜。她竟置之不理。眞正人都氣得死的。這次投票。雖非我一人之力。也有三分之一的票數是我的。非但不謝我。反爾不理我。眞所謂恩將仇報了。話聲未絕。却巧玉娜一溜烟奔來。瞧見麗娟同春生坐在那裏講話。要想避面。麗娟已叫道。玉姊。劉先生有要事和你面談。你來這裏坐。玉娜只好悻悻然走到麗娟身傍。兀立着不則一聲。麗娟說道。劉先生說。你當選舞后。三分之一的票數是他托人投的。你應該謝謝他。他誠意和你道賀。爲甚不理睬他呢。玉娜道。不願意帮忙。儘管扣除二百票。我有了四百票。也是最多數。也會當選。本來用不着他帮忙。謝什麼呢。春生道。算我不清秀。多此一舉。現在我要問你。近西的房間，是你和我

同去開的。雖只有五塊錢一天一個月也要一百五十元。你既然不願踏到近西。何苦白化五塊錢一天。請你說明一句。嗣後不到近西。那末我就去回絕房間。玉娜冷笑道。你包房間是你的便利。與我何干。你回絕也好。不回絕也好。與我不相關的。春生道。現在你住到昭陽宮裏去了。旅館房間自然不在你眼裏。只怕連我劉春生也是素昧生平。不相識的了。玉娜悻悻然說道。現在自由時代。拜天拜地的正式夫婦。尚且合意則同居。不合意則離異。你和我不過泛泛的朋友。願意則交往。不願意則不交往。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你是文墨之輩。我雖然現在做舞女。也是女學生出身。自覺體面攸關。故爾不來找你說話。不料你反面紅頸赤的來和我尋相駡。豈非笑話。老實說因爲愛惜羽毛。顧全名譽。不來尋着你。若然拍破了面孔。哼哼。我也說得出。做得出。你仔細想想看。對得住麽。這一席話說得劉春生低着頭。半晌無言可答。麗娟勸道。駡人駡得不開口。玉姊你也不要多說了。和你到原位子去坐吧。說着。兩人嬝嬝婷婷。走回原座。春生沒精打彩的立起身來。心中說不出難過。那有精神再等這裏觀看呢。懶洋洋走出門

來。雇街車逕到近西。就叫茶房開賬房間包到今晚爲止。他就向榻上和衣倒睡。晚飯也不曾吃。時到愁煩磕眩多。竟然睡熟了。本來情場落伍。是世間最難過的事。滿懷愁悶。無法排遣。惟有深入睡鄉。纔能忘却。所以他直睡到次日午前。始行起身盥洗。算清房飯金。惘惘出門。一路步行還家。表過不提。再說玉娜等在安樂窩一般稔客。都向她獻殷勤道賀。以爲得親舞后色笑爲榮。在玉娜心目中。只有兩人。一個是銀樓小開楊老四。一個是安樂窩經理周望屺。朱閣梅還不在她眼裏。以外的稔客。不過點頭招呼。概不與他們接談。看官們要知上海風月場中。供人尋歡作樂的女性。雖有等級之分。最高的是坤伶。以下長三倌人、歌姬、鼓娘、舞女、幺二妓女。鹹肉、淌白、雉妓等共分九級。要而言之。無一不抱拜金主義。身分愈高。慾壑愈大。玉娜初進舞場的當兒。在她身上化了一百幾十元。就可眞個魂消。現在當選了舞后。聲價頓增十倍。曉得春生是個窮酸子。先和他斷絕。朱閣梅當個商場夥紀。一月賺不到二百金。也不能供她揮霍。只有望屺身爲旅館股東。兼充舞場經理。每月約有三四百元收入。那楊老四是大銀樓的

小開。每月買先令好弄一千八百金銀錢更來得容易。玉娜仔細思量。還是楊老四戶頭最好、好得老四十分親熱。當晚玉娜和他同往都益處聚餐。擇雅座對面坐下。吃了幾樣菜。玉娜說道。承你厚情帮忙。使我當選了舞后。不過對於舞場生活。厭惡已極。你想有了三毛錢。不論烏龜賊强盜。都可來和我勾腰把臂的。有兩種人我最痛惡。一種是山東人。嘴裏生葱臭刺人欲嘔。還有一種急色兒。硬綳綳的東西。在我腿上摩擦。你道討厭不討厭。所以急欲脫離舞場。托你替我謀個相當職業。老四道。你要改行只有做銀幕明星。不過你和舞場裏的合同滿期沒有。玉娜答道。就爲剛屆滿期。他們要和我重訂一年合同。未曾答應。正是脫離的好機會。豈容輕輕放過。老四道。有幾個朋友要和我合股經營影片公司。本則我無意爲此、現在爲了你。明天就找他們招股籌備。玉娜快活得什麼似的。說道。這纔像親愛的膩友。那末算數。到本月底。我要脫離舞場了。還有一件事。我現在四個小姊妹合租一間宿舍。狹窄得很。托你替我租賃一所小房子、大小不論。只要合你的意。老四搭趣道。你租小房子。怎樣要合我的意呢。玉娜笑

道。你眞聰明一世。懞懂一時了。我的小房子。就是你的小公館。你也好來住宿。那得不要合你的意呢。老四道。小房子容易得很。明天看定了。後天就可進屋。不過你對於拍影戲上過鏡頭沒有。玉娜答道。有一個月經驗。包你表情做作。不會坍臺。老四笑道。多才多藝。不愧當選舞后。現在你雖打算脫離舞場。後天舞后受職。一定要去的。非但出風頭。還有一件華麗舞衣相贈咧。玉娜答道。當然要去的。你也來參觀。替我出席談說。兩人說說談談。不多一回。聚餐告終。老四會過酒鈔。同步向外。逕往福祿開房間去了。

正是

天生尤物工狐媚　世有登徒入網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